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15
7月下

14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封面：孙莹油画作品

星星点灯 故事永恒

蓝色的 故事会

同样很精彩！

除了传统的红版、绿版，《故事会》家族增添了蓝色的文摘版！作为《故事会》杂志的子刊，故事会文摘版由专业的编辑团队从最新报刊、书籍、网络上选取精彩的故事作品，在保持轻松好读、故事性强的基础上，增加了作品的时代性、情感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让您在愉快阅读故事的同时得到更多收获和体验。故事会文摘版不仅是一本现代都市的故事读本，也是青年学生了解社会、拓展见识、提高文字素养的最佳选择。参与点评每期文摘版杂志，更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哦。

故事会文摘版每月 15 日出版，32 开本，售价 4 元，可到各地报刊零售点购买或在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 4-900。



读者对故事会文摘版的评价选摘

@ 幸运星请眷顾我 ba888

《故事会》文摘版已认真看完，文章内容丰富，但是排版需要改进，文字比较紧凑，建议加几页彩色的页面，缓和眼睛，正是因为故事精彩连着看很费眼。个人看故事会都可以用“年”来计算了，愿《故事会》越来越好！

@ 不知潇湘在何处

读了《故事会》文摘版，最大的感受就是文摘版内容很丰富，读者不仅能品读故事、生活、青春，还能窥探社会与世界，开阔了视野。很喜欢《故事会》文摘版！现在文摘类杂志较多，风格雷同，如果《故事会》文摘版在栏目设置方面再新奇一点，那就更完美了。





难以抹去的画面



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故事虽短小，却令我久久咂摸，反复玩味。

一名专栏作家同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会面，喝到微醺时，两人聊起了从前的学校生活。

老同学呷了一口酒，红着脸说起了一个秘密。他说，那一年，同班的一个女孩，偷偷给他送过一封情书。这事儿，他没和任何人讲过。他记得，女孩把情书夹在了他数学课本的第 15 页和第 16 页之间。因为前一天的数学课，老师讲到第 14 页，而第 15 页，正好是第二天要学的。

作家听后，顿时感到一缕微风拂过心田：午后的教室，青涩的少年，书页的油墨香味，两个神秘的数字，颤抖的手指，以及怦怦乱跳的心，共同刻画出一个一生难忘的画面……

作家没有追问“后来怎样”，他只知道，和老同学结婚多年的妻子，并不是这个写情书的女孩。

这件小事点亮了作家的灵感，回到家后，他便以这一校园往事为素材，写下了一篇小说。第二天，作家将稿件投递给一家杂志社，顺便给那位老同学也转发了一份。

不料，就在作品发表前，老同学打来了电话，说他找到了当年那本书，发现他之前记错了——情书其实是夹在第 14、15 页之间的，因为第 15 页和第 16 页是一张纸的两面，并没有“之间”。作家当即翻开桌上一本书查看，发现果然如此，当时他听的时候也没在意。

电话里，老同学笑着说，看来记忆还是不可靠啊。作家告诉他，其实，具体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将这幅画面一直记在心间。就像你一定早就忘了你上学时每次考试的分数，但会永远记得那间教室、那张课桌、那些和老师同学们相处的点滴。

岁月如织，在数不清的日子里的千万个瞬间中，你是否也有几幅难以抹去的画面？同样的，相信你在阅读我们的故事的时候，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美好的画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画面编织起来，奉献给你，为你的记忆增添些许跃动的因子，令它鲜活起来。

（**插图**：丁德武）

故事会®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微信公众号 story63

STORIES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订购电话 021-6433 8113

广告部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投诉 021-6433 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我们的荣誉：《故事会》杂志创办于1963年7月，曾获得三届国家期刊奖，两届中国政府出版奖，为中国驰名商标。

587
2015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7月



征稿启事

第 18 期故事作品研讨班已经启动，详情请见第 105 页，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欢迎参赛，欢迎投稿，本刊常设二十多个栏目，必有一款适合您！

绿版编辑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吴 伦：wulun54@126.com
黄美舟：huangmeizhou@163.com
周奥扬：zhouaoyang819@163.com

故事会互联网 +
《故事会》微博 @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网店 故事会微信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抛三次

莉莉总嫌自己胖，但一想到减肥很辛苦，就屡屡退缩。这天，她坐在沙发上抛硬币，一边抛一边自言自语道：“如果抛三次都是反面，我就减肥！”

第一次是反面，她还算淡定：“没事，还有机会。”

第二次又是反面，她仍然心存侥幸：“命运不会这样抛弃我。”

第三次还是反面，她终于坚定地一拍桌子，怒道：“我命由我不由天！”

（毛　球）





（本栏插图：包丰一）

千里驹

从前，有个秀才要进京赶考，急需一匹马骑着上路。他来到马市，一个卖主迎上来说：“相公，我这匹马是千里驹，一口气能跑一千里，你看怎样？”

秀才一听火了，对卖马的嚷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京城离此地才九百里，你的马一口气能跑一千里，那一百里地难道让我走回来吗？”

（廖玉元）

我是动物吗？

一天，儿子突然走到爸爸跟前，讪讪地问：“爸爸，我是动物吗？”

爸爸愣了一下，说：“熊孩子，胡说什么呢！”

儿子噘噘小嘴：“你说我做事马虎，吃饭猴急，挨批时狗急跳墙，对父母狼心狗肺，昨天骂我兔崽子，就在刚才，还骂我是熊孩子……”

（紫荷心雨）

隆胸手术

一个女人来到一家美容院，美容师笑脸相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女人说：“我想做隆胸手术。”

美容师：“我们采用最新技术，两边都做的话是一千块钱。”

女人：“难道你们还可以只做一边？”

美容师：“是的。”

女人：“那只做一边是多少钱啊？”

美容师：“三百块。”

女人：“为什么做一边三百块，两边都做却要一千块啊？”

美容师解释道：“一波三折！”

（盐　粒）

前面在干啥

暑假里，外孙在姥姥家玩，他看到苍蝇纸上粘了好多死苍蝇，就问姥姥：“姥姥，苍蝇没看到它的同伴都死在上面了吗，为什么还要往上飞？”

姥姥说：“孩子，道理很简单，你走在路上看见前面围了一群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难道你不想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吗？”

（芷彩卓）



撒谎

这天，小李吃完晚饭后闲着没事，便拐进一家网吧。正玩着呢，坐他旁边的小男孩接了个电话，说：“喂，妈，我在学校呢。”

小李一想，从小就撒谎可不好啊！于是在旁边喊了句：“网管！过来调下机器。”心说，这孩子回家挨顿打是肯定的了。

过了一会儿，小李老婆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在网吧，谁知道那小男孩在旁边喊了句：“209退房！”

（天　机）



土豪的游泳池

一个暴发户邀请好哥们儿参观他新购置的别墅。房子豪华气派自不必说，单单是游泳池就有三个。

哥们儿有些不解，问他：“为啥要建这么多游泳池？”

他解释说：“一个是凉水的，一个是热水的，一个是没有水的。”

哥们儿更纳闷了，问他：“凉水池是应该有的，热水池也可以理解，但那个没水的游泳池有啥用？”

他回答：“我的一些朋友不会游泳。”

（果子狸）



造　句

语文课上，小强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呢，老师突然把他叫了起来：“小强，你给我造一个疑问句。”

小强揉揉眼睛，不明所以：“老师，你是问我吗？”

老师：“很好，再造一个祈使句。”

小强：“请再说一遍。”

“下面，再造一个感叹句。”

小强低着头说：“太难了！我不会。”

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说：“回答得很好，坐下吧。”

（廖玉元）

爸爸夸你了

儿子：“妈妈，今天你梳妆打扮的时候，爸爸夸你了。”

妈妈有点得意：“这个笨蛋！夸人也不会夸，当面夸我不是更高兴？”

儿子：“他夸得非同寻常。”

妈妈更得意了：“你说说看。”

儿子：“爸爸说，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好好学习。”

妈妈疑惑：“学我啥呀？”

儿子：“你妈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加以弥补。”

（大师兄）



改称呼

大明和阿美上周刚刚领取了结婚证。这天，大明带阿美一起回家，走到门口，他叮嘱阿美："这回看到两位老人家，别再叫叔叔阿姨了，要叫爸爸妈妈。"阿美点头称是。

进门后，老爸迎了出来，阿美鼓起勇气说："爸，您在家呢。"

看到老爸满意的样子，大明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阿美接着来了句："我阿姨不在吗？"

（宝葫芦）

换种方式

爸爸给女儿讲算术题，看女儿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生气地说："学习时要认真，不能三心二意。你看你，人在家里，心却在外面，这样怎么能学得好呢？"

女儿抬头说道："爸爸，我换种方式，心在家里，人在外面，这样可以吗？"

（咸肉君）

小羊羔

有个小男孩跟爸妈去草原游玩，在一个牧场里，他第一次见到小羊羔。

爸爸让他摸摸小羊羔，他鼓足勇气把手伸了过去，随即发出惊喜的叫声："哇，它的毛是用毯子做的！"

（王麦可）

文身我也有

沙僧跟八戒一起泡温泉，沙僧脱光衣服给八戒看身上的文身，并骄傲地说："我当年在流沙河，吃一个人就文一个骷髅头，总共文了九个。"

八戒摆摆手，淡定地说："这有什么？文身我也有。"一边说一边脱下衣服，把后背转向沙僧。

沙僧一看，只见八戒背上盖着一枚印章，上面写着几个字——检验合格。

（周继红）



本栏目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zhouaoyang819@163.com。

捡到一部手机，你会作何选择？其实，你捡到的不只是一件他人丢失的物品，更是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



捡到一部手机

■ 吴水群

马明是个水果商人，他这次乘火车到外省收货，带了八万块钱现金，为安全起见，特意买了一张卧铺票。

此时已是傍晚，马明吃完饭后准备去洗把脸。来到洗手间，马明一惊，只见洗脸池上放着一部手机。这手机价格不菲，一定是哪位马大哈旅客落下的。马明一看没人注意，就迅速把手机塞进了自己的裤兜里。

马明急匆匆回到自己的铺位，赶紧把手机掏出来关机，然后悄悄塞进了行李架上的旅行包里。

果然，他刚刚做完这些不久，就见一个小伙子心急火燎地找了过来：“各位阿姨、叔叔大家好，请问刚才有没有见到一部手机……”

小伙子很快就找到马明面前：“叔叔你好，刚才有没有在洗手间见到一部手机？”马明一听有些心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说：“没！没有见！”

小伙子继续向前寻找去了。马明做贼心虚，生怕小伙子再次回来询问，便去了厕所。这一进厕所，一直躲了十几分钟，直到列车在长沙站停下，他才走出来，回到自己



的铺位。

丢手机的小伙子大概在长沙站下车了，从此再没有来找过。

马明知道安全了，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便把旅行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打算拿出那部手机好好欣赏一下。可他打开包一看就愣住了，这包不是自己的，里面只有些女人换洗的衣服。

马明皱眉一想，立刻就猜出了怎么回事：有位姑娘的铺位距离马明不远，她的旅行包和马明的一模一样，一定是这位姑娘刚才在长沙站下车时拿错了包。

这下马明傻眼了，自己的包里还有八万块现金呢，本钱丢了还咋做生意？马明立马翻起了眼前这个包，指望里面会有更多的现金，可翻来翻去就泄气了，这包里除了衣物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最后，马明在包里翻出了一盒名片。名片上的人叫秦雪，名字下方有她的手机号码。

看着秦雪的名片，马明心想：自己捡到一部手机都不愿意还给失主，何况是八万块钱？对方要是拒不承认，就是找警察也没有用啊！

想着想着，马明就泄气了，可就此放弃，又实在不甘心，八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看来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眼看着列车就要进入岳阳站，马明掏出手机拨打了秦雪的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马明激动地问："你是秦雪吧？我叫马明，你在长沙站下车时拿错包了，你拿走的是我的包，你的包留在了车上。我的包里有……有八万块钱现金，求你……"

让马明喜出望外的是，秦雪并没打算黑他的钱，而是安慰他



说："放心吧！你的还是你的，我不会不承认的。不过，我现在住在长沙火车站广场附近的一家宾馆，你看，这包该怎么换过来？"

马明一听高兴坏了，立刻说："好办！好办！我马上在岳阳站下车，立刻返回去找你！你快告诉我你现在住哪家宾馆、哪个房间……"

就这样，马明挂断电话后，立即在岳阳站下车，然后马不停蹄地乘车返回了长沙。

来到长沙，找到那家宾馆，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谁知马明敲开



门见到秦雪后，秦雪并没有把包拿出来，而是冷冷地说："你还是先说说你包里都有啥东西吧！包里那么多钱，我可不想被人冒领了。"

"咋会呢？那包绝对是我的，我对天发誓！包里除了我的换洗衣服外，还有八万块钱现金和一部手机！"马明生怕对方变卦，赶紧承诺说，"你只要把包还给我，我愿意出一千块钱作为酬谢！"

秦雪一听乐了，说："包是我拿错的，责任在我啊，怎么能让你奖励我呢？我的意思是，咱必须得弄清楚，这包到底是不是你的。你不是说包里还有一部手机吗？那你告诉我，这手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马明一听傻了，急忙支支吾吾撒谎道："这手机，其实……其实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牌子型号我……我都不清楚，当时也忘了问……"

秦雪望着马明诡秘一笑，说："好啊，那你现在就把送你手机那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来跟他核实一下。要不，你就说几个通讯录里的名字也行，你通讯录里总不可能一个联系人都没有吧？"

听到这，马明彻底傻了。正不知所措时，秦雪打起了电话："你



过来吧！你们当面对质，看看这包到底是谁的。”

挂了电话后，秦雪对马明说：“我发现这包不是我的以后，看到里面有一部手机，就调出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打了过去。结果，一个小伙子很快就找了过来，说这包是他的！你看这事儿……”

刚说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马明一看来人，心里一惊：我的妈呀，眼前这小伙子不正是火车上丢手机的那位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秦雪看看小伙子，又看看马明，说：“你说这包是你的，可人家说这包是人家的。这部手机的牌子、型号以及里面的通讯录，人家说得一点不差，而且手机的相册里还有人家的照片，你说，我该不该把包连同手机一起还给他呢……”说着，秦雪还故意拿出手机，调出里面的照片给马明看。

马明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大了，他知道再也隐瞒不住了，只得低着头，老老实实把捡到手机并昧下来的经过全说了出来。

原来，马明把捡到的手机放进包里后，为了让包离自己的铺位近一些，就把秦雪的包往一边推了推，导致秦雪的包换了位置。秦雪下车后到宾馆住下来，才发现自己把包拿错了。当看到包里有八万块现金后，秦雪怕对方着急，就拿出包里的手机，开机并调出通讯录里的“老婆”拨了过去。

丢手机的小伙子叫林枫，他怕亲友联系不上自己，一下车就赶紧新买了一部手机和一张卡，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老婆当即告诉他，他的手机被一个叫秦雪的姑娘捡到了，并把秦雪住的那家宾馆的房间号告诉了林枫。林枫见到秦雪后，听秦雪叙说了拿错包的经过，立即就猜出，自己的手机正是被这个包的主人捡到并昧了起来。

真相明了后，秦雪和林枫为了教训一下那个贪财的人，这才故意演了刚才那场戏。

最后，秦雪把包和马明换了过来。马明拿到自己的包后，既感激又惭愧，当即拿出一千块钱就往秦雪手里塞。可秦雪死活不肯要，说：“看你年纪不小，应该是长辈，但我还是得说你几句：这做人得讲诚信、讲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说啥都不能要。一部手机再值钱，也抵不上一个人的人格啊！”

这几句话，听得马明是脸红耳热、无地自容……

（**题图、插图**：海　人）

神秘雇主

■ 吴　港



马宗是个油漆匠，退休后在家闲得无聊，就想出去找点活儿干。这天上午，他写了一块“马师傅刷油漆”的牌子，来到桥头寻找雇主。

没多会儿，天忽然阴下来，周围等活儿的工人纷纷散去。马宗正要离开，有人凑上前说：“师傅请留步。”

那人五十出头，戴着大墨镜，将半张脸遮得严严实实。他瞅瞅四下没人，便说要请马宗干两天活儿。马宗说工钱一天二百，那人也不讨价还价，摸出四张大票塞到马宗手里。

马宗说先干完活再收钱，那人说：“看你是老师傅，我信得过。”问他具体啥活，他只说：“你留下手机号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但你一定要保密。”

马宗回到家拿出工钱，并把刚才的情况讲给妻子徐珍听。徐珍疑心道：“有这等好事？背后会不会有陷阱？”

午饭后，天放晴了，那位雇主打来电话，要马宗到小孤山去干活儿。徐珍听了，劝马宗别去：“那种荒僻地方有啥活儿？我看八成是骗局，咱宁可不挣钱，也别担那份风险。”

马宗说：“真要是骗子，无非是骗钱骗色，这两样我都没有，他能骗我啥？再说，收了人家工钱，我就得讲信用。”他不顾徐珍阻拦，背着工具包，骑上电动车走了。

小孤山是个矮山包，距市区

二十里远，原来那里风景不错，周末或节假日会有很多游人光顾，如今环境不如从前，游客也渐渐少了。马宗一路上都没见什么游客，到了山顶，才看见一对情侣在孤山亭下窃窃私语。见马宗上来，俩人默默走开了。

马宗环顾四周，并没有雇主的影子，他正纳闷儿，电话便打过来了，问马宗在哪儿。马宗说到孤山亭了，对方便要马宗为亭子的立柱刷上油漆。

因年久失修，眼前的亭子已破旧不堪，立柱上的漆面剥落了多处，倒是游客用刀在柱子上刻的“××留念”、“××到此一游”的字样还是那样扎眼。马宗边看边想：这若是公家的活儿，应该对亭子作全面修缮，为何只刷四根柱子？若是哪个人出钱做好事，为啥又偷偷摸摸的？马宗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管他呢，有人出钱我就干，反正又没干坏事儿。

马宗刚拿出砂纸准备打磨立柱，妻子徐珍匆匆赶来了，喘着气说：“你一走我这心就悬了起来，你记得不，仨月前这里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马宗说：“那是黑帮内斗，跟咱这平头百姓扯不上关系。你既然来了，就帮我干活，先用砂纸打打光，再抹一层腻子。”

干了一会儿，徐珍突然惊叫起来：“呦，咱家超凡也是不着调，这柱子上有他刻的字：‘马超凡大爷到此一游’。”

马宗望过去，果然，几个大字很是醒目。马宗拿出手机拍下来，说：“拿给他看看，告诉他以后别干这种不文明的事儿。”

傍晚收工时，雇主打来电话，询问工作进度，马宗说：“已经打





过腻子了，剩下的漆活儿明天全部完成。”

徐珍小声对马宗说：“你也问他点儿别的，咱好摸摸他的底细。”可对方已经挂了电话。马宗说：“别人的隐私，不打听也罢。”

第二天，徐珍依然随马宗来到现场，一是出于担心，二是因为好奇：她很想弄清那位神秘雇主到底是啥人。

干了一个上午，三根柱子已经刷完了漆。这时在外读书的儿子打来电话，说要回家复习考研，现在正在火车上。马宗看看表，时间不早了，便让徐珍去火车站接儿子，说剩下的活自己一会儿就干完了。

徐珍不放心，说：“留你一个人，万一……”

马宗说：“青天白日的，哪来那么多万一？不用担心，你快去车站吧。”

徐珍离开亭子，刚到坡下，就见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她想，准是雇主前来验收了，我且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于是在路旁偷偷瞄着。那人原本没戴墨镜，下车后才掏出来戴到脸上，虽说只有几秒钟，徐珍还是看清楚了，不过看面相，那人倒不像是坏人。

那人走上孤山亭，围着四根柱子看了一圈，表示很满意，随后又拿出四百元钱。马宗说：“你给的工钱已经不少了，我不能再收。”

那人说：“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干活儿，很辛苦的，就算是给你的车马费吧。”

马宗一手提漆桶，一手拿刷子，不便推托，那人将钱塞进马宗的口袋，匆匆道了个别，就下山走了。

马宗回到家时，见徐珍已接了儿子回家。徐珍把这两天的怪事讲给儿子听，让他帮着分析那个神秘的雇主是好人还是坏人，儿子超凡想来想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马宗拿出手机，调出在孤山亭拍的那张照片给超凡看，想借此教训儿子几句。超凡看了一眼就说：“这字不是我刻的，你们看，这名字上头还多了一个字，还有，下边刻的日期是三十年前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马宗夫妻俩赶紧凑过来看，果然，名字上面还有一个“司”字，连起来是“司马超凡大爷到此一游”，时间也确实是三十年前。

马宗见错怪了儿子，便顺坡下驴，说：“不是你更好，那种人素质低，我儿子肯定不会干那种事。”

晚饭后，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本地新闻。

看着看着，徐珍突然站起来叫道：“妈呀，就是他！”

马宗说：“他是谁呀，你一惊一乍的！”

徐珍上前，用手指点着电视屏幕说：“他就是雇你干活儿的那个人！”

此时，电视画面上是一个大会会场，镜头对准了主席台上的一溜官员，徐珍指点的就是其中一个。马宗仔细一看那人的脸型、发型，可不是吗，这就是雇他刷漆的人！这时，只听主持人说道：“下面欢迎新任市长司马超凡同志讲话。”

什么？神秘雇主竟然是市长！



马宗一家人看得目瞪口呆。

超凡毕竟是大学生，立刻明白了，他指着父亲手机上的照片说：“这‘司马超凡大爷到此一游’几个字应该就是这位新市长刻下的。三十年前，他曾来过此地游玩，登上孤山亭时心血来潮，就刻下了那几个字。如今，他来这儿当市长，忽然想起自己留下过这么一笔‘劣迹’。若是普通百姓，并不算啥，可此事对一个堂堂市长来说，负面影响就大了。限于市长的身份，他怕人发现，于是偷偷雇我爸把那几个字刷掉了。”

马宗和徐珍都同意儿子的分析。超凡笑笑，打开电脑，说：“我把这张照片在网上晒晒，点击率肯定高。”

马宗拦住他说：“算了吧！一个人年轻时，多少都会做点不着调的事。你在网上一公布，咱们当地人很快就知道了，以后市长就不好开展工作了。此前的事都是旧账了，关键看他以后能不能当个好官。”

超凡点头认同父亲的话，说：“那我就先给这位新市长留点面子。不过咱得保留监督权，看他是做大爷还是当公仆来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诙段子·

电视剧中的常见情景

◆ 吵架的时候一挥手，出租车说有就有。

◆ 无论是什么热闹，围了多少群众，主角总能一下子挤到前排。

◆ 主角被枪击中心脏还能吧嗒吧嗒说上五分钟，而路人打到腿就死了。

◆ 主角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就能躲过十几个歹徒的眼睛。

◆ 武林高手被一堆敌人围住时，敌人永远是一个一个排队上。

◆ “别杀我，别杀我！”——肯定会死。“你杀了我吧！”——就是死不了。

◆ “凶手是谁？”“杀……害……我……的……凶……手……是……”然后挂了。

◆ 主角说秘密的时候，恶毒的配角总是能听到，无论何时何地。

◆ “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 女生永远不知道自己怀孕，永远都是最近老想吐，然后旁边来了个人：“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 一个人快死了还废话连篇，另一个人蹲在他旁边说：“不！你不会死的！”却又迟迟不把他送进医院。

◆ 刽子手总是能等到“刀下留人”的那一刻……

（推荐者：丁　丁）

一句话哲理

◆ 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因为心已定，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因为心不定，脚不动。

◆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 有两件事最是可悲：没有信仰的博学广识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

◆ 真话如同咳嗽，多在压抑不住时喷涌而出；假话如同台词，常常要背熟了再说。

◆ 幸福是正版软件，付出才能得到；而不幸就像流氓软件，一旦缠身，很难清除。

◆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

（推荐者：郭红英）



人心是肉长的

□梁小菊

有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叫老宗，他老婆被山洪夺走了生命，七岁的儿子小虎又是个智障儿，整天傻呆呆的，连话都讲不清楚。老宗常年在县城打工，自从老婆去世后，他就把小虎带在身边。

一天，小虎不知危险，爬上一座高压电塔玩，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摔断了脊椎，送进医院抢救了一夜，仍处于昏迷状态。进了医院，钱像流水一样没几天就流光了。好在老宗有个叫阿林的远房表侄正巧在这家医院实习，在他帮忙求情下，院方才没有停止给小虎用药，但不断地催促老宗交钱。

老宗回到住处，思来想去，开始动身收拾衣物。这时，门外人影一晃，一个人走了进来，是他的表侄阿林。看到老宗收拾行李，阿林奇怪地问：“表叔，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老宗叹了一口气：“医院的药费不能拖，我打算回老家借钱。”

阿林说：“表叔，你别忙着走，我是专门为小虎的事来找你的。”

老宗急切地问：“咋啦？是不是小虎醒了？”

阿林动了动嘴唇，脸上划过一丝不忍，忽然答非所问地说：“表叔，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治疗？”

老宗一愣：“啥叫放弃治疗？”

阿林连忙解释：“就是家属自愿放弃对患者的救治，医院停止抢治。”

老宗的脸色一下黑了下去，他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你是说叫

我不要再管小虎了？不再治他了？”

阿林点点头，同情地说：“表叔，我知道你舍不得小虎，但你也得看看现实呀。小虎天生是个智障儿，长大了不但不能给你养老送终，还得要你照顾一辈子。小虎这次能不能醒来都不知道，就算真的醒来了，也是又瘫又傻。与其这样，不如放弃治疗，别让他再受折磨了。”

老宗静静地听着，一只手颤抖着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一嘴黄牙把烟嘴儿咬得稀巴烂也浑然不觉。

阿林劝道：“表叔，你才五十出头，有小虎拖在身后也是个累赘。我听说曾有媒人给你介绍对象，都因为你有一个智障儿子告吹了。如果你现在放弃治疗，不但不用承担昂贵的医药费，凭你的泥水匠手艺，在工地上打几年工，赚一笔钱再娶个媳妇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

“可、可小虎怎么说也是我的儿子呀！”老宗憋着脸色，抬了下眼睛。

“我知道，如果小虎是个活蹦乱跳、智力正常的孩子，我也不会忍心劝你放弃的。”阿林拍拍老宗的肩膀，“表叔，我也是为你的后半生着想，你考虑考虑吧，考虑好就来医院找我。”

老宗何尝不知道阿林说的是事实呢？自从老婆去世后，老宗既当爹又当妈地照顾着小虎，家里穷得一无所有。今天经阿林一点，老宗心里禁不住泛起一丝波澜：是啊，假如放弃治疗，没有了小虎这个累赘，以自己的情况，只需拼搏几年，完全可以梅开二度呀！

阿林走后，老宗没法再安静下来，心底有了些许动摇。他想了一夜，第二天红着眼睛去了医院，在走廊上，正好撞见阿林。

阿林把他拉进一间科室，关上门问：“表叔，你是不是想通了？要是想通了，你就签个字，剩下的事由我来帮你办。”说着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协议书，摆到老宗跟前的桌面上。

老宗像个木头一样坐了好一会儿，咬着牙，拿起协议书看了看，却始终没有动笔。

阿林又语重心长地劝说：“表叔，我也知道这样的决定难做，但我真的是为你好，也是为小虎好。”

老宗又愣了一会儿，终于一把抓起笔，颤抖着手往协议书上落去。可他的手抖得十分厉害，姓加名就三个字，他费了好大劲，一个“宗”字还没写完整，就满头大汗了。

老宗哽咽着说：“在做这个决

定之前，让我看看小虎吧？”

阿林点点头，立刻将老宗带进病房。老宗扑到床沿上，握住小虎的手，轻轻地叫了声：“小虎，我是爸爸呀！”

此时的小虎仍然昏迷不醒，对于老宗的呼唤半点反应都没有。老宗哭着说：“小虎，爸爸要放弃你了，你不会怪爸爸吧？你要是有感觉，就动一下吧！”

这时，老宗清楚地看到，小虎的脸上竟有一滴泪珠滚落。他心中一震，把小虎的手握得更紧了，许久之后才站起来，到科室里去找阿林。

阿林将协议书递上来：“表叔，你决定好了吗？决定好了就签字，签完字就脱离苦海了。”

老宗用手抹了抹眼睛，说：“谢谢你的好意，这个字我不能签……”他把小虎落泪的反应说了一遍，“小虎他……知道我要放弃他呀！”

阿林微微愣了一下，解释说：“表叔，你多心了。小虎脊椎摔断，中枢神经受损，他滚落泪珠，只是一种病理反应。”老宗听了，半天没吭声，最后抬起头，说：“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那好吧。”阿林无奈地点点头。

离开医院，老宗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小虎滚落泪水的一刹那。他跑到一个桥洞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轻呼：“小虎，爸爸的选择好难呀……”

哭了好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用两只手掌紧紧地夹着，伤心地说：“小虎，别怪爸爸，爸爸只能这样做决定了。如果数字朝上，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抢救你，如果数字朝下……”

他说不下去了，就抽泣着将硬币往上一掷，硬币在空中打了个闪，





“叮”地落到地上。老宗睁大眼睛一看，只见数字一面朝下，他心底震了一下，面色一狠，像是做好了决定。

老宗在桥洞里枯坐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站起来，抹着眼泪往家里走。刚走到家门口，却见门槛上坐着一个瘦削老人，老宗一看，一下子愣了，这老人竟是他在老家的亲娘。老宗娘年纪大了，行动十分不便，她怎么会来这儿呢？

原来老家那边也有几个人在老宗的工地上干活，小虎的事早就传回了老家。老宗娘知道后，硬是不顾劳累从老家赶了过来。

老宗连忙把娘扶进屋，然后“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娘，小虎的事你都知道了吧？我该怎么办哪……”

老宗娘抚摸了一下老宗的脑袋：“儿呀，先不说小虎，你知道你的命是怎么留下来的吗？”

老宗抬起迷茫的眼睛，望着娘。娘言语不多，从来没跟他说起过以前的事。老宗娘说：“那年正闹大饥荒，你才几岁，你爹就是因为把能吃的都留给了你，才饿死的。你爹死了之后，我带着你逃荒。你饿得实在快不行了，我没有食物给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一天夜里，我抱着你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就觉得胳膊上一阵巨痛。我一看，你由于饿得慌，把我的胳膊肉当成了食物，一口咬住就没有松开……”

“娘……”老宗听得无比震惊，差点惊呼起来。

老宗娘继续说：“你硬生生咬下一口血肉，娘始终一声没吭。正是这一口血肉，让你奇迹般活了下来。”说着，老宗娘捋开左手袖子，胳膊上真的有一块牙齿咬出来的伤疤凹痕！

“娘啊！你打我吧！”老宗再也控制不住，抱住老娘哭成了一团。哭够了，他猛地站起来，“娘，小虎就是我心头掉出来的肉，我知道该怎么决定了。”说着夺门而出，向医院冲去。

到了医院，老宗找到阿林，猩红着眼睛问：“那份协议书是不是一定要签字？”阿林一听，连忙把协议书拿出来：“表叔，你总算想通了吧？想通了就好。”

“是啊，想通了就好。”老宗接过协议书，喃喃地说，他眼里再一次泪水滚滚，“好，这个字，我签。”

说着，老宗手起笔落，但他签的不是自己的姓名，而是力透纸背的三个大字：“不同意！”

（题图、插图：谢　颖）

关公和二郎神虽然都是我国民间信仰里的神仙，但二人各有各的庙，各管各的事儿，不会产生交集，更不会彼此动怒，以致大动干戈。下面这个故事名为“关公大战二郎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公大战二郎神

□张东海

从前，有一个姓周的说书先生，小有名气。周先生有个十来岁的儿子，常跟着父亲走村串乡。

有一回周先生到一个村庄去说书，遇到几个赖皮刁难：“今天我们不听别的，就想听一段‘关公大战二郎神’，你能不能说？”

周先生一下怔住了：这关公和二郎神不是一个朝代，他俩见不了面，怎么能打起来？

周先生的儿子小周见父亲一脸窘相，知道父亲被难住了，马上灵机一动，向在场的人抱拳施礼道：“诸位父老乡亲，你们要听的这个段子，我爹他没有，可是我有，要不就由我来给各位说说怎么样？”

众人一听喊道：“好！那你就给我们说吧！”

周先生一听儿子大包大揽，心说：这种没有影儿的书，你也敢说？哎，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想拦也来不及，只得听天由命。

小周不慌不忙往椅子上一坐，把折扇一展，醒木往桌子上一拍，便说了起来——

话说有个王家庄，村头盖着关帝庙和二郎庙，关帝庙香火不断，二郎庙却冷冷清清。此时，村里的王员外身染重病，眼看就不行了，他老婆情急之中跑进二郎庙里去烧香许愿。

二郎神正愁香火不旺，见好不容易有人来光顾，便想露一手以扩大影响，于是他用神目尾随王员外老婆的身影而去，果真见王员外病入膏肓，并且望见酆都城里出来索命的牛头马面正朝王员外家走去。他顿生恻隐之心，于是化作一阵清风，飘落在二鬼面前，现出原形。

二鬼见了二郎神，倒头便拜。二郎神道：“你们看我薄面，让那王员外多活几日，因为他还有些事没办完。”

二鬼摇摇头：“这可不行，我俩无法向阎王交差。”

“这个好办，阎王那里我去说，包你俩无事！”

二鬼听二郎神这么一说，没办法，便止步不前，找个僻静地方打瞌睡去了。二郎神飘到了王员外家，冲病床上的王员外发了神功，他体内的邪气顿时一扫而光。

王员外翻了翻身后，慢慢坐了起来。他老婆一见丈夫身体好得这样快，高兴地说：“多亏我在神灵面前给你许愿，不然你就没命了！”说着兴冲冲向好姐妹们报喜去了。

王员外见老婆出去了，心想：神灵保佑我起死回生，我应该亲自带着重礼去还愿才是。他也没问老婆当初是在哪个庙许的愿，以为只有关老爷才灵验，于是下了床，提着礼品，跑到关帝庙去还愿了。

关公看到王员外提着厚礼进庙，心想：此人未许过愿，怎么就还愿来了，一定是走错门了，也罢，他既然糊里糊涂送礼，我就糊里糊涂收下吧！

那边厢，二郎神救了王员外后，就等着对方重礼酬谢呢，却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掐指一算，知道王员外走错门，把礼送到关帝庙去了。他想：不能白白便宜了那红脸汉！于是就急匆匆跑到关帝庙找关公，想要回王员外错送的礼。

关公见二郎神来到庙里，猜想他准是来讨要王员外错送的礼，于是佯装不知，眼皮也不抬一下。二郎神高声招呼道：“云长兄，刚才王员外错把给我还愿的礼送到你庙里了，你让我拿走吧！”

关公不认账，正色道：“什么王员外、李员外，给我送礼的人很多，我哪能认得下？再说，给你还愿的礼咋会送到我这里？”

二郎神把王员外还错愿的事讲了，关公说：“关某不信会有这等事，你除非让王员外自己来说清楚。”

二郎神说：“我怎么可以去找王员外？岂不是让他耻笑咱们神仙斤斤计较？”

关公说：“那你上门来讨要礼品，就不怕关某耻笑你斤斤计较？”

二郎神一听就恼了：“好你个关羽，人们都传说你秉性耿直、最讲义气，谁料你也是无功受禄、能捞就捞啊！”

关公一听二郎神出言不逊，勃然大怒，道：“放肆！你竟敢在关某面前撒野，我的青龙偃月刀好久没有见血了，来来来，我与你大战三百回合！”说着从旁抄起宝刀，向二郎神砍去。

二郎神也不示弱，袍袖一甩，顿时手里现出三尖两刃刀，挥舞着直刺向关公。二人直打得天昏地暗，战了几百回合都分不出胜负。

再说王员外还完愿，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家去报喜：“我在关老爷的庇佑下，身体好了，特邀你们光临鄙舍喝酒庆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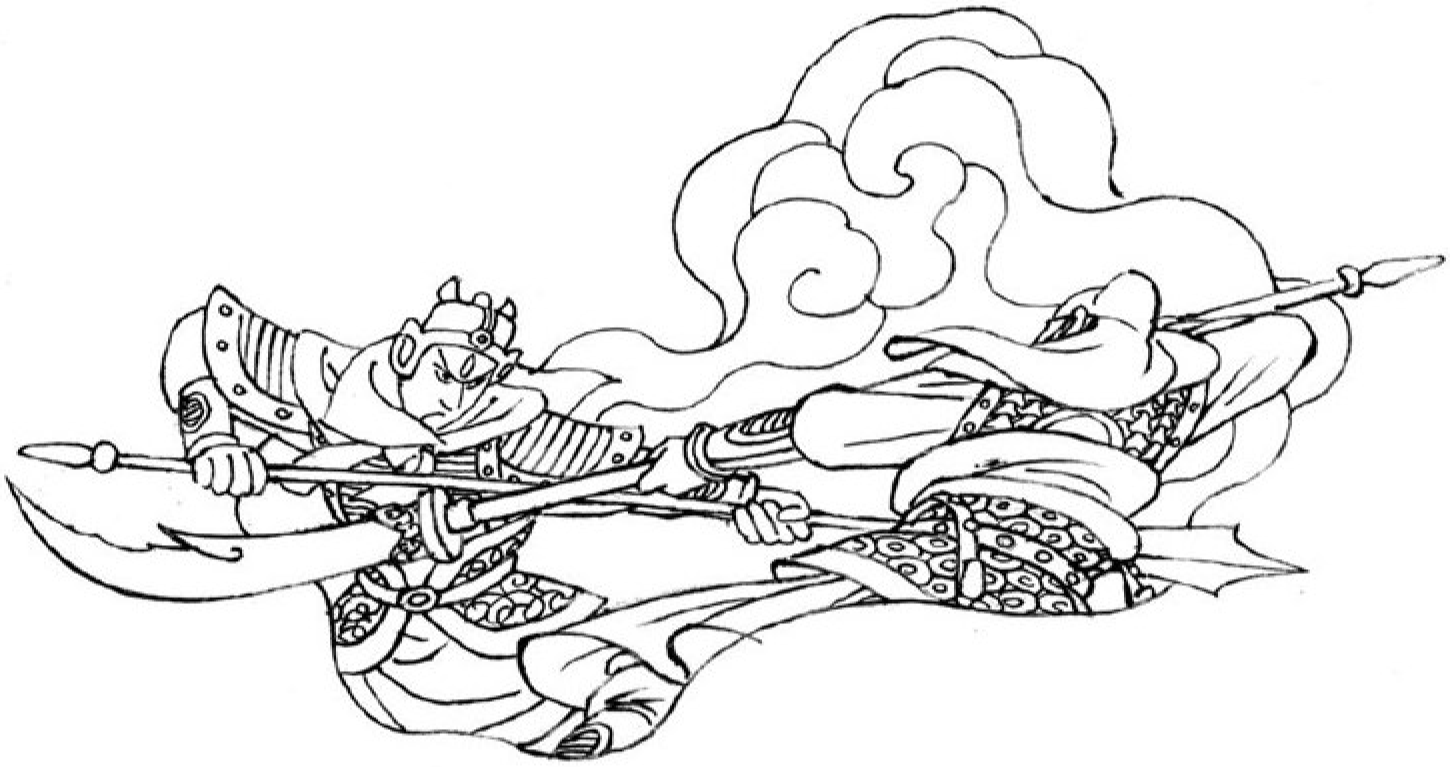
朋友们相随来到王员外家，王员外的老婆一见他就说：“你个不知死活的，身体刚好一点就四处乱跑，你不要命啦？”王员外说：“有关老爷保佑，我死不了！”

“什么？关老爷保佑？明明是二郎神保佑！我是在二郎庙里烧香许愿的！”

王员外不由叫苦：“糟了，我搞错了，跑到关帝庙还愿了，这可怎么办？”

朋友们都安慰他说：“没事，敬神神如在，不敬也不怪，神仙们都是高风格，是不会怪罪你的！”

且说阎罗殿的阎王与判官等着二鬼捉拿王员外归案，等了许久不



见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二郎神唆使二鬼徇私舞弊，不由大怒，另派两鬼直接到王员外家捉拿王员外。

王员外正殷勤劝酒呢，忽然僵直不动了，随即直挺挺跌倒在地。别人谁也看不到，此时王员外的真魂已经出窍，正随着索命鬼往外走。

在押解的路上，王员外听得天边杀声震耳，又听二鬼议论说：“也不知什么原因，关公与二郎神打起来了。”王员外顿感疑惑：难道因我还错愿，惹得俩神仙打起来了？莫非二郎神怪我送错礼，就要了我的小命？

王员外进了阎罗殿，不等阎王问话，就跪倒叩头，说：“小的只是因为还愿走错门，就被拘来，太冤了！那二郎神既然已经救了我，难道就因为我还错愿就让我死？我不服！他二郎神还讲不讲君子施恩不图报！”

阎王冷笑一声：“你错了，你归本王管辖，二郎神岂能救得了你？你本该进第十七层地狱，但是你无事生非，挑动两位神仙起了矛盾，罪加一等，进十八层去吧！”

王员外不由长叹：“哎！一时不慎，铸成大错，以至于此，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再说凌霄宝殿的玉帝听得一阵阵兵器的撞击声，得知是关公与二郎神打起来了，急忙差人前去传唤。

二人到了凌霄宝殿，一起朝玉帝叩头，玉帝道：“两位爱卿各有封地，井水不犯河水，因何大动干戈，搅得天昏地暗、宇宙不宁啊？”

二郎神与关公各自说了缘由。玉帝听了他俩的辩解，心想：我这个御外甥真是不懂事，多大点事就去找关羽，岂不是自讨无趣？关羽也太没风格了，你对王员外无尺寸之功，为什么要接受他的礼呢？既然二郎神上门讨要，给他便也是了，因何斤斤计较，大打出手，真是没有一个让朕省心的。

怎样给他们一个结论呢？玉帝有些犯难了，便推脱说：“既然两位因人间琐事引起纷争，就应该由那里的法官受理，包公在人间被称之为包青天，你俩就去开封府找他解决吧！”

小周越讲越带劲，听众也都听呆了，谁也没想到小周会把“关公大战二郎神”说得如此活灵活现，都支棱着耳朵听小周继续讲：

包公见二郎神与关公相互撕扯着来打官司，吃了一惊，知道此案颇为棘手。该如何应付？他心生一计，对身边衙役耳语一番，然后急



忙降阶相迎：“两位上仙驾临，使鄙府蓬荜生辉，不胜荣幸之至。暂不提打官司之事，容本府做东，请两位先用餐，其他事缓后再说如何？”

俩神仙大战多时，水米未进，早就又饥又渴，听包公这么一说，连连赞道：“怪不得在人间你的威望比我们还高，果然考虑事情就是周全，那就客随主便！”

包公吩咐衙役：“难得与两位神仙一聚，快把我的那瓶‘神仙倒’取来，让两位神仙喝个痛快！”

衙役取来了“神仙倒”，包公给俩神仙满上，殷勤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俩神仙便浑身瘫软无力，倒了下去。原来，包公在酒里放了麻药，二人喝了之后失去了神力。包公见麻药已经发作，于是抓紧时机审案。

包公把惊堂木使劲一拍：“关羽、二郎神，你俩擅离职守，来此为何，从实道来，本堂还你一个公道……”

两个人各说各有理，争吵不休，并扬言如审案不公，就砸了开封府。包公气得一拍桌子：“呔！你们枉为神仙，因为些许蝇头小利大打出手，把尘世搞得乌烟瘴气，不思改过，还要威胁本官。来人！抬上龙头铡来，把这两个全给我铡了！”

还没等他们酒醒，就听“咔嚓”“咔嚓”，二人都被铡了。

讲到这里，小周将扇子一收，醒木一拍：“本书到此结束。”

众人还意犹未尽呢，却听结束了，于是便挑刺说：“哎哎哎，你讲得不对吧，二郎神是上古时候的人，关公是三国时期的人，而包公是宋朝人，他们都不是一个朝代，包公怎么可以把他俩给铡了呢？”

小周回答：“你们难道不了解包公？他铁面无情，谁不对就铡谁，还管是哪个朝代！”

(题图、插图：刘为民)







猴子和马驹

□陈志国

1952 年 10 月下旬，朝鲜战场迎来了紧要关头，我们四连奉命坚守上甘岭零号阵地，双方厮杀，寸土必争，战斗异常惨烈。经过五天五夜的奋战，原本我们这个一百八十人的加强连只剩下四十多人了。

顶住了敌军又一轮进攻后，作为指导员的我决定收缩阵地，命令所有人员撤到坑道里。

我刚进坑道，就听见有人在对骂："龟儿子，你怎么还没有'光荣'啊！""老子'光荣'了，你这龟儿子找谁抬杠去？"

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了！这俩小子来自四川同一个村，顶多二十岁，都长着一张娃娃脸。平时战友们只叫他们的外号：胖一点的叫"川马驹"，瘦一点的叫"川猴子"。这哥俩作战英勇，但就是好斗嘴，一见面就"掐"，谁也不服谁。

此刻，我们与营部的联系被彻底切断，生活物资和武器弹药所剩无几，同志们几天没吃没喝，身体都虚弱得很。而最致命的是没有水，大家的嘴唇都裂开了口子，所以没有人多说话，只有俩"冤家"又在"抬杠"。

只听川马驹说："用舌头舔大石头，感觉凉凉的，挺解渴。"

川猴子立即反驳："鬼话，光舔石头有屁用！越舔嗓子越冒烟。"

两人你来我往，叮叮咣咣，又

把“杠子”抬回了四川家乡。川马驹指责川猴子老爹“霸道”，堵了自家的水路；川猴子反驳川马驹的爷爷“混账”，多占了他家的一分宅地……

夜空硝烟弥漫，西边天幕上，一弯上弦月高高地挂着，红红的，像诱人的半边西瓜。两人的争论又从“西瓜”下面究竟是北京还是四川开始,进而转到“哥俩谁是老大”。只听川马驹说，自己是月亮离地三丈高时出生的，人们说长大能当团长；川猴子说，自己是月亮离地五丈高时落地的，将来能当将军……

听着这哥俩的争吵，我心里发酸：还真是孩子啊！要不是战争，此刻他们说不定正在家乡攀比着过二十岁生日呢！我低声呵斥道：“都给我闭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浪费体力？”

两人没了声音，但不一会儿川马驹又忍不住了，对我说：“指导员，咱们这样跟敌人耗着也不是办法，我数过了，正对面的敌人也就二三十个,咱们今晚摸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人家是联合国军，富着哪，啥饮料没有？”

我说：“川马驹，好是好，但大家都快渴昏了，还有几个人能冲上去呀！”

只见川猴子一把推开川马驹，双眼发亮地对我说：“指导员，你瞧，前面有个弹坑，弹坑底部一亮一亮的，那不是积水是什么？”

我听了心里一动，当即下令收集了几个军用水壶,要派人去“偷”水。这时，两个“冤家”倒惊人地一致，异口同声地说，他俩个子矮、目标小、行动利索，保证能完成取水任务！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两人一前一后，悄悄地朝有积水的弹



坑摸去。忽然，一个曳光弹划破夜空，敌人发现了动静，机枪的响声打破了战场上的寂静。

大家正在焦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川马驹一跃而起，大吼一声：“来吧，格老子在这儿哪！”

敌人所有的枪口都转向了川马驹，只见他来回腾挪，又跳又叫，这小子简直疯了！随着一颗手雷的爆炸，川马驹身子腾空而起，扑倒在地上不动了。再看川猴子，已经匍匐到水坑边，但是，随着一声枪响，他身子一晃，也不动了。

战场又归于寂静，坑道里鸦雀无声。我忍不住掉下泪来：两个孩子刚才还在死命地互“掐”，一眨眼工夫就这么没了！大家明白，川马驹的大动作是想暴露自己，掩护同伴，让川猴子来完成取水任务。唉，川猴子都已经够到水了，死得也太可惜了！

久久的沉默中，坑道外忽然传来微弱的叫声：“指导员，指导员，水……”大家一看，啊，原来是川猴子爬回了坑道！大家赶忙把他架了回来，只见他浑身是血，身上的四只水壶都沉甸甸的。

我连忙叫人为川猴子包扎，然后抱起他，要给他喂水。川猴子推开水壶，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小声说：“指导员，不用了，‘饿死的厨子八百斤’，我早喝足了！同志们还有战斗任务哪！”

这小子的话我信，渴疯了的人，有谁见到水坑不一头扎进去？我当即下达命令：十个人轮流“消灭”一壶水，要喝得点滴不剩！然后准备战斗，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为川马驹报仇！

我把负伤的川猴子留在坑道，然后指挥部队悄悄扑向敌军阵地。敌人果然没有防备，仅仅十分钟，就被我们来了个“连窝端”。

大家正要打扫战场，忽然一暗堡里响起了机枪声，一个残存的敌人“呀呀”叫着向我们疯狂地射击。我正在焦急，忽然，一个黑影腾空跃起，啊，是川马驹！

只听川马驹大叫一声：“猴子，我先‘光荣’啦！”

“轰隆”一声巨响，子母堡与川马驹都飞上了天……

这场战斗，我们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无坐力炮一门，电台一部，其他有饼干、饮料、香槟酒等，真是应有尽有！眼见别处的敌军已经开始向这里移动，事不宜迟，我命令大家赶快撤回坑道。



我抓起一瓶橘子汁，要首先慰问今晚的功臣川猴子。川猴子趴在地上，像是睡着了。这小子倒挺安逸！

我抱起他，他头一歪垂了下去。我失声叫道："小……小川猴子，醒醒，喝点水……"

川猴子一动不动。我发疯似的摇他的手，发现他手里攥着一张烟盒纸，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水是马驹兄弟拿命换的，弟兄们喝足好报仇！"再一看他的脸，咦，这小子的嘴角上咋有蓝色墨迹？

我连忙在他身边搜寻起来，只见他用过的钢笔外壳丢在地上，笔芯和墨水吸管却被他紧紧地抓在右手里，而墨水吸管已经干瘪了。

啊，原来川猴子在水坑边并没有喝一口水，他是在用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气写完信后，饥渴难耐，下意识地把钢笔里仅有的点滴墨水挤进了嘴里！

事后，我去看过那个弹坑，弹坑里一滴水也没有了，看来川猴子把所有的水都捧进了水壶里。

血色的上弦月完全融入了地平线。我们把川马驹与川猴子的遗体并排放在一起，所有的战友都围拢过来，庄严肃立，向两位烈士敬礼。

1952年10月31日，我们配合大部队向敌人发起了大反攻，以雷霆万钧之势把敌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



在坚守零号阵地的九天九夜中，我们四连共消灭敌军一千四百多人，而原来的一百八十人到最后仅仅剩下九人！

后来，两位刚满二十岁的烈士——马居与侯志，被志愿军总部追授了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题图、插图：谢　颖）

奇宝寻主

□佩　珊



汉朝古玉

宏丰拍卖行是家小型拍卖公司，老板马宏丰憋着劲想找件珍贵的拍品，给公司打响品牌。终于，在今年的春季拍卖会之前，经纪人苏明找来了一件珍贵的汉朝古玉。

这是一枚玉勒，有麻将牌大小，玉质白若凝脂，四壁上刻着潦草的铭文。苏明告诉马宏丰，玉勒的主人姓金。

马宏丰让人把这枚玉勒当作主打物品，刊登在拍卖品目录的封面上，还联系了好几家当地的媒体，大力做起了宣传。他们为玉勒拍完照片后，拍主就把东西要回去了，说等拍卖会正式开始前再送过来。

可是，就在拍卖会即将举行的前夕，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说："这枚玉勒是我的，到底是谁把东西送到你们这儿拍卖的？"

马宏丰一愣，把目光转向苏明。苏明将那男青年打量了一番，问："你说玉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吗？"

男青年说自己叫张涛，这枚玉勒是他一年前在一家小店里淘到的，说着掏出手机。手机上是一张他和一个女孩的亲密合照，女孩的脖子上就挂着这枚玉勒。他说："这枚玉勒三个月前被人偷走了，幸好



老天有眼，被我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的广告。拍卖这枚玉勒的人，肯定就是偷我东西的人！”

苏明便问他：“你说玉勒被偷了，当时有没有报警？有没有人能替你作证？”

张涛一时哑然。这枚玉勒是他当初在小店里低价淘到的，因此发现玉勒不见后也没太当回事，嫌麻烦根本没报警，谁想到一眨眼，一块破玉变成了古董，身价涨了百倍。他瞪了苏明一眼，道：“你用不着替人隐瞒了，我知道东西肯定是蔡晓玉拿来拍卖的，对吧？”

苏明摇摇头：“拍卖人的信息资料是要保密的，不能轻易泄露。”

见套不出话，张涛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愤愤地走了。

等他一走，马宏丰赶紧问苏明：“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是说玉勒的主人姓金吗？蔡晓玉是谁？”

苏明微微一笑，说：“我也不知道蔡晓玉是谁，但这玉勒肯定没问题。至于东西的主人嘛，到时候他一定会出现的。”

情人反目

第二天，玉勒的主人还是没出现，倒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找上门来，问能否让她看一眼那块玉勒，因为她之前有过一个一模一样的玉坠子，后来不小心遗失了。

苏明觉得这姑娘看着挺眼熟，仔细一想，这不就是昨天张涛手机照片上的女孩吗？便问道：“你就是蔡晓玉吧？”

姑娘一愣，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一个人冲了进来，正是张涛。一看到蔡晓玉，张涛立刻叫起来：“果然是你偷了我的玉勒！我昨天找到你理论，你还矢口否认，这会儿是怕事情败露，想要偷偷拿回玉勒吧，幸好我在外面守着，把你抓个现行！”他气呼呼地道，“这玉勒是我买的，除非你马上把东西还给我，否则我这就报警！”

蔡晓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当初买玉的时候老板开价一千，你兜里一共才三百，剩下的钱还是我补齐的，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而已。”

原来，当初张涛和蔡晓玉是一对恋人，一次逛街时，蔡晓玉在一家店里看到了这枚玉勒，很喜欢，张涛想买给她，可老板开出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张涛的承受能力。当时，蔡晓玉见张涛因为买不起礼物而闷闷不乐，便找了个借口，溜回去找到店铺老板，悄悄给了他七百块

钱，让他待会儿把玉勒以三百元的价格卖给张涛。老板答应了。蔡晓玉回来后又跟张涛说，不如再回去看看，能不能把价格给砍下来。结果当然不言而喻了，张涛用三百元顺利地“买”到了这枚玉勒。

可张涛和蔡晓玉的恋情却没那么顺利，毕业后两人分隔两地，感情也走到了尽头。分手那天，蔡晓玉负气地将玉勒丢还给了张涛，可后来越想越不甘心，就又偷偷把玉勒给拿了回来。张涛发现后，心想不过是一个只值三百块的玉坠子，也就没放在心上。

谁知前几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拍卖行的广告，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玉勒竟然成了拍卖行的主打拍品。因此，他气冲冲地找到蔡晓玉，逼她将玉勒还给自己，却遭到蔡晓玉的严词拒绝。张涛不甘心，又找到拍卖行，苦于没有玉勒被偷的凭证，他只得选择守株待兔，等待蔡晓玉现身。

蔡晓玉再次向张涛申明，玉勒并不是自己送来拍卖的：“因为当初的那个玉勒，已经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张涛听完一愣，接着冷笑道：“你说丢了就丢了？拿我当三岁小孩呢？”

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时，有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苏明一看到此人，立刻请他进来：“金老师，你终于来啦。”



丢失经过

这个金老师，正是玉勒的拍主。他看了看蔡晓玉，道：“姑娘，你说你的玉勒丢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蔡晓玉说：“其实我只是想瞧瞧是不

是真如张涛说的那样，玉勒被当成宝贝在拍卖，就算真是我当初丢了的那块玉，无凭无据的，我也知道不可能再要回来了。”

金老师却摇摇头，道：“这块玉是我儿子捡到的，如果你把玉勒丢失的经过和地点说明确一点，能和我儿子捡到玉勒的经过对上的话，我就把玉还给你。”

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蔡晓玉却犹豫起来，似有什么难言之隐。

一旁的张涛可按捺不住了，劝道：“你快说啊，要真能对上，这玉就是你的了。”如果蔡晓玉真能把玉要回来，自己怎么说也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蔡晓玉咬咬嘴唇，终于将丢失玉勒的经过说了出来：她把玉勒从张涛那儿偷拿回来之后，还是像以前那样，天天挂在脖子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张涛其实是因为另有新欢才与自己分手的，伤心欲绝，当晚便来到枫叶湖畔，跳入了冰冷的湖水。幸好有个好心人路过，把她救了起来……她回到家后才发现脖子上的玉勒不见了。

蔡晓玉问金老师：“这就是我丢失玉勒的经过，跟你儿子捡到的玉勒，是同一块吗？”

不知为什么，金老师的声音微微有些发颤，他点点头：“没错，玉勒确实是我儿子在枫叶湖那儿捡到的。穿在玉勒上面的那根绳子，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要能说出来的话，我就能确定是不是了。”

蔡晓玉立刻就回答出来了：“那根绳子是用红线夹着头发丝一起编成的。”

金老师缓缓地点了点头：“看来，这个玉勒果然是你的。不过，东西我放在家里了，你跟我一起回去拿吧。顺便，见见我儿子。”

唏嘘真相

大家一道跟着金老师回了家。金老师走进卧室，不一会儿，拿了一个小盒子出来，盒子里装的，正是那块玉勒。

蔡晓玉问：“金老师，你儿子在哪儿？我想谢谢他捡到了我的玉勒。”

金老师苦笑了一下，抬手一指：“这就是我儿子，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跟他说吧。”

众人随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那是一个祭祀用的案台，上方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男孩子，浓眉大眼，嘴角含笑。

大家惊呆了，尤其是蔡晓玉，她不明所以地望着金老师。

金老师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儿子就是那天在枫叶湖救你的那个人，他把你救上岸后，自己却体力不支，又掉进了水里……而你，被救上来后，竟然只顾自己偷偷跑了……"

蔡晓玉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她扑通一声跪倒在遗像前："我被救上来后，看很多人围了过来，又羞又急，所以就跑了……我实在没想到，救我的人竟然……"她说着话，眼泪汹涌而出。

金老师老泪长流，轻轻抚摸着儿子的照片，道："孩子，我终于帮你找到你救的那个人了，你在天有灵，可以瞑目了。"

那天，在给儿子整理遗容时，金老师发现儿子手表的表带上夹着一根红绳，上面还挂着一枚小小的玉勒。金老师想，这一定是儿子在救人时勾住的，是那个被救后自顾自逃走的不负责任的家伙留下的！后来，金老师就利用这枚玉勒寻找失主，可是收效甚微，直到他遇到了当年的学生，也就是如今在拍卖行工作的苏明。

看着那枚玉勒，整天和古董打交道的苏明有了一个主意。他把玉勒拿到拍卖行大肆宣传，果然，几天后，张涛出现了。可是，玉勒的主人应该是个年轻的姑娘，所以，张涛并不是金老师要找的那个人。



第二天，当蔡晓玉出现时，苏明意识到她可能是真正的失主，于是悄悄打

电话，让金老师过来认人。

“现在，你可以把玉勒拿回去了。”金老师木然地对蔡晓玉道。

蔡晓玉站了起来，抹了抹眼泪，坚定地说：“金老师，这玉我没脸要，不论这块玉值多少钱，都无法弥补我亏欠您的。”说完，她转身跑出门去。

张涛看着她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他瞪着那枚玉勒，既不甘心又舍不得。

苏明上前道：“这枚玉勒虽然是汉朝的老玉，但价值其实并不高，市场价不过两三万，我故意把它说成是宝贝，以引蛇出洞。”

见无利可图，张涛讪讪地挠挠头皮，走了。

回拍卖公司的路上，苏明抱歉地对马宏丰道：“老板，对不起，我故意抬高玉勒的身价，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我愿意负全责，回去后我就打辞职报告。”

马宏丰看了他一眼，道：“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闻，难道还不能说明一件事吗？不能让好人寒了心！别再说什么辞职不辞职的话了。”

苏明点点头，非常感激老板的大度。

一个星期后，马宏丰接完一个长途电话后，欣喜若狂地把苏明叫过去，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一位开私人博物馆的企业家看到了玉勒的海报，说希望通过免拍的形式以一百万的价格收购玉勒。

“一百万？”苏明又惊又喜，这块玉到底有什么玄机？

第二天，那名企业家就千里迢迢地赶到了公司。他告诉苏明和马宏丰，这款汉玉上所刻的铭文是“正月刚卯既央”，说明这是块“刚卯”，这种玉都是刘家皇室子孙佩戴的。王莽篡位后，为防汉室重兴，下令禁佩刚卯，固有的刚卯大多被毁，因此这枚刚卯可称极品，其价不可估量。

最后，这块小小的汉玉以两百万的价格卖给了这位企业家。

金老师得到钱后一分没留，他用这笔钱设立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慈善基金，希望能帮助更多乐于助人的好人。

（题图、插图：张恩卫）

2015年7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一般而言，油画是不会镶玻璃的，所以迪安是不可能从玻璃中窥见犯人的。

疯狂QA：194。

思维风暴：A，度日如年。



绝盗

□冯海鹏

陆浑县和德亭县是相邻的两个县。陆浑县县令杨得坤的花园里有块巨石，少说也有万把斤，配合竹木花草，俨然山野美景；德亭县县令刘修贤的县衙门前，也有块巨石，上面镌刻“正大光明”四字，气势恢宏，和威风凛凛的衙门相映成趣。

而这两块巨石，却被一对盗贼师徒给盯上了。这天，师傅千手观音叫来徒弟光头张，说：“光头啊，你跟师傅也有些年头了，也该出师了。出师前，师傅要考考你的技艺。你就去陆浑和德亭盗出那两块石头吧！每一块石头，给你半月时间，盗出城外便可。”

光头张听罢倒吸一口冷气：盗财盗物，自然不在话下，可那么两块巨石，别说我一个人，就是上百个人运走，也要费些力气啊。可是，师傅主意已定，自然要遵照执行。

光头张来到陆浑，他要先取那块“陆浑石”。在陆浑盘桓了数日，这天，阴风怒号，黑云压城，眼见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光头张要的就是这场暴风雨，果然，半夜时分，骤雨急降。

第二天一大早，天气转晴，光头张急步来到县城外的怒河边，放眼一看，怒河一夜暴涨，河上唯



——座木桥早已被冲得踪影全无，两岸过河的人熙熙攘攘，只能望河兴叹。

不大一会儿，县令杨得坤领着一干人等匆匆而来。他得知木桥被冲走后，赶忙前来视察。杨得坤正在听百姓诉苦呢，忽然，河对岸人群一片骚动，大声问过才得知，一个小孩子得了急症，危在旦夕，急需进城看郎中。杨得坤正在暗自焦急，却听对岸一个男人悲痛地号哭："孩子已经去了啊，这天杀的桥……你们还我儿子！"

杨得坤一听，目瞪口呆，顿觉惭愧不已。忽然，身边有个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道："大人，小小木桥关系重大，恳求大人赶紧修桥，为民造福！"

杨得坤一看这光头，闭上眼长叹一声："这桥年年修，年年垮，况且陆浑贫乏，上面又不肯调拨款项，我能怎样啊！"

光头张说："小人有一个办法，只恐大人不肯！"

杨得坤一听，急切地道："快说，有什么不肯！"

"我已经看过了，木桥被冲不是因为桥不坚固，而是因为水域太宽，洪流过急，如将水域一分为二，分而修桥，分割洪流，必定无碍。"

杨得坤一愣，"如何分流？"

光头张顿了一下，忽然抬头说道："我知道大人花园里有块巨石，可当中流砥柱，不知道大人可舍得？"

杨得坤沉默片刻，忽然一拍掌，说道："区区一块石头，有何舍不得？既然运得进，一定运得出，快快请起，就这么办！"

果然，几日后，陆浑石被用滚木之法运到了城外。光头张远远看着，然后一头扎进怒河，潜到对岸，对那个在岸边失去小孩的男人深深鞠了一躬，说道："大哥配合得好啊！在下十分感激！"说着，掏出一锭银子，递了过去。

那男人却呵呵一笑："你的主意是为咱老百姓出的，好事儿眼见就成了，我哪敢要酬金！"说完，推辞不已。

光头张再次深鞠一躬，匆匆而去。

第二天，光头张到了德亭，同样盘桓了两天。一次，光头张在一酒楼和县令刘修贤不期而遇。因刘修贤隔天便要到州府述职去了，权贵们设宴为他送行。光头张远远一观，将刘修贤的容貌特征牢记于心。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刘修贤大

摇大摆地拉着一个算命先生打扮的人，进了县衙。

衙门里管事儿的朱成一见他，顿时满脸谄媚之态："老爷，您这么快就回来了，一路还顺利吧？"

不错，光头张用易容术，化装成了刘修贤。他捏着嗓子说："我一路风尘，受了风寒，难受啊。这还不算，此番州府之行，可谓万事不顺，先遭路途颠簸，再遭大人训斥，末了，竟路遇坠马。唉，还好途中遇到这位先生，先生一看，便知我这一切不顺的症结所在，于是，我便协同先生赶回来解决问题。"



朱成搬来凳子，等刘修贤坐定，这才问道："老爷，症结何在啊？如若需要，我等万死不辞！"

刘修贤摇摇头："少不得你们出力！这先生真是神了啊，竟然知道我衙门前有一块巨石！正是这块巨石，挡住了我的官途运势，要是不挪走，恐怕我的小乌纱也快保不住喽。我丢了乌纱，你们这些家伙也得回家喝西北风！所以，多找些人，赶紧把石头给我弄到城外边沟里去，要快！"

还别说，这假刘修贤前脚刚走，衙门里一干家伙顿时风风火火行动起来，不到三天工夫，便造出一个硕大的滚盘车，把巨石挖出来，弄到城边阴沟里去了。

事后，光头张快马加鞭，从德亭回到家中。千手观音一见他，忙问："徒儿，两块巨石可全都得手？"

光头张点头道："全部得手！"接着，把盗得二石的经过娓娓道来。

听罢，千手观音拍手叫绝："好，好，你这都是巧借他人之力啊！杨得坤心系百姓，刘修贤谄媚营私，你分别运用了他们二者的善恶之

力。不过，徒儿你可明白，师傅让你盗取这两块巨石的用意？”

光头张看着师傅，不明就里。千手观音闭上眼，呵呵一笑：“盗亦有道，要做好盗，走好道！”说完，从凳子上起来，径自往德亭方向的路上走去。

光头张追上前，急问道：“师傅，你要往哪里去？”

千手观音道：“把德亭石的事儿做个了结。徒儿，你冒充县令，挪动巨石，你当刘修贤肯善罢甘休？德亭掀起波澜，百姓岂不遭殃？”说完，头也不回，径自而去。

半月后，光头张便听说，那刘修贤恼羞成怒，将所有参与运石的人押在大牢，不仅如此，还一面挖地三尺要找到冒充自己的罪魁祸首，一面强迫百姓将巨石运回。

因为一石，整个德亭鸡犬不宁，光头张原本的得意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心头沉重无比。

可是，过了几日，光头张惊喜地得知，那些被关押的人员竟然一夜之间全部不翼而飞。他一思忖便知，做此事的，必定是师傅千手观音无疑。

果然，几日后，千手观音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一进门，光头张就迫不及待地说：“师傅，徒儿盗物，师傅盗人；徒儿无意害人，师傅有心救人。徒儿惭愧！可是，徒儿还有些不明之处啊！”

千手观音道：“我知道你要问我了结此事之法，师傅我不过斗胆盗取了此物！”一面说，一面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

光头张接过来一看，是一张盖有官印的告示。

千手观音说：“盗得官印后，我写了一打告示，意在免除一切和德亭石有关人等的欲加之罪，盖印后四处张贴。除此之外，我还盗走了刘修贤一样东西……”

光头张迫不及待地催促千手观音快讲，千手观音笑着说：“是刘修贤的一缕头发！我用纸包了，连同官印一道留在他的大堂上了！”

光头张睁大眼睛：“偷了头发，他竟然没有丝毫觉察，师傅就算要了他的命，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进阎王殿的啊！”

千手观音摇摇头，收住笑，郑重地说道：“对于谄媚营私的官，这是师傅给他的警告，他迷途知返便罢，不然，往后的事儿就靠你了！”

光头张郑重地点了点头。

（题图、插图：黄全昌）

横沟正史(1902—1981),与松本清张、江户川乱步并称为“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他采用写实手法，将推理小说的各种经典要素浓缩在创作中，同时融入日本社会特有的人情风俗，将日本推理小说的水平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半耳男人



雨中的男人

宇佐美慎介是一名医科学生，这天他刚从朋友家出来，不料碰上了阵雨，只好钻进路边一间小庙躲雨。

正在这时，又有一个人钻进庙里来。慎介朝来人望了一眼，这一望竟吓得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来人红衣红裤，外罩披风，头戴尖帽，脸上还戴着怪样的滑稽面具。

看这人的打扮，应该是个广告人，就是在街上敲锣打鼓招徕顾客的化妆广告人。这么一想，慎介便安心了。对方像是在等待什么人，老是朝对面的林荫路上打探。

突然，那怪人把身子往前面探去。慎介朝对面一望，只见有个人从林荫道上一溜烟地朝这边跑来，是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女。

少女没打伞，浑身透湿，她看见小庙，便一阵猛跑进来。正在这时，冷不防广告人叉开两腿往她前面一站，少女“啊”地叫了一声，向后倒退几步。那怪人突然使劲地



抓住她的肩膀，强行把手伸进她的腰包。

“哎呀！强盗！”

慎介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混蛋，想干什么？”他大喝一声，跳了过来，一把抱住广告人的腰，将广告人摔倒在地上。

广告人爬起来，从面具里射出恐吓的目光，不一会儿就扭转脚跟，往大雨当中逃去了。慎介目送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广告人的右耳朵好像被咬掉了一样，缺了一半。

“怎么样？没伤着哪儿吧？”慎介转向少女，问道。少女瑟瑟发抖，急忙朝慎介鞠了个躬。

“谢谢您，多亏您……”

“你认识刚才那个男人吗？你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正是那家伙想得手的？”

“不认识，一点儿也不……”她说话之间，似乎还心有余悸。

慎介说：“不管怎样，还是小心点儿为好。我送你回家吧。”少女感激地点点头。

走在路上时，慎介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哥哥有点儿怪，他干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听他说是搞一件很了不起的发明，现在一心扑在那上头。可是，他身体很弱，而且，我们很穷……”少女看了慎介一眼，低沉地说，“直到五年前，我们家还挺有钱，可是出了一连串倒霉的事情，父母亲相继去世，钱都花光了……我并不在乎自己穷，只是哥哥不能继续研究的话，我觉得比什么都可惜。”

这少女小小年纪就吃了那么多苦头，但心态还很坚定，令慎介很感动。他说：“令人佩服！你叫什么名字？”

“鲇泽由美子。多谢了，这就是我的家。”

少女停住了脚步。眼前是一所简朴的平房，门边有一块写着“鲇泽俊郎”的门牌。这恐怕就是她哥哥的名字。

由美子打开门，钻进屋子，刚进屋，便“啊呀”叫了一声。慎介往屋里一看，也吓了一跳。

屋里的东西被翻弄得乱七八糟，屋子中央有个病弱的青年，想必是由美子的哥哥俊郎。他嘴里塞着东西，全身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

由美子连忙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拿出来，问道：“哥哥，这是谁干的？”

“广告人，戴着假面具的广告人——那家伙想抢走那件东西，就是每年的这时候送到咱们这儿的童话式的礼物……”

童话式的礼物

慎介心想：俊郎所说的“童话式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说是“每年的这时候送来”，也就是说，每年此时，就有人将某种奇妙的礼物送给这兄妹俩。

由美子说：“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您吧，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只好仰仗您的大力帮助了。”然后，她讲了起来。



由美子的父亲是从事航海运输业的，有一条“北极星”号运输船。五年前，父亲乘那艘“北极星”号往千岛去，没想到归途中遇上了可怕的暴风雨，他连人带船沉没到海底去了。那一天是8月17日。

后来，母亲在惊痛之余，患急症而死。而且，父亲似乎曾筹划着什么大事业，把全部财产倾囊投入其中，他一死，身后没留下一文钱。于是，兄妹俩便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不过，从那以后，每年一到8月17日，就有人给兄妹俩寄来礼物，寄方是什么人，没有写明。

有时礼物是钱，有时是昂贵的宝石，兄妹俩无从猜测馈赠者究竟是何人，每当提到它，总是说“童话式的礼物”。他们想，既然礼物是每逢父亲的忌辰寄来的，一定是某个与父亲很亲近的人，暗中守护着他们两个孤儿。

“原来是这样！那么，昨天就是那奇妙的礼物到来的日子呀！”

“是的，送来了。”由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但昨天，礼物不是寄到家里，而是寄到我打工的地方，我就是带着礼物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广告人的袭击。”

慎介若有所思，问道：“那礼

物是钱吗？”由美子摇摇头。

“是宝石？”

“也不是。只有一封信，请您看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慎介接过信，念道：

小姐：

看完这封信以后，请马上到杂司谷的“七星庄”来。我得了不治之症，在瞑目之前，一定要对小姐忏悔我的罪过，而且，还有东西要移交给你们兄妹二人。今天是8月17日，这日子想必小姐是永生难忘的。所以，务必请小姐来此走一趟。

请拿着这封信到“七星庄”来，给守门的人看一下，他就会给您带路的。

“七星庄”主人

神秘的七星庄

慎介决定帮帮这兄妹俩。于是，在慎介的陪伴下，由美子鼓起勇气出发了。他们找到了杂司谷“七星庄”，那是一座庭院宽敞的高级公馆。

慎介按了门铃，里面出来了一位白发披肩的驼背老仆。他一见到由美子，眼里便涌出了泪水，用颤巍巍的声音说道：“啊，小姐来迟啦！”

一听这话，慎介的呼吸急促起来，说：“迟了？老大爷，是不是这儿的主人已经……”

“是啊，先请进吧。”老仆说着，把客人让进门，领着他们走进客厅。在客厅里，摆着一个50岁左右男人的尸体，周围缓缓地缭绕着线香的烟。

“小姐，请仔细看看他。就是这位先生，每年8月17日给你们兄妹寄去礼物。昨天，他是多么盼望您来呀！直到临终的时候，还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小姐的名字。”老仆说着，眼里又冒出了泪水。

“由美子小姐，你认识这个人吗？”老仆问道。

由美子说：“不，一点儿也……”

“这位先生名叫莜原传三，是沉没的‘北极星’号船上的一名海员。”

听到这里，由美子与慎介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老大爷，莜原先生为什么要用那样奇怪的方法给由美子兄妹寄礼物呢？还有，他要移交给兄妹俩的是什么呢？”慎介问。

“昨天夜里，主人知道见不着小姐了，就对我忏悔了一切。然后，他吩咐我把那些话转告小姐……”

老仆说出来的，是一段可怕的故事。

那年，由美子的父亲到千岛去，是为了采掘砂金。而且，他成功了。可是归航时遇上了暴风雨，载着砂金的“北极星”号沉入海底，只有两人逃了出来。

这两人，除了眼前这位莜原传三以外，还有一个当伙夫的山崎八郎。两个人在船将沉没之际坐上小划子逃生，顺便带走了不少的砂金袋。划子漂流中，两人为了瓜分砂金而争斗，最后，莜原把山崎推下了海里。



后来，莜原拿出一部分砂金在这里盖屋定居。由于禁不住良心的谴责，每年到了 8 月 17 日，他就秘密地给由美子兄妹寄送礼物。

然而好景不长，原以为已经落海而死的山崎竟还活着，他终于找到了莜原的住所，威逼着要分得一半砂金。可是，莜原如今已悔过自新，他认为砂金理所当然属于由美子兄妹，不能交给别人，于是把砂金藏起来了。

“那个山崎，是不是一只耳朵缺了一半的人？”

“哦，是的。”老仆不知为何吃了一惊，用手捋了捋头发，马上说，“但主人把砂金藏到什么地方了，还没有把地点告诉我，就去世了，真可惜啊！”

慎介突然微微笑了笑，说：“可是，老大爷，这所房子为什么取名叫‘七星庄’呢？”

“这是因为庭院里有七尊天女像，每位天女的额头上都有星星。”

“好吧，请领我们上庭院去看看。”

慎介他们跟在老仆后面走到庭院里。果然，宽敞的庭院里这儿那儿竖着七尊天女像。慎介在天女像之间徘徊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

么，把目光转向由美子。

“由美子小姐，看到这七尊天女像，你联想到了什么吗？这些天女的位置恰如北斗七星一样，形成勺子的形状，不是吗？”

“您这么一说倒真像！”

“你想想看，把北斗七星下端的两颗星星连接起来，将那连线向右延长，在延长到约为两星之间距离五倍处的位置上，有什么东西？”

“是北极星！”由美子说着，不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正是这样！那么把这两尊天女像连接起来，将连线延长五倍，就到了那棵樱花树，就是在那棵樱花树底下，埋着从‘北极星’号船上带出来的砂金！”

慎介在话没说完的时候，猛地转过身子，紧接着，朝突然摆开了架势的老仆扑过去，冷不防将他摔倒在地，然后骑到他身上。

由美子被吓了一跳，问：“宇佐美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由美子小姐，你还不知道这家伙的真面目呢。他就是昨天那个广告人，也就是山崎八郎，半耳男人！”

说着，他把手指伸进对方那垂至肩头的白发里，猛地一拉。果然是假发！假发一拉开，就露出了那被咬剩下的半只耳朵。

“这家伙昨天袭击了你和你哥哥，但毫无所得，于是返回到这儿来，逼问莜原。在催逼之下，对方终于死了。他遍屋搜查，还是找不到砂金的所在，因此这一回化装成老仆，等着你到这儿来。他想，也许莜原在写给你的信中说明了砂金的下落。刚才，我看见这家伙无意中流露出对自己右耳的担心，立刻识破了他的假象。可这家伙也真笨，坐过那么久的船，却连北斗七星与北极星的秘密都不知道！”说罢，慎介把咬牙切齿悔恨不迭的山崎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砂金果然是埋在樱花树下，那理所当然是属于由美子和哥哥俊郎的财产。现在，俊朗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研究了。（改编：丘　壑）

（题图、插图：佐　夫）

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如新传说、我的故事和中篇故事等；您有没有读到或听到的好故事想和大家一起分享？3分钟典藏故事、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谈段子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我们热忱欢迎您的来稿，稿件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邮寄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本期责任编辑信箱：zhouaoyang819@163.com。



穿越到未来

□曹景建

这天，“超能科技公司”总裁令博士公布了一条特大消息：我公司研制出了成熟的时光穿梭机，并将于周日中午在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德胜楼”前进行展示。最让人兴奋的是，本市市民可在今晚八点去公司网站上“秒杀”时光穿梭机的首张机票，只要一元钱！

晚饭后，马超前和老婆向瑶菲早早地就坐在电脑前，眼睛紧盯屏幕，手握鼠标，一到八点整，手就像触电似的按了下去。向瑶菲不愧是银行的点钞员，手就是快，她一下子就点到了第一套机票，而且还是专门为夫妻准备的“情侣套餐”票。

周日中午，马超前和向瑶菲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德胜楼”。德胜楼是始建于明朝的古建筑，数百年来巍然屹立，风韵不减。

此时德胜楼前已是人山人海，令博士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把马超前夫妻俩请上台来。他走到一个蒙着红绸布的、有一人高的机器面前，潇洒地揭开了绸布。说是时光机，样子其实和家里的沙发差不多，只是更大了一些而已。

令博士把马超前夫妇请到了“沙发”上，并为二人系上了安全带。待两人坐好后，令博士问他们想要去哪个年代的什么地方。

“还是这个德胜楼吧，我们俩当年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多有意义啊！”马超前想也不想就回答道。



"那你们想穿梭到哪个年代呢？"向瑶菲立即回答："2035年吧！那时候我家儿子就三十岁了，可能也结婚成家了，我想看看孩子长大后过得怎么样！"

令博士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好！可怜天下父母心！"接着，在手里一台平板电脑上点了几下，然后又交给二人一个巴掌大小的机器，"这是返回控制器，你们只要摁下这个红色按钮就可以立即回来！"

等马超前和向瑶菲二人准备完毕后，令博士便在平板电脑上按下了"启动"键。

马超前和向瑶菲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身体便不由自主地飞升起来，然后进入到一个五颜六色的隧道，风驰电掣般疾驰起来。

不一会儿，机器慢慢停下了，俩人睁开眼睛一看，见周围净是些穿着绫罗绸缎的人们，再抬头一看，"德胜楼"三个大字挂在一幢漂亮崭新的古城楼上。

"咦，我们这是穿越到哪里了？"马超前疑惑地问道。

向瑶菲也纳闷起来："这好像是古代啊！"

此时，就听得旁边一阵骚动，人群中有人喊道："回避，肃静，正德皇帝巡游至此，无关人等闪开！"接着就见一名卫士飞快跑来，对他们两个人大吼："干什么呢，你们怎么闯进来的？"

马超前望着那卫士手里明晃晃的长矛，对向瑶菲失声叫道："坏了，我们穿越到明朝来了！德胜楼就是正德年间建造的，怪不得这古楼这么新呢！"

"啊，怎么会这样？"眼看那卫士就要冲到面前，向瑶菲说了一句"不好，快逃"，便摁下了返回



控制器上的红色按钮。

此时，就听“嗖”的一声，二人的身体又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了起来，进入了时光隧道，飞了大约几分钟后，突然双脚站定，定睛一瞧，令博士正笑眯眯地盯着他们看呢。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玩得还好吗？”令博士问道。

马超前哼了一声：“什么破玩意儿，我们说的是去二十年后，你咋把我们送到明朝去了？”

令博士摇头道：“不可能啊，我刚才设定的就是 2035 年啊！”

这时，周围人群发出一阵哄笑，纷纷对令博士的机器产生了怀疑。

令博士信誓旦旦地说：“绝对错不了！”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让你们再免费坐一次时光穿梭机，这次你们带着相机去，把你们见到的都拍下来，也好有个证明，好不好？”

马超前生气地说：“好，去就去！”说着，拿过令博士递过来的数码相机，又拉着向瑶菲重新坐到了时光穿梭机上。

令博士定了定神，在平板电脑上把穿越时间郑重地确认了一次，又前前后后把机器检查了一遍，再一次按下了启动键。

几分钟后，马超前和向瑶菲又重新站在了德胜楼前。

他们刚刚站定，四下打量了一下，马超前便骂起来：“那个令博士真是可恶，这不还是回到了明朝吗！”

他的话音还没落，就见上次那个卫士又端着长矛向他们夫妻两个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声说：“你们两个咋回事啊，神出鬼没的，刚才突然消失了，现在又跑到禁区来了，还不快闪开！”

此时，马超前赶紧用数码相机照了几张相片，就要摁下返回控制器的红色按钮，却见那个卫士从身后拔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马超前定睛一瞅，嘿，这不是对讲机吗！

那卫士把对讲机举到嘴边骂道：“孙队长，你们保安队是咋回事，怎么让游客跑到表演区来了，还不快撵出去！刘市长和贵宾马上就要到了，耽误了仪式你负责得起啊？”

马超前和向瑶菲正纳闷呢，不一会儿，就见几个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大汉冲了进来，架起他们两口子就走，走到有黄色警戒线的地方，把他们丢到了线外面。被同样赶过来的，还有不少人。

突然，有个年轻小伙子抱着一



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冲到马超前和向瑶菲面前，喊道："爸、妈，我说你们一大早咋不见了，原来也是来德胜楼看古装演出啊！"

"哈哈，爷爷奶奶怎么变模样啦？"小伙子怀里的小男孩笑着说。

小伙子也惊道："爸、妈，你们上午去哪家美容院美容了，怎么感觉突然年轻了那么多？咋还把年轻时穿的衣服也换上了？"

马超前和向瑶菲总算明白了：他们真的是穿越到二十年后了，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儿子小宝，而那个小男孩就是自己的孙子。



"唉，先别说这些了，让我好好看看孙子！"向瑶菲心情激动，把孙子接过来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就在这时，只听汽笛声响，几个保安把人群冲开，分隔出一条路来，紧接着几台轿车就开了过来。随后，一个中年男人从轿车里钻出来，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

"这是谁啊？"向瑶菲问道。

站在旁边的小宝惊奇地说："妈，刘市长天天在电视上出来，你咋假装不认识他！"

"反对拆掉真古迹，炮制假古董！"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年轻人，打着一条横幅，从人群后面走了过来。

"这群孩子打横幅又是啥意思呢？"马超前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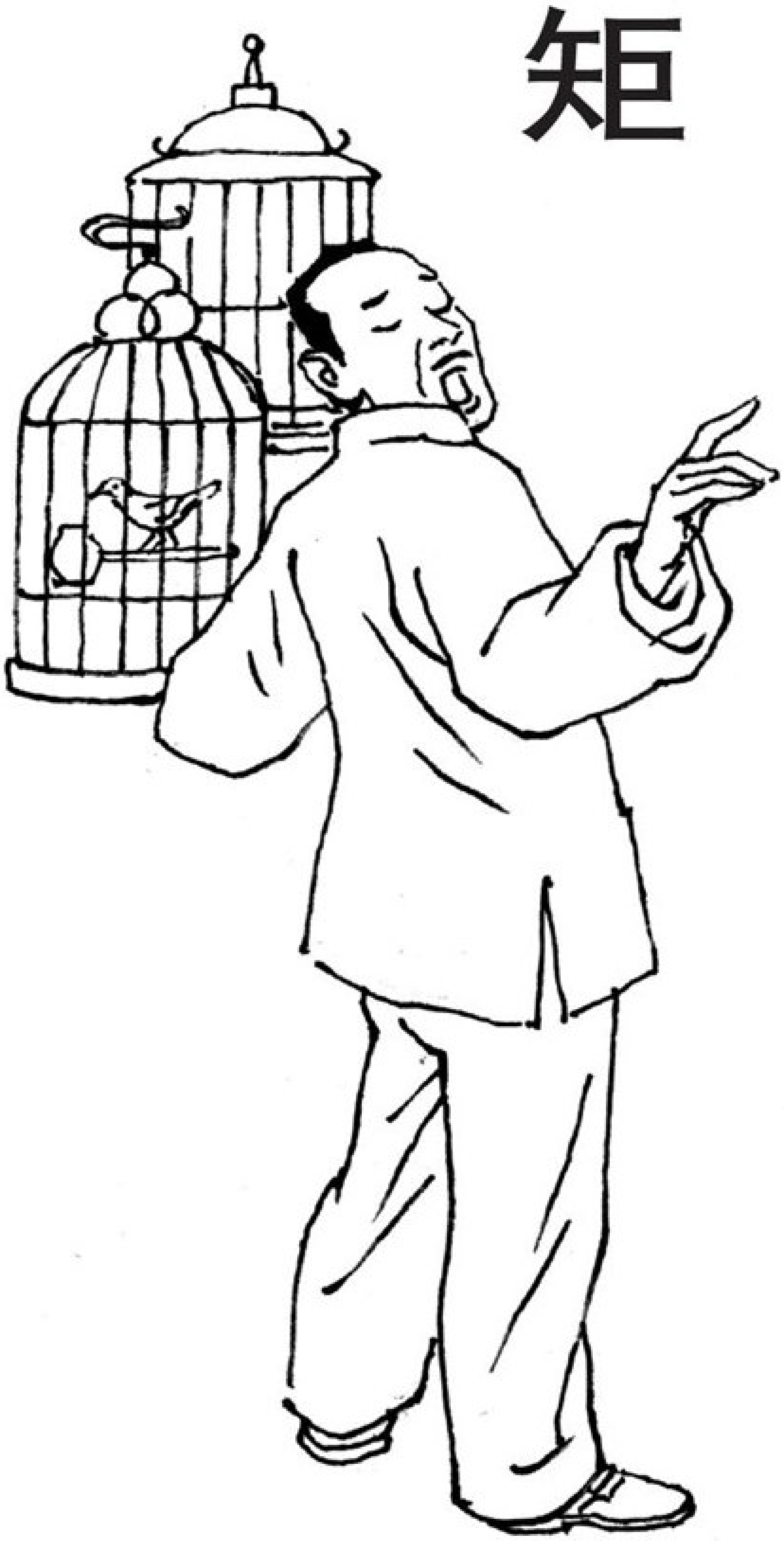
儿子小声地说："还不是反对前两年拆掉德胜楼的事儿。德胜楼几百年了，无坚不摧，风雨不倒，竟被刘市长一声令下给铲平了，又按原样折腾出个现代的假德胜楼来，还让演员穿上明代的衣服扮古人，说是吸引游客。以前大家可以随便去观赏呢，现在门票可贵啦……"

（题图、插图：佐　夫）



老规矩

□河西走狼



有小偷

今儿，给大伙儿讲个事儿。这事儿是爷爷在我小时候讲给我听的。

早年间，天津卫俄租界的谢家胡同里，住着个李二爷，他一不是有钱的寓公，二没买卖儿，却整天不是提个鸟笼子溜达，就是进戏园子听戏，还拿大把的闲钱办孤儿院，开粥棚赊粥。谁也想不到，李二爷竟然是个门下有几百号绺子的贼头儿！

一天，李二爷在马路上闲逛，正好驶过来一辆电车，上面站满了人，他就挤了上去。

和李二爷一同上车的还有一位老人，他站稳后，忽然拿出个纸糊的高帽子，戴在了头上，帽子上写着四个大字：小心小偷。车上的人一看，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警惕。

突然，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李二爷顺着声音一瞧，是个乡下女人怀里的孩子在哭。奇怪的是，她哄好孩子后，自个儿却哭上了："我身上的钱被人偷了！"

大伙儿一听，议论起来，说没看见老人帽子上的字吗？女人说她不识字。她边哭边说，这钱是她给东家洗了半年的衣裳才攒下来的，来城里给孩子瞧病。刚才，她哄完



了孩子一摸口袋，发现口袋被割了个洞，钱不见了。

李二爷看不下去了，他清了清嗓子：“大伙儿听好了，谁要是捡了她的钱，就发回善心，把钱还给人家，别耽误了孩子看病！我在这里给您作揖了！”

见车上没人吱声儿，李二爷来气了：“我再说一遍，谁捡了钱就拿出来。要是怕丢面儿，大伙儿都闭上眼睛，我喊一二三，请您把钱扔在地上。”说完，他就闭上了双眼，开始喊起来：“一，二，三——”

喊完后，大伙儿都睁开了眼，在脚底下瞅，却连半个大子儿也没见着。

正在这时，电车到站了。李二爷忽然大喊一声：“师傅，别开门！”说完，用力挤到了车门前，冲着门口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白脸厉声喝道：“把钱交出来！”

遭暗算

小白脸一本正经地道：“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小偷！”

李二爷冷笑一声：“我上道儿时，你还在你妈肚子里转筋呢。交不交？”

小白脸摇了摇头：“我没偷她的钱，交嘛？”话音刚落，李二爷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右手，用力一捏，小白脸立马龇牙咧嘴尖叫起来：“爷，我交——”然后乖乖地掏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布包。

李二爷接过布包，叫人传给了那个女人。女人仔细一看，连声说：“是俺的钱，谢谢您，大伯！”车上人都冲李二爷叫起了好。

司机打开了车门，小白脸急忙跳了下去，冲着车上的李二爷叫骂起来。李二爷没搭理他，瞥了一眼那个戴高帽子的老人，就闭目养起了神。

到了下一站，李二爷才下了车。走了没几步，他就感觉到，后面有人在跟踪自己。李二爷假装不知道，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了一会儿，然后拐进了一条胡同里。

很快，胡同那头就冒出了俩愣小子，一个穿西服，另一个油头儿贼光，迎着走了过来。李二爷哼着京剧调儿，继续走他的道儿，听到身后也传来一阵脚步声。

俩小子在离李二爷一丈远的地方停下了，两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后面的脚步声也停住了。李二爷回头看了一眼，也是俩愣头小子。

这时，油头儿开口问：“老东西，干嘛的呀？”



李二爷呵呵一笑："你说呢。"

后面传来一句恶声："少跟他废话，废了这老不死的，叫他爱管闲事！"话音刚落，李二爷后脑勺那儿就感觉到了一股冷风。前面的俩小子也扑了过来。

李二爷不急不慌，头一低，身子一侧，啪啪几下，手起脚落，只听几声哭爹喊娘的叫喊，四个小子就全趴在了地上。

李二爷拍拍手，问油头儿："小子，是哪个小老大的？"

油头儿愣了一下，装不懂："嘛意思？"李二爷提起了一只脚，他立马变老实了，"是麻爷。"

李二爷"嗯"了一声："听好了，明儿叫他上我那儿来一趟！"说完，就不慌不忙走了。

四个小子你瞅着我，我瞅着你：什么意思啊？还是油头儿反应快，急忙爬起来，喊了一嗓子："爷，您贵姓，住哪儿啊——"

李二爷应了一声："免贵，姓李，住谢家胡同。"

这几个愣小子回去后，把事情的经过给麻爷一讲，麻爷立马就急了："姥姥的，反了天了，知道他是谁吗？"

油头儿愣了一下："谁？"

麻爷回答："李二爷！"

四个小子一听，全傻眼了："那……那我们该怎么办哪？"

麻爷狠狠地瞪了他们几个一眼："明儿早上，给二爷赔罪去！"

四不准

第二天大清早，麻爷带着四个小子，外加小白脸，赶到了谢家胡同。五个小子一进客厅，就麻溜儿地跪下了："二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今儿特意给您老人家赔罪来了！"



李二爷呷了一口茶，板着个脸儿，问小白脸："小子，知道为嘛要在车上办你吗？"

小白脸吭哧了半天："回二爷，是小的没给您



老面儿。”

李二爷瞪了他一眼，冲着麻爷说：“给他们讲过‘三不准’吗？”

麻爷终于恍然大悟，掌了自个儿一个大嘴巴子：“二爷，我明白了。他不该顺了孤儿寡母的钱。”

李二爷不依不饶：“为嘛？让他自个儿说。”小白脸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道道儿来。

麻爷气坏了，呵斥道：“不争气的东西！你们忘啦，在祖师爷案前是怎么说的？”见他们都不敢吭声儿，又说，“今儿当着二爷的面，都给我支棱着耳朵听好了。三不准就是，一不准进状元府第。为嘛？偷了状元人家，谁来供孩子们读书？二不准顺孤儿寡母。为嘛？顺了寡妇过日子的钱，她拿嘛养活儿女成人？三不准动善人的财。为嘛？动了善财，哪还有钱接济穷人？听清楚了吗？”

五个绺子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听清楚了。

麻爷见李二爷的脸色缓和了下来，趁热说：“二爷，您老就原谅他们这一回吧。”

李二爷却说：“打今儿起，再加一个‘四不准’：不准盯着病家的钱。拿了他们瞧病的钱，这不是拿棍子往瘸腿上敲吗？”

麻爷赶紧点头：“二爷，我记住了。这回怎么办他们？”

李二爷说了仨字：“老规矩。”就起身提溜起鹩哥笼子，一晃一晃遛他的鸟儿去了。

回去后，麻爷就按老规矩，扣了自个儿俩月的份子钱，扣了四个绺子一个月的。小白脸被剁掉了右手食指的半个手指头，赶出了天津卫，再不准他踏入半步。

忘了交代，电车上那个戴高帽子的老人，也是个绺子。他那样做，不是提醒大伙儿，而是给小白脸打马虎眼儿，好让他发现女人藏钱的位置，暗中在孩子腿上掐一把，趁女人哄孩子时，刀片一划拉，钱就到了手。

还有，那个小白脸是我的爷爷。后来，他干了个正经小买卖，结婚后生下了我爹。听爷爷讲，李二爷是在解放前死的，被一伙特务盯上了，特务绑了票，逼他交出钱来。李二爷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一头撞死在了墙上。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爷爷说的一番话：“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规矩。可惜啊，现如今，没几个人讲这些老规矩喽！”

（题图、插图：刘为民）

谁被冤枉了

□高申杰



午休时，冯岚被教数学的马老师叫进了办公室。马老师满脸愠怒，将两本数学作业掼到冯岚面前。

两个本子，一本是冯岚的，一本是同桌王琳的。冯岚翻开自己本子的同时，马老师也翻开了王琳的作业本，指头在昨天的习题上用力一戳，冯岚对照着一看，吃了一惊："咦，怎么会这样？"

马老师盯着冯岚，说："做对了还能理解，竟然错得一模一样！请你解释解释！"

"我，我没抄袭……"

"这么说，倒是王琳抄袭你的啰？"马老师不高兴地说，"冯岚，做人要诚实，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骗老师，也不要骗自己。"

面对老师的训斥与奚落，冯岚的泪水立马夺眶而出："马老师，我真的没抄……"

"那老师冤枉你了，就算王琳抄你的吧。老师只盼望你有朝一日能有正确答案给王琳抄……"

马老师的话特别刺耳，冯岚心里五味杂陈。昨天下午，自己完成作业后，被老师喊出去有事，作业本是托王琳代交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王琳抄了自己。可说了谁信？王琳是班里数一数二的优等生，会抄自己这个后进生的作业？

放学路上，王琳从后面追上冯岚，对冯岚轻声说："冯岚，对不起……是我抄袭了你的作业……这阵子我妈生病住院，课余时间我除了伺候我妈之外，还要做许多家务，没时间做作业，所以就……"

冯岚说："原来是这样，不过



我的答案又不正确……”

“冯岚，其实你很聪明，就是不用心而已。我相信，只要你好好听讲，不用多长时间，作业上的答案一定会正确的！”王琳说着，拾起冯岚一只手，握在手心，“看来我妈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再让我抄一段时间，好吗？”

冯岚惊异地在她脸上打量着，良久后才“嗯”了一声。

分手后，冯岚一路咀嚼着王琳的话，心里美滋滋的：优等生居然也有抄后进生作业的时候。转而又想，自己责任重大，要保证答案正确，不然马老师又要怀疑了。冯岚攥了攥拳头，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数学成绩提上去！

那天，冯岚在放学前就做完了数学作业，她很自信地将作业本塞给了王琳。

可第二天第一节下课后，马老师虎着脸来到教室，把王琳和冯岚叫了过去。二人一进办公室门，马老师就在作业本上重重一拍，说：“王琳，你怎么搞的，问题出在哪儿，你自己看去！”

见马老师很生气，冯岚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王琳，正想说出实情，王琳拉了她一下，二人回到了教室。

王琳把作业本翻开指给冯岚看：“喏，漏掉一个证明条件。”

冯岚悔恨地在头上猛捶：“该死！该死！粗心！粗心！”

出了这事，冯岚发誓，一定要做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她更加努力了，一个学期后，她的数学成绩果然日见长进，作业答案的正确率有了大幅度提升。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考试，冯岚的数学成绩奇迹般地跃入第一梯队，竟然比王琳还多3分！

冯岚简直不敢相信，她激动地拥抱了王琳一下，说：“这以后，瞧马老师还在不在门缝里看人……我一直都是被冤枉的！”

王琳说：“冯岚，其实真正被冤枉的不是你，而是马老师。”

听了这话，冯岚一下子变成了丈二和尚，张大了嘴。

原来，马老师为了提高冯岚的学习成绩，先后尝试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后来，马老师发现冯岚自尊心极强，就让王琳故意抄袭她的数学作业，而马老师又故意多次冤枉冯岚。这一激，果然激活了冯岚的倔劲儿。

听着听着，冯岚的眼睛湿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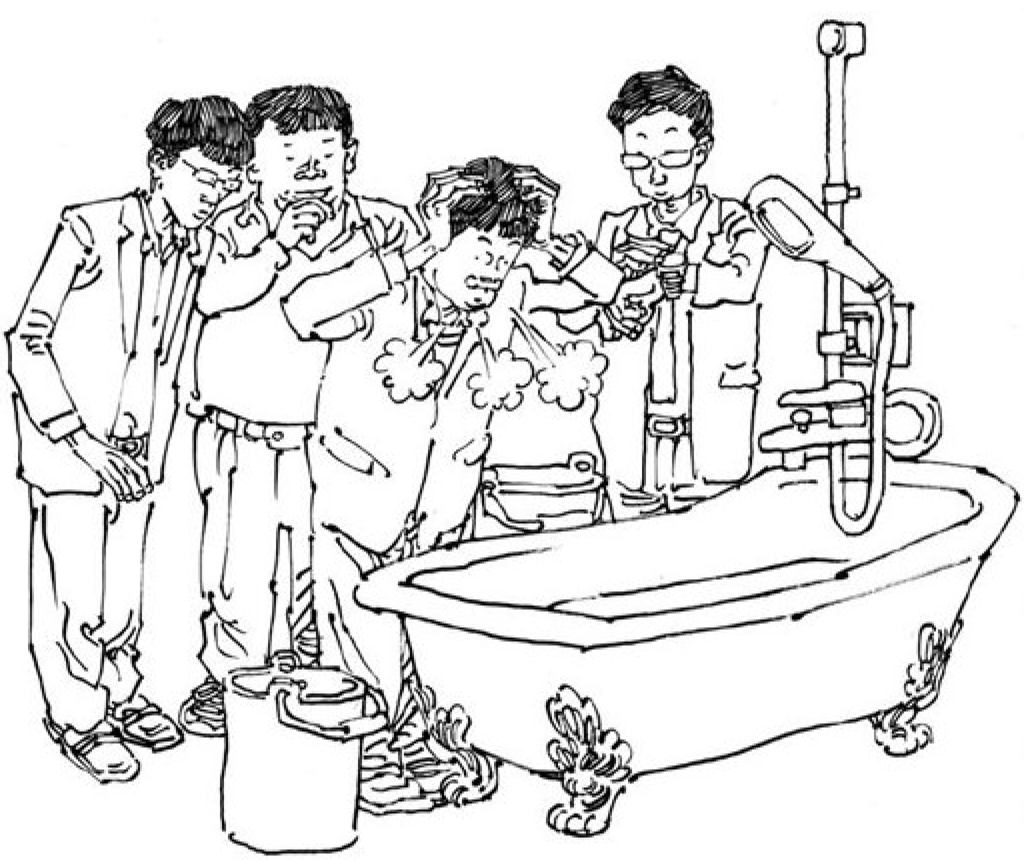
（题图：海 人）

实干的智慧

浴缸里注满了水，旁边放着一大一小两只空桶。主考官对三名考生说：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缸水舀干，胜者晋级，败者淘汰。

胖汉奔到浴缸边，抄起大桶，一下一下舀水，缸干了，历时一分半。瘦汉跑到浴缸旁，抓起小桶，一遍一遍舀水，缸干了，历时两分钟。不胖不瘦的那位沉吟了几秒钟，不慌不忙地走到缸前，弯下腰，伸手拔起浴缸底部的活塞。

霎时，场外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得意地环视着四周，心里暗自嘲笑前面两个人的愚钝：这年头傻子才出苦力，而成功靠的是智慧！



然而，两分钟后，微笑却僵在他的脸上。活塞虽然被拔开，但下水道并不通畅，浴缸里还有三分之一的水没有流完。等他想用桶舀水时，时间已在不觉间溜走，最终被淘汰出局的竟是他这个聪明人！

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世确实需要智慧，然而，投机取巧只能算是小聪明，成就不了大事业。我们必须懂得：实干本身就是一种最保险的智慧。

（**作者**：鲁　岐；**推荐者**：奔　马）

试卷背面是诚信

我到芬兰旅游时，顺道拜访了我的芬兰朋友芮默。

芮默的儿子叫斯蒂文，上小学五年级。这天，斯蒂文放学回家，芮默问他：“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能评优吗？”

斯蒂文拍着胸脯说：“能考96分，评优没问题！”

我看斯蒂文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有些疑惑地问他：“你怎么就这么确定能考96分？”

斯蒂文说：“因为我答完所有题目时，离交卷时间还有十分钟呢，我便趁机对了一下试卷背面附着的答案……”

“什么？试卷的背面竟附有答案？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惊叫道。



芮默说："答题时是不能抄答案的，只有交卷前十分钟才可以对答案，而且无论对错，都不能去涂改，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能有什么严重后果？我有些不以为意，最多不过是取消本次考试成绩罢了。芮默却严肃地告诉我："在芬兰，考试作弊会被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的，并且伴随终生，在以后考驾照、办信用卡乃至出国留学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都将会受到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我恍然明白：难怪芬兰人的诚信在全球连续五年排名第一，正是因为他们把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当作一生的行为准则，并把这种理念贯穿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作者**：佟才录；**推荐者**：半　岛）

小舍大得

动物园内，湖边站着一只鹭鸟，游人经过时，顺手扔给它一小块吃剩的面包。然而，鹭鸟并没有吃掉面包，而是将它叼起来，放进近前的湖水里，然后，站在岸边瞅着。

这时，一条小鱼向面包游来。可是，还没等小鱼张嘴，鹭鸟的长喙便迅速张开，将其啄进嘴里。

吞下小鱼之后，鹭鸟继续守在岸边，等待其他上钩的小鱼。然而，这次等来的鱼太大，超出了它的吞咽能力。所以，还没等这条大鱼靠近面包，鹭鸟就把面包叼了起来，含在嘴里。大鱼见食物不见了，只好悻悻地游走了。

见大鱼远去，鹭鸟将含在嘴里的面包又吐到水中，继续等待猎物。不大工夫，竟接二连三地诱捕到多条小鱼。

游人看得目瞪口呆：小小鹭鸟竟然如此聪明，它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块面包，而是懂得用这块小小的面包博取更大的利益。

（**作者**：赵盛基；**推荐者**：梅　杨）

一份差评讣告

1895年的一个早上，一位富有的瑞典商人正在边用早餐边读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照片被刊登在头版上，再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一份"讣告"！

原来，报纸把这位商人刚刚去世的兄弟误当成了他，一定是为了抢发这条吸引眼球的新闻，不加核实就登了出来。

他抱着好奇的心态，想看看报纸到底是如何对"死去的他"做盖棺定论的，结果看到这样一些"刺人"的字眼：富得冒油的军火商、炮火灾难的始作俑者、失败的经销商、小贩之



死！

这完全让他始料未及。他一生都走在发明和创造之路上，光专利就有三百多个，目的是想帮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可没想到，人们竟是这般评价自己的。

他放下报纸，立即直奔一家律师事务所而去，在那里写下了一个新的遗嘱——把自己巨额存款的利息拿出来，奖给那些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等领域内对人类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不错，他便是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因为设立了诺贝尔奖，他被一代又一代的世人牢牢记住。

想想你死后的“讣告”吧，它或许能提醒你，在活着的时候该做些什么。

（**作者**：徐竞草；**推荐者**：日月明）



气味相投

他是一养蜂人家的第三代传人。刚开始养蜂时，他听说将野蜂与家蜂混养能增加产蜜量，于是就捕来大量野生蜜蜂，试图与家蜂混养。

本希望野蜂与家蜂同舟共济，然而它们却相处得并不和谐，两方互相残杀，战事不断。结果，这箱蜜蜂损兵折将，死伤大半。

他手足无措，就向养了一辈子蜜蜂的爷爷请教。爷爷找来一个茶杯，舀上一小勺蜂蜜，倒进一点白酒，然后，加水调匀。之后，爷爷喝了一口，含在嘴里，对着一个蜂箱喷出，紧接着又喝了一口，向存放野蜂的箱子喷去。然后，爷爷说：“行了，把它们放一起吧。”结果，野蜂与家蜂化敌为友，和谐共处。

原来，野蜂与家蜂具有不同的气味，互相排斥，一旦气味有异，就会如临大敌。然而，一口酒水就能让它们气味相投，化干戈为玉帛。

化解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双方找到契合点。

（**作者**：赵盛基；**推荐者**：下雨天）

（**本栏插图**：陆小弟）







阿P旅游

□张　震

阿P和小兰决定，今年春节出去旅游。为此，他们特地找到一家旅行社咨询。这家旅行社名叫“冬天的回忆”，一见面，经理便热情地开始了宣传：“我们旅行社刚刚推出了一条新路线，林海雪原尽情游！智取威虎山知道吧？”

见阿P点头，经理更来劲了：“我们这条路线就是当年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路线。穿林海，跨雪原，深入土匪老巢，与土匪零距离接触……”

阿P忙问：“怎么还有土匪啊？”经理解释道：“当地村民扮演的。光看风景有啥意思？要讲究个互动。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保准能让您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还会圆您做英雄的梦想。”

常年生活在南方的阿P，早就对冰天雪地充满了好奇和渴望，如今经理一番话，更是说得阿P热血沸腾，于是他二话没说，便签下了旅游合约。

到了出发那天，阿P两口子整装待发，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一番折腾后，终于来到北方。一下车，俩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哆嗦，天还真冷！

导游点完人头，就让阿P他们上了旅游大巴，也不知开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导游手一指，说：“前面就是林海和雪原，请大家尽情地去体验一把！”

说实话，经过一番折腾，阿P都有些晕了，所以听到“到了”立刻兴奋地高唱起来：“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拉着小兰，随着众人朝前拥去。



走着走着，大家停下来议论纷纷。阿P挤到前头一看便傻了眼，哪里有林海和雪原啊？眼前只有足球场大小的一片雪地和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的树，最大的也就碗口粗。

大家不乐意了，导游解释道：“由于这是新项目，所以刚刚具备雏形，我相信五十年后这里将是一片茂盛的大森林……请大家继续上前，前面的高山上有虎豹豺狼，英雄们可以大显身手，打虎上山！”

别说，老虎对大家还真有吸引力，大家飞快地跨过“雪原”穿过“林海”，来到山下。翻过几个小土包，石头明显多了起来。“老虎！”小兰一声尖叫。阿P顺势望去，只见山路上的每块大石头后面都隐隐约约藏着老虎。

有这么多老虎，这里肯定是原生态景区了，阿P来了兴致，拽起小兰向上冲去。等靠近了，老虎没出来，却闪出几个村民挡在面前。村民笑嘻嘻地说：“打虎吗？”

阿P迫不及待地说：“打！”

村民仍旧笑容满面地问：“打几只？”

老虎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怎么想打几只打几只？阿P这么一犹豫，村民马上说：“交钱吧，一百块钱一只。”

阿P回过神来，有的景区跟老虎照个相还收费呢，他说：“那就先打一只吧。老婆给钱！选好角度，把我的英雄形象拍下来。”

村民收了钱，闪到一边。阿P健步拧腰，来到一只老虎面前，摆了个pose，刚要挥拳打虎，然而定睛细看，他又傻了：这老虎不是真的！阿P气不打一处来，大吼一声飞身跃起，猛地一拳狠狠砸了下去。“砰！”只听一声巨响，阿P被崩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原来老虎是充气的，被他一拳给打爆了。

村民不干了，呼啦啦围上来七八个，一个个伸胳膊挽袖子，扯住阿P让他赔老虎。阿P好说歹说也不顶用，无奈只好掏钱了事。

阿P追上众人，上得山来，又参观了土匪窝，转了两分钟，其实就是个破山洞。大家怨声载道，纷纷谴责旅行社。

“大家别急，更精彩的在后面呢。”导游握着电喇叭安抚人们，“下个活动是土匪抢亲。”

“抢你家的亲吧！”阿P愤怒地喊道，“我老婆这么漂亮，我可舍不得。”

导游卖力地介绍：“是女土匪抢亲，抢压寨郎君。幸运的男士可



以和女土匪共度良宵，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这话阿P可就听进去了，第一个举手：“我报名！”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原来是小兰拧住了他的耳朵，恶狠狠地警告：“阿P，你敢！”

一会儿的工夫，又有好几位男士报了名。这时，只听到对面山腰“咚咚”放了一顿炮，随即十几个黑袄、黑裤、黑巾包头的人一路吆喝着奔到跟前，为首的果真是个“女土匪”。“女土匪”还真挺漂亮，阿P不由看直了眼。

“女土匪”的目光扫过阿P，微微一笑，把手一挥，“土匪”们便将这几位男士全部抓了起来。阿P故意一边挣扎一边喊道：“小兰，等我回来！为夫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阿P一干人等被抓进了土匪老巢——破旧的几幢民房。把阿P绑来的那个“土匪”对他说：“在这儿歇着吧，一会儿热水、饭菜会有专人送来的，有啥事明天再说。”

阿P问道：“我老婆他们呢？”

“土匪”说：“那拨人导游会安排的。请把手机交给我保管，这样效果才逼真。”阿P一想也成，省得小兰打扰自己，这回也叫她干着急一下！

阿P吃过饭，躺在床上寻思开了：睡觉要不要插门呢？不插门，万一土匪进来咋办？插上门，万一是女土匪来了呢？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一个“土匪”推门而入。阿P说道：“床单……”阿P的意思是说床单有点硬，不料“土匪”接口道：“账单啊？账单都在我们头儿那里呢。安心待着吧，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结账。”

费用在旅行社都交了啊！阿P觉得不妙，于是不动声色地掏出一张百元钞票，说道：“也算有缘，给你点儿小费。我就是想知道我花了多少，看看带的钱够不够。”





“土匪”接过钱，乐得屁颠屁颠的，嘴上就少了把门的：“我们这里交通费500，住宿费800，餐饮费500，如果再拜花堂、入洞房、举行庆功宴……那就看是什么规格了。”

阿P一琢磨，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道：“去，把我的手机取来，我要打电话。”“土匪”面露难色：“我们这里规定，没离开之前，不能和外边联系。”

阿P故意板起脸道：“我带的钱不够，到时结账拿不出来多没面子，另外我还想多给你点小费呢。”

一提小费还真管用，“土匪”立马就把手机拿来了。

阿P拨通了小兰的电话，故意大声道：“老婆，前两天我背着你和同事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一等奖，税后的奖金是二十二万零二百二十，要是平分的话，你给我算算咱应该分多少啊？”

“土匪”咦了一声：“真的假的？那么多咋算得出啊？加上脚趾头也扯不清啊！”“土匪”是个二货，竟然不识数。

阿P催促道：“算好了你给我报一下数……对，就是这个数！我在土匪窝挺好的，今天就入洞房。你先往我卡上打两万，和女土匪成亲得用钱。少啰唆，到时领了奖金都归你。要快！”

阿P夫妇的旅行总算结束了。回到家中，亲戚朋友纷纷询问他俩此行的感受，阿P没好气地说：“上当了，上当了。全都是假的，林海是假的，雪原是假的，老虎是假的……”

有人插嘴道：“就没一样是真的？”阿P恨得牙根痒痒：“就土匪是真的！他们骗你入洞房，然后进行敲诈，还好我阿P火眼金睛，足智多谋，我家小兰也聪明，听懂了我暗示的数字是‘110110’，及时拨打了110！当时我一入洞房，女土匪就开始脱衣服，那脸蛋儿，那胸脯，那小蛮腰……”一说到女土匪，阿P立马换了个人，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乱喷。

“死阿P！”小兰一声怒吼，“老实交代，都在女土匪那里干了什么？”说着抄起一把掸子，朝阿P劈头盖脸一顿乱打。

“还……还没来得及干，警察就到了……”阿P被打得抱头鼠窜，慌不择路逃进了卫生间，叭嗒一声锁上了门。他在里边得意洋洋地喊道：“有本事进来！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去就不出去！”

（插图、插图：顾子易）





挖玉

□张爱国

杏山村是个大村，人口有好几千，村子四面都是山，几乎与世隔绝。

这天，村边的山上来了几个陌生人，西装革履，手里都握着锤子，在山上敲敲打打的。起初也没人在意，但第二天当那几个城里人又出现时，有村民就好奇地跑去看。村民们问他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他们说是路过的，见风景好，欣赏欣赏。可是说话时目光躲躲闪闪，神色也明显不正常，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村民们捡起他们敲下的石头瞅，发现就是普普通通的灰褐色石块，没什么特别的，于是悻悻而走。刚走出几步，那几个城里人就拿出放大镜端详石头，见村民回头，又慌忙收起来。

“难不成我们这里的石头有啥讲究？”下山路上，村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可谁也没当真——真是有讲究，还能等到今天？

事情却有讲究。一天夜里，月黑风高，一个村民到山上寻找丢失的羊，发现山脚下有灯光，便悄悄摸过去，一看是几个人在鬼鬼祟祟地砸石头。这个人赶紧跑回村子，叫上十几个村民，捏着棍棒，来到山上。砸石头的几个人一见村民，爬起来就要跑。村民们一哄而上，将他们全部抓了起来。

村民们将几个人带到村里，一个村民一眼认出他们就是前几天在山上拿着锤子敲打的那几个城里人。村民们开始搜身，搜来搜去，



从一个城里人的内衣口袋里搜到一张纸，刚要打开，城里人就塌了天一般大叫着，拼了命要来抢。村民们知道这里一定大有文章，死死地按住他们，打开纸，见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图，还写着“褐金玉玉脉图”几个字。

什么是褐金玉？值钱吗？在哪儿？村民们勒令他们说清楚。为首的城里人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褐金玉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玉石，价值连城，目前只在外省发现一处，你们这里是第二处……”

安静的岙山村热闹起来了，男女老少连夜拥到山上，锤子、斧子、镐子，叮叮咚咚，铿铿锵锵……

人太多，而图上所示的玉脉横断面又太小，于是大家开始吵骂、打架。可是，八辈子祖宗都骂了，人也打伤打残了不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村民们只得坐下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把全村村民分成若干组，每组三天，轮流着上山挖玉，谁挖到归谁。

不久，那几个城里人又来了，这次他们是光明正大地来，而且就在大家开挖的山洞口安营扎寨，收购褐金玉。村民们赶紧将自己挖出的褐金玉抱来。城里人拿出放大镜，上下左右仔细地端详，这里那里轻轻地敲击，再放进一个电子仪器里好一阵地检测。最后，虽然挖到真正褐金玉的只有寥寥三四个人，但他们都获得了累死累活耕地种粮一年都赚不到的钞票。

整个岙山村人的眼睛都红了。轮到自己挖的三天里，不吃不喝不睡觉，连天累夜不停歇，以致三天后大多是被抬出山洞的；不是自己开挖的日子里，也尽量挤进洞里，将那些被丢弃的石头抱出来，砸碎，寻找可能藏在里面的褐金玉。

那几个城里人都是热心肠，拿着各种各样的仪器，山上山下，洞里洞外，这儿那儿，一刻不停地给大家做指导，一再提醒村民们不要挖偏了玉脉的走向。

当听说山那边的村民开始从那边往这边挖的时候，岙山村的村民们更着急了，没日没夜地拼起了命。

岙山村村民的付出没有白费，半年后，当这座山被他们打通的时候，他们每家每户都挖到了褐金玉，都得到了种粮三年都赚不到的钱。

而在市政府大楼里，那几个城里人向领导汇报工作：“我们花了少得不能再少的资金，在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间里，就打通了这条山体隧道……”

（题图：陆小弟）

照片拍得漂亮也有错？

□周玉文



姚丽曼是个医生，今年五十多岁。三年前，她丈夫因车祸去世了，后来亲朋好友接二连三地帮她介绍对象，最终，姚丽曼挑选了一个小她八岁的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叫赵云宽，是个退伍军人，人长得特别帅。

很快，姚丽曼和赵云宽准备结婚了，两人一起来到“红玫瑰婚纱影楼”拍婚纱照。

姚丽曼自打认识赵云宽，心里一直有自卑感，她觉得赵云宽年轻英俊，而自己年老色衰，两人站在一起不大般配。

如今要拍婚纱照了，姚丽曼自然想弥补一下自己的弱项，所以进了影楼，她就对化妆师和摄影师说：“你们能不能把我拍得年轻漂亮一点啊？”

赵云宽也附和着说：“对、对，把你们的绝活亮出来，把我老婆拍得越年轻漂亮越好！”

化妆师和摄影师都拍胸脯保证：“你们放心，一定拍得比你们本人更年轻更漂亮！”

过了几天，照片取出来了。姚丽曼发现照片中的自己真的大变样了，青春靓丽，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多岁，而且，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圆脸盘变成了瓜子脸，鼻子也比本人更挺直……

不过，姚丽曼越看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这还是自己吗？考虑到是自己提出要摄影师拍得越年轻漂



亮越好，所以也不好再说什么。

结婚照挂在新房里，不少亲朋好友看后，嘴上不说什么，心里都在嘀咕，脸上大都露出迷茫的神色。后来，还是女儿的一席话，使姚丽曼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

女儿看到照片后，一撇嘴，说：“妈妈，谁能认得出来那是你啊？如果光要年轻漂亮，干脆弄个明星照摆上，岂不是又好看又省事了嘛！”说得姚丽曼脸上发烧。

姚丽曼意识到影楼做得确实有点离谱，于是，她和丈夫一起去和影楼交涉，要求重拍。

影楼老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这是按你们的想法拍摄的，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也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把新娘拍得年轻漂亮有什么错？”

毕竟一套婚纱照要上万元，见双方协商无果，姚丽曼便以被告违约、照片质量不合格为由将“红玫瑰婚纱影楼”告上法庭，要求被告重新拍摄婚纱照，或者退款。

在法庭上，双方的矛盾焦点集中在对“年轻漂亮”的认识和解释上。

被告认为，他们按照新娘新郎的要求，将婚纱照里的人物拍得年轻漂亮，没有违反拍摄约定，所以没有过错；而原告认为，被告拍摄的照片，把新娘的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圆脸盘变成了瓜子脸等，使照片上的形象和本人相去甚远，一般人无法辨认，本人也不予认可，这样一来，婚纱照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最终，原告的主张被法庭认可，后经过调解，影楼同意为原告重新拍摄一套同样规格和价格的婚纱照。

律师点评：本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是：违约责任的承担。

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故事中的姚丽曼在与丈夫拍婚纱照时，虽然要求摄影师把自己的形象拍得越年轻漂亮越好，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姚丽曼本人形象的基础上。

由于摄影师对“年轻漂亮”的解释和理解存在歧义，从而导致了超越以姚丽曼“自身形象”为基准界限的结果，致使照片与本人形象完全不符，所以影楼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题图：丁德武）



本期话题：讼师的故事

讼师，以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状纸为职业的人，可以说是古代的律师。这一群体中，既有不择手段谋利的自私之徒，也有为民伸张正义的草根英雄。这一次，便为大家讲讲与讼师有关的故事。

讼师赌官帽

清末，广州讼界的把头姓马，如有别的讼师要来广州开业，必须得到他的许可。

有位从浙江来的牛讼师，自称刀笔精湛，要替人打官司。马讼师听说后十分恼怒，对他说："我有本事把总督头上的官帽取来，阁下如能完璧归赵，并得到总督大人的字据，便准你开业。"



这天，总督大人没有公事，穿便服在衙署中闲坐，此时抚院大人的亲随登上门来，说："刚才有个波斯国的珠宝商人，拿着猫眼儿到抚院来卖，我家大人说若跟总督大人冠上的那颗一样圆润就好了，所以差小的来向大人借去一比，马上送回。"说着呈上抚院大人的帖子。

那总督怎么会想到有人敢来骗他头上的官帽？随便看了眼帖子，便吩咐下人把帽子给他了。

谁知总督大人的官帽被借走后却迟迟不见归还，他感到奇怪，派人去问，却回说没有此事。这下总督大人发了火，下命令限期破案。

第三天，一名武官来到府中，向总督大人禀告："卑职是驻花县营房千总，听说大帅丢了帽子，率全营四出查访，今日午前幸而查获，现送来请大帅验看。"

总督忙把帽子抢过来，说："快快把那骗子押来，我要亲自审问！"

"遵命，只是请大帅收到帽子后写个收据给我，卑职回去好交差。"总督忙写了个帖子给他。

那千总接过帖子，出府上马狂奔。他哪里去什么花县，而是径直来到马讼师家门口，进去将总督的帖子往马讼师面前一丢：“帽子的收据来了！”

马讼师一看，见是总督的帖子，上面还有亲笔签字，笑着竖起大拇指：“老兄果然手段高明，佩服啊！你可以在这里开业了。”

计赚洋人

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国货过境，都要受到洋人管束。一天，洋人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帆船想闯过海关出海，立即开汽船追



了上去，跳上船后喝问道：“什么货？运到哪里去？”

一位中年客商拱手答道：“这是布匹，运往上海。”

洋人将手一伸：“可有税单？可曾报关？”

那客商慌了，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洋人打开顶上的几只麻袋检查，发现里面都是花花绿绿的绫罗绸缎，训道：“好大胆！违禁走私，统统给我扣了！”并说，按货价罚税银五百两，待交清罚款后再还货放行。客商说身边没带这么多银两，要回家去取。

第二天中午，客商如期交了罚款，并说：“船上货物被扣一夜，现请当众打开看过，免得你我两下有涉。”水警们上前，将麻袋打开一一交割，谁知顶上一排麻袋里仍然是绫罗绸缎，而其下所有的麻袋里竟全是纸片纸屑！

洋人正在惊疑中，那客商脸色一变，说道：“好呀，你们竟然将我的绸缎绫罗都换成了废纸碎屑，而仅仅在上面遮盖些原来的货物，真是可耻之极！”

洋人声辩道：“我堂堂海关，怎会看上你那点儿货物？一定是你事有预谋，讹诈海关！”

客商抓起一把纸片，高声说道：



“你仔细看看吧！”洋人定睛一看，坏了！这些纸片纸屑全是自己海关的用纸，印戳上都有海关名号。

民众得知此事后都极其愤怒，纷纷联名上书，要求官府秉公办理。官府慑于民愤，判海关洋人赔还客商钱物，洋人没法，只好乖乖照赔。

原来，那个客商是宁波镇海鼎鼎有名的讼师乐贤先生。他目睹清廷腐败，将海关主权拱手让给洋人，国货过境，都要受其百般刁难，决定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于是想出了一条妙计——关照在海关里做帮佣的一个中国人，把海关洋人每天办公后弃下的各种废纸屑偷偷地收拾起来交给他，几年来积攒了近百麻袋。然后，他假扮成商人，演出了上面这段戏。

保坝

秀才杨佟常帮助百姓打官司，仗义执言，大家都叫他“铁嘴杨佟”。有年发大水，运河水天天往上涨，扬州府不顾里下河一带数百万百姓的死活，打算开坝把水放到里下河来。这还了得？百姓纷纷向坝堤拥去，要把大坝保住。杨佟当然更急，闯在头里，硬是拦在了扬州府前面。

扬州府知道来者不善，问杨佟：“老头儿，你家有多少田地？”

杨佟说：“不多，三亩三分三厘三。”

扬州府又问：“一亩收多少稻子？”

杨佟回道：“有限，六斗六升六合六。”

扬州府想把杨佟打发走，于是说：“来来来，有你一家吃的穿的，你那三亩三分三厘三的六斗六升六合六全由我包下了。”

“口说无凭，请大人写一笔下来。”杨佟毫不让步，紧逼不放。

扬州府按杨佟的话，当下写了个凭据：里下河州县按亩赔贴稻子六斗六升六合六。

杨佟得意地一笑，马上将凭据拿到大庭广众下，高声念道：“众位听着，府台大人手谕：里下河州县按亩赔贴稻子六斗六升六合六。快向大人领粮去啊！”

“好啊！向府台大人要米去！”百姓呼声不断。府台晓得情况不妙，忙回道：“不，不是的……不开坝了！不开坝了！”

府台大人赔不起这么多的稻子，不敢开坝了，只好另想办法治水。坝保住了，里下河遍地黄金也保住了。据说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决定开坝，里下河的粮食连年丰收。

一字之差

朱辟虞是清代的一位讼师。这年，朱辟虞来到江西湖口县，在一家饭店吃饭时，听到店里人在议论着什么。原来，不久前有几条押送漕银进京的船只在湖口县被强盗打劫，总督得知后大怒，要湖口县限期破案，退回银饷，交出人犯。他声言，到时如未破案，就发兵铲平湖口，满城官绅百姓休想活命。

消息传来，湖口县令急得六神无主。他一面派人四处查巡银饷下落，一面召集绅士、生员们一起商议，向皇帝上书，请求万岁爷降恩，但不知如何落笔才好。

此时，朱辟虞对店家说："你不妨去禀告县太爷，把呈文给我看看，也许能解此危难。"



店家听他好大的口气，不禁上下打量他一番，心想：此人身穿粗布长衫，平平常常一百姓，会有这个本事吗？不过还是赔着笑脸说："客官稍候，我去去就来，但愿你是湖口父老的救星。"

没多久，店家真的把县衙的师爷找来了。师爷掏出呈文给朱辟虞过目，朱辟虞看罢，说："一字之差矣。"提起笔在呈文上写了一笔，然后递给师爷。

师爷莫名其妙，接过呈文字字细看，发现原来的"漕银在湖口为强人所劫，如咎罪于湖口子民百姓，实为欠妥，乞望万岁明察"改为了"漕银在湖中为强人所劫，如咎罪于湖口子民百姓……"

师爷拍案叫绝："有救了，湖口有救了！你这一字值万金哪，多谢多谢！"

店里的人们听到了师爷的话，都感动得流泪了。

先生斗财主

清末，村中有一讼师姓尚名福，此人睿智博学、道德高尚、济弱扶贫，并精通大清律法。每逢



富人与穷人发生纠纷之时，他总是尽力为穷人开脱，在民众中威望极高，大家皆以先生相称。

一年冬天，一牧羊人的羊不小心吃了财主的麦苗。财主气急败坏，请尚福先生书写状纸，将牧羊人告到县衙。

县官升堂，衙役递上状纸，上面写道：“羊吃麦苗，四蹄蹬刨，一口一墩，连根带苗。”

县官见状纸写得明白，即命衙役带牧羊人上堂，牧羊人得知消息，非常惊慌，也找到尚福先生书写答辩状。牧羊人上堂递上状纸，县官展开，见上面写道：“三九寒天，地冻如砖，钢镬不入，羊嘴怎餐。”

最后，县官判牧羊人无罪，财主诬告，掌嘴二十。

大清律规定，追究败诉方书写诉状之罪责，所以，讼师认为可能败诉的案件，一般不予书写。

因尚福先生屡为穷人开脱，引起财主忿恨，财主谋划出一个陷害尚福先生之计。次日，财主托尚福先生一个远房亲戚来写诉状，尚福先生将计就计，欣然应承，于三伏天穿上皮袄，戴上皮帽，到高粱地里面，点上灯笼，写成诉状。

后财主败诉，供出诉状乃尚福先生所写，县官请尚福先生上堂对质。财主将书写情形描述后，不等尚福先生答辩，县官即判道：“你说先生三伏天如此穿戴，大白天点灯，纯属一派胡言，重打二十大板，退堂！”

刀笔讼师

古时有个强盗，因抢劫被逮送官府，按刑律要判死刑，于是，他家里的人用重金请了一位讼师帮忙。

那讼师见状纸上有“该盗大门而入，白昼行劫”几个字，便冷笑道：“有了，有了。”于是提笔在状纸上添了一点，并在衙堂之上为强盗辩护。

你知道那狡猾讼师改了案卷上的哪个字？在衙堂之上又是怎样为强盗辩护的吗？

刀笔讼师将“该盗大门而入，白昼行劫”中的“大”字添上一点，改为“犬”字，并在公堂之上为强盗辩护道：“原状写明，犯人自犬门而入，犬门者，狗洞也，故该犯称不上强盗，只能是个小偷而已，焉有死罪？”

县令一看案卷，发现果真如讼师所言，于是从轻发落，将斩首改判为牢禁五年。



指痕改字

杨瑟岩是明末清初江南四大名讼师之一。

这天，孤寡老人张老三想卖掉两间房屋，市场价格一百两银。地主王恶霸想买这两间房子，但只愿出五十两银，并说："不卖也得卖！"

张老三找杨瑟岩出主意，杨瑟岩要他先依顺王恶霸。

次日，王恶霸听说张老三肯卖房，就请来了杨瑟岩做中保。杨瑟岩当场写下契约一份："兹有张老三自愿卖房两间，上卖椽子、大梁和砖瓦，下卖地基。议价五十两银。口说无凭，立下此据作证。"双方签字画押，钱物两清。

四个月后，张老三找到王恶霸，要他拆房，腾出地基。王恶霸一听火冒三丈，马上拿出契约找杨瑟岩作证。

杨瑟岩慢条斯理地念契约，王恶霸一听不对，签约时的"下卖地基"怎么变成了"不卖地基"？夺过契约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不卖地基"。王恶霸哑口无言，只得又付出五十两银子买下地基。

事后，张老三问杨瑟岩，这字怎么会变？杨瑟岩笑了笑，伸出左手大拇指，老人这才醒悟。原来，杨瑟岩写契约前，在左手大拇指押上浅浅一层墨汁，待到接过凭证后，在"下"字上轻轻一按，就变成了"不"字。

移花接木

苏州有个讼师叫陈社甫，他的同乡王某家道富裕，但生性怯懦。有个寡妇曾经向王某乞贷，但时隔很久仍未归还，王某就把寡妇叫来，斥责了一顿。没想到寡妇羞愧难当，半夜来到王家门前投缳身亡了。当晚雷雨大作，因而无人察觉，天亮才发现。

事后，王某十分害怕，就找陈社甫求救。陈社甫说："我为你出个主意，保管你没事。"他让王某赶快为寡妇换了一双干净的鞋，又撤去垫脚的砖，然后写下讼词。

讼词中有两句可谓点睛之笔："八尺门高，一女焉能独缢？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意思是说，一个弱女子，如何能一个人在那么高的地方自尽？更何况，夜里本来下着雨，为何这个女子的鞋子上却没有泥巴？

最终，县官认为被害方"移尸图害"，仅判王某赔具棺材了事。

（**本栏插图**：陆小弟）

算命界有本秘籍叫《江湖金口诀》，里面说“无星不响，无尖不长”，什么意思呢？所谓“星”，是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推测对方心理的能力；“尖”则是指“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的功夫。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可谓对此理论有独到的体会！

瞎子神算

□王永坤



1.扶摇直上

民国初年，徐州有个姓皮的瞎子，开了家名叫“释玄斋”的算命馆。皮瞎子虽不能做到眼观六路，却能做到耳听十八方，大事小事全知晓。偌大的徐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遇到为难之事总喜欢到释玄斋打卦问个吉凶，就连当时坐镇徐州的大帅张勋也听说了皮瞎子的名头。

这年夏天，张勋要带兵进北京，调停什么“府院之争”。北上前，张勋杀气腾腾地来到释玄斋，要皮瞎子为他打个卦。一番掐算之后，皮瞎子对张勋拱拱手：“恭喜大帅，您此番北上，必封王！”

张勋被戳中心病，面色一动，追问道：“封什么王呢？”

“不是一字并肩王，便是二字立地王！”皮瞎子说得斩钉截铁。

张勋心中大喜，却一声冷笑，拔出战刀，“当啷”一声往皮瞎子面前一摆，厉声道：“好，本帅就把这把刀当作卦资——若是你算得准，本帅就命人奉上一千块大洋来赎；若是不准，就用这把刀将你就地正法！”

张勋带兵来到北京，并非调停“府院之争”，而是直入皇宫，请出了宣统皇帝复辟登基。宣统喜出望外，封张勋为忠勇亲王。消息传到徐州，大帅府的留守官立马给释玄斋送来了白花花的一千块大洋！

左邻右舍齐向皮瞎子道贺，皮瞎子却手摆得似风吹荷叶，神秘地对众人悄声道：“张大帅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他此番进京不是封王，而是发疯而亡，不是被杀头就是成囚犯！‘一字并肩王’指的是杀头，杀了头不是两肩并成‘一’字了吗？‘二字立地王’则是指囚犯——额头为天，下巴为地，两块枷板立于下巴，岂不是个‘二字立地’？”众人听了，无不骇得目瞪口呆。



果然，过了没几日，又从京城传来消息，宣统复辟遭到了反对，辫子兵被消灭，成了光杆司令的张勋被全国通缉，只得躲到荷兰大使馆避难，与囚犯无异！这下，人们无不对皮瞎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神算。

耳听着人们的恭维，皮瞎子好不得意，肚里暗笑：这几年，来释玄斋的达官贵宦们常常议论国事，自己不动声色全听入耳中——大清朝玩完六年了，张勋和他的兵丁仍留着大辫子，以示忠于大清，若是有了进京的机会，还有不搞投机复辟、弄个王爷当当的？不过，复辟毕竟不得人心，张勋进京前来算卦，说明他本人也心中没底，而自己那一番模棱两可、一话两解的断语，既落了大洋，又博得美名，快哉快哉！

听说皮瞎子发了大财，自然便有不少瞎眼的“同行”慕名而来，要拜他为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更何况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算命玄术。皮瞎子当然不会干这傻事，便声言自己只收“先天瞎”为徒，绝不收“后天瞎”，因为后天瞎曾见过世面，额头上那一只能悟出天机的“天眼”便自动关闭了。这一招高，几乎把全数的瞎子拒之门外——那年月，人们都穷得吃不上饭，“先天瞎”一生下来就被扔弃到乱葬岗子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个姓魏的瞎子，真真切切是先天瞎，天天赖在释玄斋死磨烂缠。皮瞎子没办法，欺哄他道：“也罢也罢，你不就是想发财吗？我可以为你指点个发财的门路。你沿津浦铁路坐火车到南京，买来手电筒回徐州贩卖，包你发大财！”

“津浦铁路在哪儿？火车怎么坐？手电筒又是什么玩意儿？”魏瞎子一头雾水。当时，津浦铁路刚通车，手电筒是才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皮瞎子也是从前来算命的时髦人物口中听说这些名词的，并不比魏瞎子懂多少，他只知道南京远在千里之外，手电筒的功能大致和照明的灯笼差不多。

俗话说“瞎子点灯白费蜡”，瞎子卖手电筒更是笑话，岂能发什么财？只不过是把魏瞎子能忽悠多远是多远而已！当下，皮瞎子板起脸，训斥魏瞎子道：“鼻子下面一张嘴，你不会问吗？”脸一扭，再也不理会他了。

魏瞎子倒是对皮瞎子的话坚信不疑，费尽口舌，摸爬滚打，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还真的从徐州坐上火车，到南京贩来了两大包手电筒。

瞎子居然卖照明用的手电筒，这事无异于活广告，整个徐州轰动一时。而且，手电筒确实比灯笼管用多了，一时间，魏瞎子的手电筒供不应求。一回生，二回熟，魏瞎子便一趟又一趟跑往南京进货。渐渐地，魏瞎子有了门路，头脑也开了窍，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开了间天成百货公司，红火得不得了。

此事传扬开来，人们更是把皮瞎子当成了“神算”。而皮瞎子却大惑不解——这才真叫瞎猫逮住活耗子，运气好得一塌糊涂！

2.不速之客

仗着腰包里的大洋多，皮瞎子千挑万选，娶了个漂亮又贤惠的媳妇。媳妇名叫王小玉，娘家在车站街开了间卖丧葬用品的香烛店，只因家境贫寒才被父亲硬塞给皮瞎子为妻的。

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赞媳妇千好万好，皮瞎子起先心里美滋

滋的，但日子长了，他心里老是敲小鼓——看来小玉实在是块“美玉”，定会有欺自己眼瞎的男人眉来眼去地勾引她，而小玉本就是极不情愿嫁给自己的，难保她不生外心。知人知面难知心，更何况自己一个瞎子，连“知人知面”都难做到！怎样才能知晓媳妇是否有外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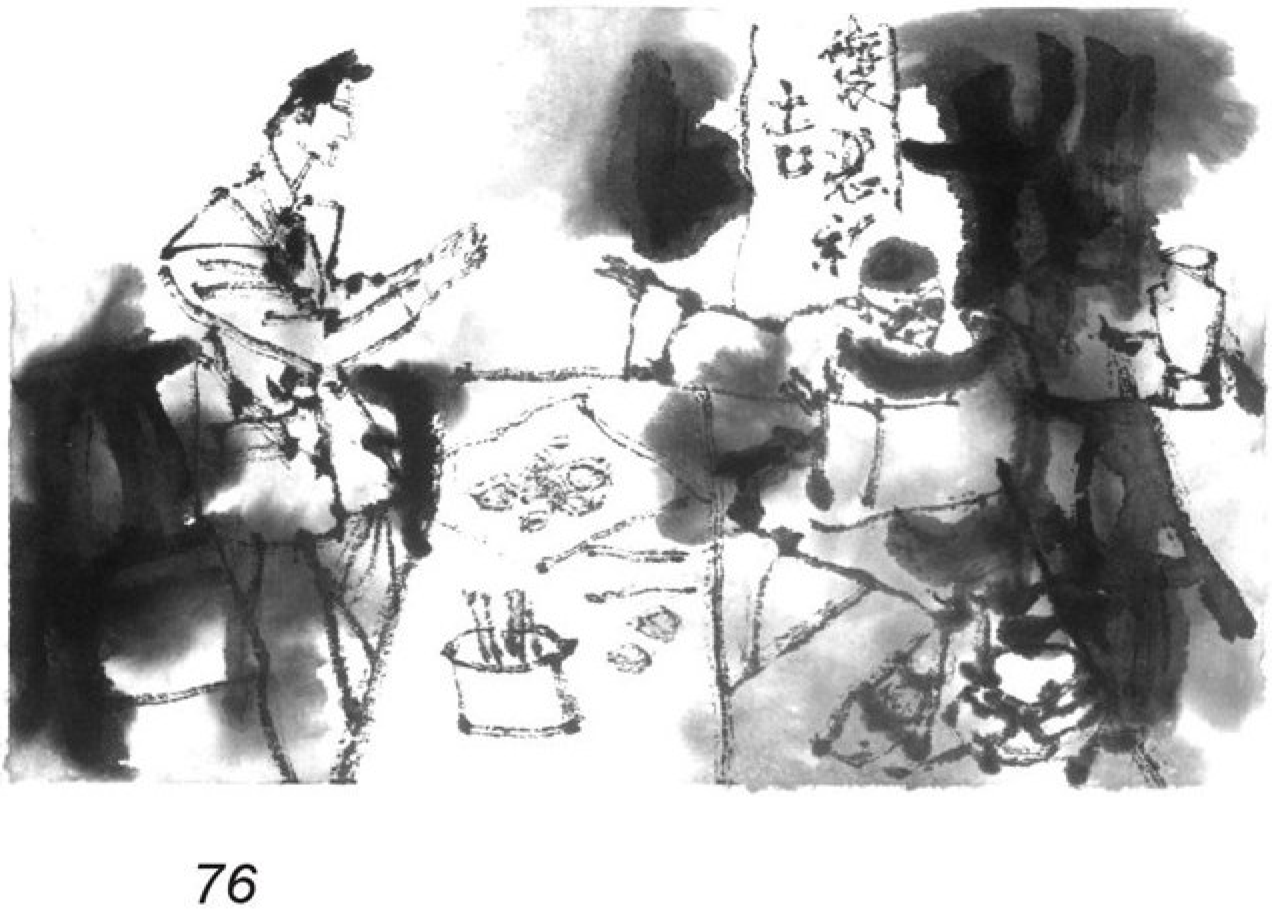
这天傍晚，皮瞎子正要关门，只听随着一阵微风，最后一个顾客挤进门来。皮瞎子心里一咯噔：此人举动如此诡秘，恐怕不是正路之人！

一番三套两问，皮瞎子终于断定出来客的身份——此人乃是名扬周边四省八县的窃贼“小神手”！据说此人偷盗手法极快，没有他不得手的东西，尤其善偷官府及大户人家女眷穿戴的金银首饰。

千不该万不该，小神手把手伸向了徐州镇守使的府里，把镇守使三姨太手腕上的玉镯子给掳跑了。镇守使勃然大怒，严令保安团长限期将小神手捉拿归案，不然就地将其免职。

保安团长岂敢怠慢，组织缉拿队进行全城大搜捕，誓要把小神手捉住千刀万剐不可！追捕之下，小神手无路可逃，便趁天黑摸到释玄斋，求皮瞎子给自己指点一条生路。

自然，全城捉拿小神手这样的消息早传到皮瞎子耳朵里了。听人描述，小神手是个英俊小生，而如今通过对话又了解到他是个油嘴滑舌之人，由此可知，小神手善偷女眷们的金银首饰别无他术，只不过是仗着一张小白脸和能说会道的嘴巴，哄得那些寂寞难耐的女眷们钟情于他，心甘情愿把金银首饰送给他作定情物而已。可笑镇守使是个睁眼瞎，还满世界张扬自己三姨太红杏出墙的丑事！



摸清了小神手的底牌，皮瞎子故意拿腔拿



调，一再推脱，不愿为小神手打卦，直到小神手把包括那件玉镯子在内的金银首饰都双手奉上，才一声长叹：“也罢也罢，本师就为你破例一回。”

这时，不知咋的，皮瞎子心中的那面小鼓又“咚咚咚”地敲了起来，他一番沉吟，对小神手道：“你命犯煞星，晦运当头，将有杀身之祸。不过，本师尚可作法以破除你的煞气，让你逢凶化吉，只是作法时需要一件至阴衣物，你须在三天之内亲手拿来。”

“一件什么样的至阴衣物？只要不出徐州城，我定可手到擒来。”小神手急切地道。

皮瞎子煞有介事地说：“人身上阴气最重的衣物莫过于女人的贴身内衣……”

“哦，原来大师让我偷一件女人的贴身内衣来，这个太容易了。”小神手道。

“不是你随便偷来哪个女人的贴身内衣就成的。人间至阴之家莫过于卖阴间鬼神用品的香烛店，因此香烛店里的女人所穿的贴身内衣才能称得上是至阴衣物。而根据你的生辰八字和劫数，你须由此向东南方向、大致三里远的地方去寻找一家香烛店……”皮瞎子细细指点道。小神手终于明白该怎么做了，拱手而去。

小神手走后，皮瞎子心里恰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别提多不是滋味了！他给小神手指点的这家香烛店，不是别家，正是他的老岳丈家，而如今在老岳丈家，只有一个女人，就是走娘家帮助父亲料理几天家务的王小玉。也就是说，皮瞎子是在指使小神手去偷自己女人的贴身内衣——如果小神手能很快偷来王小玉的贴身内衣，那就说明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3.巧设连环

三天后，小神手拎着一件女人的贴身内衣，如期而至。皮瞎子接过后手一捻，顿时“轰”的一声头大了：凭手感，这件内衣确实就是王小玉的贴身内衣，他再熟稔不过的！好半天，皮瞎子才强自镇定下来，问小神手是如何将这件至阴衣物弄到手的。

小神手“嘻嘻”一笑：“我花了两天时间踩点，发现这家香烛店没别的女人，只有一个年轻小媳妇，那小媳妇独居一室，白天为老父亲洗衣做饭，只在傍晚掌灯时才到店里帮忙上门板。昨天傍晚，小媳妇正要上门板，我一步跨进店里，说

要买两把香。小媳妇把香递给我，我却故意手一抖，香掉在了地上。我忙低头弯腰捡香，趁机把一只笼在袖口里的‘洋辣子’扔在了小媳妇的绣花鞋上，那洋辣子便顺着小媳妇的脚脖儿往上爬。嘻嘻，不知大师您知晓不知晓什么是洋辣子，这桑树上长的毛毛虫刺好多，一沾人内衣便会吐毒液，让人又刺痒又酸疼……不一会儿，就见那小媳妇跺脚抖腿，眼噙泪花，分明是难以忍受了。待我一离店，身后的门板便砰地关上了，哈哈！”

皮瞎子眨眨眼睛，有点明白了：王小玉定然忍受不了洋辣子的毒液，关了店门回房后就要脱换内衣的。只是，小神手又如何将那内衣弄到手的呢？难道……难道他夜里钻进了王小玉的房间里？皮瞎子紧张得一颗心吊在了嗓子眼儿。

却听小神手又得意地道：“今天一大早，我又扮作磨刀师傅，刚来到香烛店门口一吆喝，那小媳妇便红肿着眼泡探出头来，让我进院磨刀，说她家的菜刀不知怎么崩了几个大口子。实不相瞒，是我昨夜翻墙摸到她家厨房把菜刀崩坏的，就是为了让她把我这个磨刀师傅领进院来到水池旁——因为在走街串巷的匠人中，只有需要使水的磨刀匠才有资格进家院。一进院，我就看到水池旁一堆待洗的衣服中有件女人贴身内衣，嘿嘿，趁小媳妇一个不注意，我便把这件至阴衣物给卷来了！”

皮瞎子长出了一口气：原来如此！但他心中依旧疑云难消：天晓得这个油嘴滑舌的小神手说的是真是假！

至阴衣物偷来了，小神手便一再向皮瞎子追问逢凶化吉的法子。皮瞎子装模作样地在至阴衣物上贴了一张鬼画符，然后一本正经地掐着手道：“你八字阴煞太重，好在本师如今已为你破了一道煞气，又幸亏你月建能合化金火，而西方属金，你今日可从西城门出城！”

小神手一听愕然：“大师有所不知，西城门的守门官是个大胡子，他是保安团的副团长。我曾悄悄地观察过这几个守门官，就数这西城门的大胡子盘查最严，每有人出城他都眼瞪得似铜铃，打量半天。难道我出城门时，他会变成睁眼瞎？”

皮瞎子摆摆手：“让你走西城门你就走西城门，保管你平安无事！”随又故作大度地将那一堆金银首饰往小神手面前一推，“信人不疑，疑人不信。你若信不过本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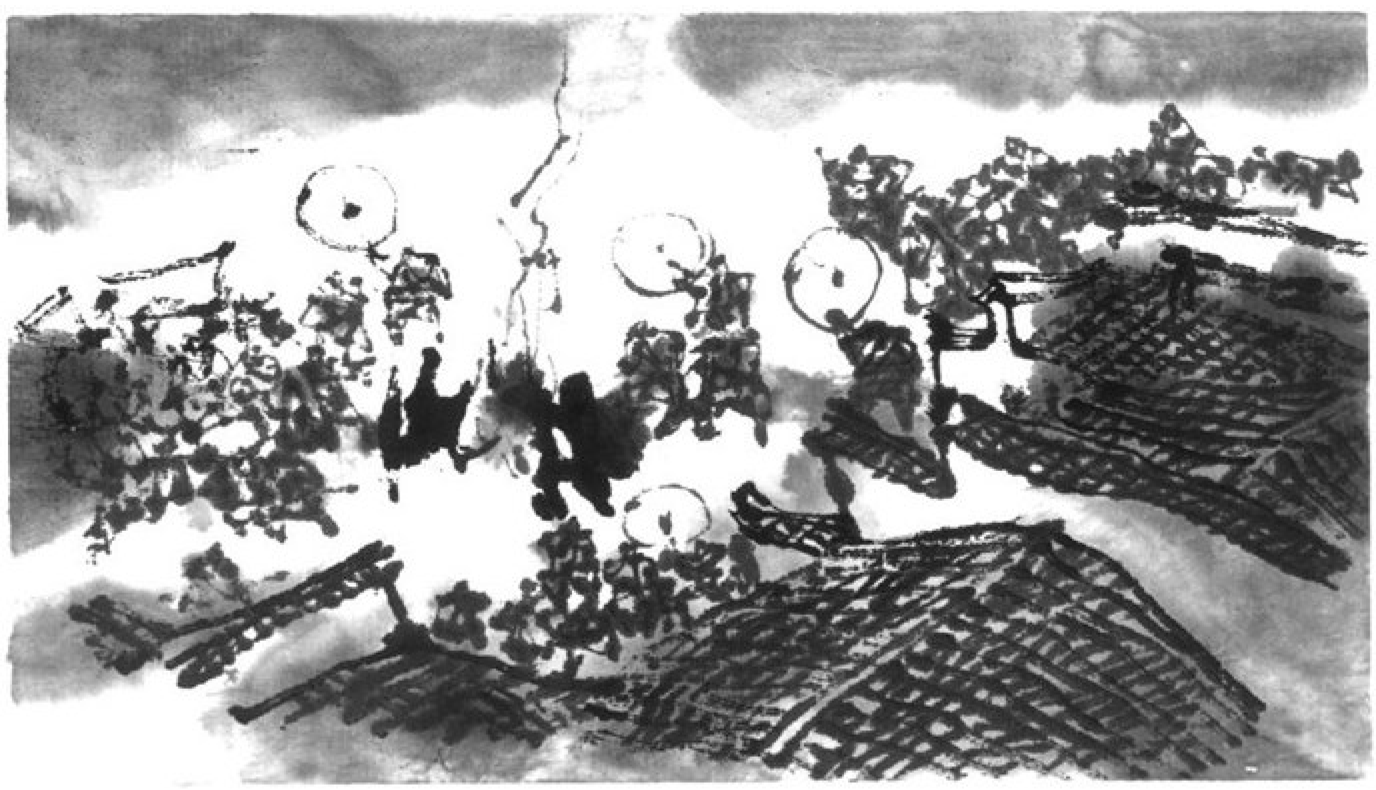
尽可将这些东西拿回去。”

话说到这个份上，小神手只能唯唯诺诺了。

皮瞎子又面色凝重地道：“不过，你出了徐州城，并不意味着你的凶煞就完全化解了。你还要立即再往徐州西北方向走五十里，找个稳妥地方住上三七二十一天，这二十一天内平平安安不出意外，才能免除千刀万剐之厄。一切全看你的造化了！去罢去罢。”言毕挥挥手，将小神手赶出了释玄斋。

无奈之下，小神手只得硬着头皮往西城门闯去。嘿，也别说，那大胡子瞟了小神手两眼，居然面露喜色，挥挥手放行了！旁边一个守门兵丁还要揪住小神手细看，反被大胡子劈手打了个大嘴巴。

小神手喜不自禁，顿时将皮瞎子奉若神明——真不愧是神算啊！当下不再犹豫，向西北方向赶去，走出五十里后，只见一座大村寨耸立眼前。这个村寨叫苏家寨，地处三不管之地，寨墙高大，本来就是人们躲避乱兵游匪的好地方，小神手当即进寨找了个小客店住了下来。



让小神手想不到的是，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出城，全在皮瞎子的“算计”之中：那个大胡子副团长是个官迷，整日想着把自己的这个“副”字摘掉，曾好几次到释玄斋，让皮瞎子算算他的官运。皮瞎子总忽悠他是罗堠星当头，只有罗堠星退位，他才能进位。大胡子对号入座，自然把保安团长这个顶头上司看作“罗堠星”。这次捉拿小神手，大胡子感到扳倒“罗堠星”的机会来了，天天盼着小神手逃出城去从而团长被免职，自己取而代之，所以一见小神手岂有不放行之理？

然而，更让小神手想不到的是，皮瞎子还设了一个连环套，在苏家寨挖了一个大陷坑等着他呢！

当时，在徐州附近活跃着一伙土匪，以北芒山为老巢，坐第一把交椅的家伙姓彭，自称“彭三大王”。今年年成不好闹粮荒，几乎各村寨的老百姓都外出逃荒要饭，北芒山也缺粮，彭三大王他们到其他村寨抢粮，却都空手而回。听人说徐州城里有个皮瞎子，是个神算，彭三大王一拍脑袋，派手下管钱粮的粮台先生化装进城，不惜破费三百块大洋向皮瞎子请教哪个村寨有粮食。

皮瞎子是何等人？一揣摩粮台先生的动势和来意，便猜知他是个土匪，又在东拉西扯之中弄清楚了他是彭三大王的属下。看在三百块大洋的面子上，皮瞎子便为那粮台先生指了个路径：苏家寨有粮食！并为他们选了个抢掠苏家寨的“良辰吉日”。

这些日子，皮瞎子常听四面八方来算卦的人闲谈，说苏家寨没有外出逃荒要饭的，当下便明白了苏家寨定有度荒粮。另外，皮瞎子还深知彭三大王抢掠村寨时有个独特习惯——将村民们集中起来，然后从中找一个出众人物，当众剥皮，以威吓村民们快速交粮交物，这一招叫“剥鸡骇猴”！小神手来自徐州城，衣着相貌自然比乡下老农风光抢眼，到时候彭三大王定然拿他当“鸡”剥。哼，这小子偷来了王小玉的贴身内衣，毕竟是不明不白的事，活该把他千刀万剐！

4.谁说了算

只说小神手在苏家寨“避灾”，起先挺逍遥，不承想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突然枪声大作，彭三大王他们攻破了寨墙，将寨子中的男女老少全赶到打麦场上，燃起熊熊篝火，篝火前扎上一个铁马架，说要从人群中揪出一个人，吊在铁马架上当“鸡”剥。

彭三大王眼一扫，目光立马停留在了一个身材高挑、西装革履的帅气小伙子身上。这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小神手！小神手吓坏了：天啊，皮瞎子算得真准，自己千逃万逃，还是没能逃出这场杀身之祸。反正怎么都是个死，倒不如来个痛快的！他当下心一横，右手往怀里一掏，掏出把防身用的牛耳尖刀，一扬手高高举起，就要往心窝上扎。

彭三大王眼疾手快，手枪一举，“叭”一枪打在小神手的手腕上，牛耳尖刀落了地。几个小喽啰一拥而上，将小神手按倒在地。

小神手边挣扎边冲彭三大王大叫：“早有人算定了你要将我千刀

万剐，不过，我认死不认命，自个儿了断还不行吗？”

彭三大王听小神手这话说得煞是古怪，牛眼一瞪：“什么？早有人算定了老子要将你千刀万剐？老子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老子让你死你才能死，老子不让你死，你想死也不成！”说罢，枪一挥命令小喽啰，“把这小子带到山上去，老子要细细审问，看看到底是谁敢当老子的生杀大权的！”最终，土匪们从苏家寨抢了不少度荒粮，押着小神手满载而归。

到了老巢，听了小神手一番述说，老谋深算的彭三大王眨眨眼，全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全是皮瞎子捣的鬼！他对小神手摆摆手道：“你是个贼，同本大王也算是同道了。皮瞎子算你难逃杀身之祸，老子偏不让你死！老子要把皮瞎子带过来，让他明白你的命是谁说了算！”当下便派粮台先生带着几个喽啰再去徐州，夜里翻墙进入释玄斋，将皮瞎子用麻袋装了，扛入山寨大厅。

耳听彭三大王的呼喝和小神手的指证，皮瞎子不用掐算也知道自己此番凶多吉少，只怕难以活着下山了！但他煮熟的鸭子嘴硬，指着小神手故作一声长叹道：“其人当初来释玄斋时，本瞎子就不愿为他算命释厄——他是七杀星命，乃是世界上最硬的命，命数跟他相克的人会被他克死。本人属于破军星命，恰与他的星命相克，今日果不其然，他能活命本瞎子就得死，也是本人命中注定有此大劫……”

彭三大王狞笑道：“皮瞎子，凡上我北芒山的，除本大王破例开恩，就没有活着下山的，你自知你的死期到了，何必啰里啰嗦地巧辩？本大王今日请你来，只是让你



算一算你一生中的最后一卦——你的死期到底是哪一天？”

皮瞎子面如死灰，强打精神伸出三根手指头道：“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最迟是后天。”

彭三大王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休再耍嘴皮子忽悠人了，一个月后，一准用你的人头祭旗！你的命，老子说了算。”言毕，命人将皮瞎子关入死牢，又将小神手放下了山。

就在皮瞎子闭目等死的时候，徐州的保安团突然在一个夜里摸上山来，一番激战之后，土匪死伤遍地，连彭三大王也被活捉了。原来，小神手一进一出北芒山，对入山路径暗记在心，下山后直奔徐州保安团投案自首，并献上自己画的北芒山地形图——自感走投无路的小神手决定戴罪立功，乞求官府放自己一条生路。而新上任的保安团长不是别人，正是大胡子！大胡子一见助自己升官的“吉星”投案自首，自然要报恩，当即赦免了小神手，带领保安团人马，由小神手带路，夜袭北芒山。

皮瞎子死中得生，又回到了释玄斋，本是深感侥幸，然而刚过了两天，一队警察查封了释玄斋，并将皮瞎子抓进了警局审讯。

原来，根据彭三大王的招供，土匪们杀人放火、掳掠苏家寨，全是受了皮瞎子的指点。皮瞎子犯了通匪之罪，依律应同彭三大王他们一起，绑赴刑场吃颗“黑枣”！

为保住脑袋，皮瞎子倾家荡产，将自己多年来算命的积蓄全拿出来打点官府，最后连释玄斋也卖了，总算洗脱了死罪，蹲了十几年黑牢后才出了狱。只是此时王小玉早已弃皮瞎子远去，令他掰着手指头天天算也算不出她的下落！

经此大变，没谁再相信吃里爬外的皮瞎子了。幸而魏瞎子是个念旧情的仁义之人，把他接到天成百货公司，收拾了一间屋子让他住下来，对他一日三餐管饱、四季衣物不缺，使他的残生倒也算有了着落。

至于小神手，由于右手已断，再也干不了“三只手”，终于改邪归正，在徐州车站前开了一家拉面馆，日久天长，他的单手拉面功夫成了徐州城一绝，小生意挺兴隆。而在拉面馆为他打下手招呼客人的，是一个俊俏小媳妇。不少人惊奇地认出，这不是“神算”皮瞎子的媳妇王小玉吗？她和小神手到底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几番询问，他们二人只笑而不言……

（题图、插图：黄全昌）

那是一个战火频仍的年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性闪耀的年代，也是一个信仰崩塌的年代。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但心怀理想、坚守大义的那个，一定可以坚持到最后……



三只眼

□刘　军

1 ·死里逃生

抗日战争时期，陈松年是梅县国民革命军 152 团一连的连长，会使大刀、飞蝗石，人称陈二绝。

这天，他们团在大洪山脚下遭遇日军，愤怒的陈松年先是接连击毙两名日军，后又拔出背后的大刀，冲入敌方队伍中挥刀砍杀。突然，一个炮弹在陈松年身边爆炸，气浪将他冲出了五六米。倒地后，陈松年在迷迷糊糊中看到，不断有人倒下，四周的一切都是血红色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陈松年醒了过来，他推开压在身上的死尸，尝试着站起来，却感到腰部有些疼痛，用手一摸全是血，他连忙撕下一块布，包住了伤口。空气中散发出血腥气和焦糊味，四周死一般寂静。陈松年站起身，心里不断地发问：自己的队伍到底去了哪里？

突然，“哎……”极轻的一声，钻进陈松年的耳朵，他立刻紧握大刀走近发出声音的地方，猛地一脚踢开两具尸体，举刀就砍。就在大刀落下的时候，这人大叫：“别、别，连长，是我，我是二蛋。”

二蛋是陈松年两年前招的兵，

两人关系不错。原来，在战斗中，二蛋被炸伤了后背，当场晕了过去。

见自己还有兄弟活着，陈松年喜出望外，一把扶起二蛋，扯下一块布替他包扎好伤口。二蛋边呻吟边苦笑着说：“连长，没想到阎王还不想收我们做女婿。”

陈松年笑骂道：“臭小子，成天就想着找媳妇！先坐会儿，我看看还有没有兄弟活着。”

在死人堆里，陈松年来回找寻了三遍，都一无所获。他从地上散落的背包里找到几盒罐头，回到二蛋身边，长叹道：“看样子咱们团吃了败仗，死了不少人，我们连只怕也死了三四十人。”想起和兄弟们一起训练、一起杀敌的情景，陈松年心里一阵悲伤。过了一会儿，他将手里的罐头撬开，递给二蛋。很快，两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几盒罐头。

两人都是些皮外伤，休息了一会儿后都觉得没有大碍了，就想着赶紧去找队伍。陈松年记得队伍本来是开往大洪山南边的沙河县休整，结果在途中遭遇了敌人，随即扶起二蛋向南而行。二蛋就是大洪山里长大的，一路上说起了大洪山的情况。

这大洪山方圆八百里，山势险峻，路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当地流传着一句话：“百条沟，千道涧，一脚踏错处处险，千险万险抵不上三只眼。”

二蛋说起这句话时，陈松年来了兴趣，不知道这“三只眼”指的是什么。看陈松年听得起劲，二蛋又接着解释。

“三只眼”说的是大洪山的土匪头子徐天奎，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多岁，可当地人都称他为三眼奎爷。徐天奎十岁那年，不知什么原因家里突遭变故，父亲惨死、母亲失踪，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整天混迹在大洪山。后来，他纠集了一帮人打家劫舍、欺男霸女，专干欺负穷苦百姓的事。

不知不觉中，两人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看着路口，陈松年发了愁，要是走错了路，在山里一转好几天，就很难赶上部队了。谁知，身旁的二蛋笑嘻嘻地说：“这三个路口，中间的是通往山顶的，不能走；右边的，到沙河县得多走两天的路程；应该走左边。”

在走了一会儿后，陈松年听到身边的树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扭头一看，却什么也没看到。

二蛋说：“连长，没什么，估



计是松鼠、猴子什么的，山里这些动物多得是。”

此后，一路上不断地遇到岔路口，起初二蛋还说明各个路口通往哪里，到了后来，他径直在前面带路，并不细说了。陈松年急着与部队会合，也不多问。连走八个岔路口后，他感觉似乎有几双眼睛盯着他们，可一回头什么也没有。

2. 与猴过招

走了半天后，陈松年有些疲倦，正打算休息，突然，从三面传来几声催促声：“快！快！别让他们给跑了。”陈松年心说，莫非遇上土匪了？随即手里暗捏几块飞蝗石。

很快，二十多名身穿青布衣服的汉子端着枪围了过来。陈松年捏准飞蝗石，正要发力打左侧的两人，为首的一人远远喊道：“可是陈二绝陈长官？”

陈松年一惊，这人怎么会认识自己？只见此人左眼戴着黑色眼罩，右眼凶光暗露，一身灰色绸缎穿得丝光水滑，陈松年猜测他定是二蛋所说的土匪头子徐天奎。

陈松年凛然说道：“不错，我正是陈二绝，不知道徐寨主怎么会认识在下？”

“哈哈……”徐天奎仰天一笑，粗声粗气地说，“假斯文的话，老子不会说，听说你有些本事，今天倒要试试。”

陈松年心想，既然已经被困，只有寻找机会脱身，先听听徐天奎怎么说。

徐天奎用手一指身旁的瘦个子，说：“这小子会几招三脚猫功夫，只要你的石头能砸到他，我就放了你。”话音刚落，瘦个子几个跳跃蹿了过来，当头就是一拳。陈松年向左一闪，刚要打出石头，瘦个子已经跃到面前，连着就是三拳，陈松年低头避过，突然，感觉背上一轻，原来，大刀被夺走了。

陈松年暗想：瘦个子不断地贴身近打，自己根本无暇打出飞蝗石。这一想，手上就慢了，瘦个子又连着踢出几脚，逼得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得连连后退。

突然，陈松年感到背部抵住了一棵树，当即借树向右一闪，躲过了瘦个子的几拳，随即身子一矮，向右就地滚出了几圈，一块飞蝗石打了过去。只听到“啊……”的一声，瘦个子向后倒去，原来，飞蝗石打中了他的腰。

此时，徐天奎脸色铁青，鼻子冷冷地哼了一声，缓缓说道：“倒还有些本事，你可以走，把你的兄

弟留下。”说着命人上前，钳住了二蛋的胳膊。

陈松年说：“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么一招，说吧，还想要我跟谁比？”

徐天奎冷冷一笑：“陈长官真是个聪明人，只要你能胜过这个畜生，我就放你们走。”这时，一名男子牵出一只猴子，刚一松手，猴子就在树林间上下跳跃，由于脖子上系着一根细长的链子，猴子并不能跑远。

看了这情景，陈松年倒吸了一口气，这猴子比刚才的瘦个子灵活十倍，当你看清它的位置，待要发石时，它却早已跳到别的树上了，哪里打得着。



只听到徐天奎一声口哨，猴子闪电般地连跳五棵树，纵身向陈松年扑来，当头就是两爪。陈松年侧身一闪，刚要踢出一脚，那猴爪子又到了，陈松年向后纵身一跳，哪知这猴子竟然跟着跃了过来，张嘴就咬，尖利的牙齿甚是凌厉，竟然将陈松年的衣服撕扯下一块。

陈松年暗暗吃惊，向后连跳三下，挥手打出一块飞蝗石，石头从猴子头边穿过，威力极大，惊得猴子向右边蹿开了几米，趁着这个空隙，陈松年又打出一块飞蝗石，“嗖”的一声，猴子飞身上树，离得又远了几米。

一人一猴斗得异常激烈，陈松年几次差点落败，吓得二蛋差点叫出声来。而此时，在远处观看的徐天奎却是一副鄙夷的神态，他身旁的人不断嬉笑，跟看猴把戏似的。

猴子还在四处跳跃，陈松年暗暗着急，要是连个畜生都打不中，还真对不起自己“二绝”的名号，让徐天奎小瞧了。

接连打出两块飞蝗石后，猴子连跳几棵树都躲了过去。慢慢地，

陈松年看出这猴子总是顺着一个方向跳跃，他当即看准方位，朝猴子即将跳到的位置打去，眼看着就要打中，哪知一声口哨响起，猴子竟然扭身朝后跳了过去，躲过了石头。

徐天奎鼻子里“哼”了一声，暗想：这人在飞蝗石上号称一绝，看来也不过如此。正要出言讥讽，突然，猴子一声惨叫，从树上跌落下来，只见身旁的几棵树上，飞蝗石竟然嵌入树干，排成了一个圆圈。

原来，到了紧要关头，陈松年使出了自己的飞蝗石绝技“飞沙走石”，十几块飞蝗石同时发出，那猴子哪里还躲得过去。

3.绑入匪穴

徐天奎上前俯身摸了摸猴子的尸体，脸色铁青地说：“厉害，厉害，陈长官还有两下子，怎么早不发绝招？”

陈松年哈哈一笑：“既然是绝招，怎能轻易地使出来？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了吧？”刚要转身，突然，徐天奎大喝一声：“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陈松年急忙摸出飞蝗石，刚要出手，却被几个大汉一拥而上，绑了个结结实实。他怒不可遏地骂道：“徐天奎，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土匪，竟然说话不算话。”

徐天奎仰天大笑：“陈长官，不请你去喝碗酒，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说完，徐天奎迈步就走，大汉们推着陈松年、二蛋紧紧跟在后面，一路上，陈松年怒气难消，而二蛋却是一脸不安。

走了约半盏茶的时间，他们来到一座石砌的山寨前。这山寨三面布满哨楼，每个哨楼上站着五六名土匪，见徐天奎一行回寨，哨楼上的土匪们高声大叫：“奎爷回来啦！奎爷回来啦！”

进入大厅后，徐天奎一屁股坐在一张铺着虎皮的石椅上，对押着陈松年二人的喽啰摆了摆手。几名土匪立刻押着陈松年和二蛋往后走，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洞口。

一名土匪拉开铁门，将陈松年二人推进洞内，“哐”的一声，锁上了铁门，随即和众人扬长而去。

这个山洞大约十来平米，里面只有一张石床。看来，要想出去，除非有人开门，否则插翅难逃，陈松年不禁暗暗发愁。

二蛋看了一眼陈松年，随即眼神又缩了回去，心事重重地走到铁门边。

“二蛋兄弟，你为何要引我来匪窝？”突然，陈松年冷冷的一句话，直吓得二蛋一阵哆嗦，二蛋慌忙说：“陈连长，不是我有意的，我也有苦衷……”

刚才的一路上，陈松年将整个遭遇想了一遍，发现有几处可疑的地方。在与猴子打斗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之前在路上听到的“沙沙”声，正是徐天奎的猴子跟踪他们时发出来的。

而二蛋引的路，嘴上说是近道，其实是骗陈松年走向徐天奎的山寨，要不两人被绑后，怎么会只走了半盏茶的工夫，就到了寨子呢？

陈松年愤愤地说：“二蛋，你到底是什么人？难道你是土匪？”

二蛋连摆双手：“陈连长，我绝对不是土匪，是徐天奎他逼我的。”

原来，半个月前，二蛋回大洪山探亲，为母亲过五十大寿，刚跨进大门，就被几个乌黑的枪口抵住，徐天奎从里屋闪身出来，丢下一句话：“只要你把陈二绝骗上山来，老子就放了你娘。”说完绑着二蛋的母亲就走。二蛋冲过去要和徐天奎拼命，可后脑勺上挨了两枪托，当场晕了过去。

二蛋醒来后，怎么也想不明白，徐天奎为何要自己骗连长上山？摸清他们的巢穴后，二蛋悄悄回到了军营。

几天来，二蛋一直在思索怎样说服陈连长跟着自己上山，只急得坐立不安。这天中午，二蛋收到了徐天奎托人带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母亲的一只耳朵。二蛋气急之下，打算独自带着枪跟徐天奎拼个你死我活，可就在这时，部队正巧准备朝着大洪山开拔。二蛋喜出望外，一路上一直琢磨着怎么将陈松年骗上山，但没有想到的是，部队竟然碰上了日军。





4.三眼奎爷

听完二蛋的讲述，陈松年大惑不解：自己与徐天奎无任何过节，他为何要骗自己上山？莫非他是替日本人来除掉自己？想到此，陈松年暗骂徐天奎是汉奸走狗，不禁问道：“在路上，你说徐天奎被人称为三只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蛋说，关于这三只眼，倒是真有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八年前，徐天奎从山下的妓院带回一名妓女当压寨夫人，喽啰们都来庆贺。席间一个喽啰盯着压寨夫人看得出神，给徐天奎敬酒时，手一抖，杯子里的酒弄湿了他的衣服。徐天奎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将他绑在石柱上，掏出尖刀在他的手上挖了八个肉洞。之后，徐天奎仍觉得不解气，将点燃的灯芯塞进肉洞，灯芯烧完后，又往肉洞里灌进盐水。最后，那个喽啰手上的肉一块块地往上烂，整条手臂都残废了。

听到这里，陈松年怒火中烧，骂道：“我道是什么眼，原来是小心眼！因为别人多看了几眼，竟然就把人整残废了，这气量也太小了。”

二蛋点点头，说：“对，第一只眼就是小心眼，这以后，他的女人，别人多看一眼都不行。”

接着，二蛋又说起第二个故事。三年前，徐天奎听说山腰上陆老汉的女儿长得美若天仙，当即带着喽啰们冲进了陆老汉的家里，可是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人。原来，陆老汉得到消息后，悄悄将女儿藏进了深山。气急败坏的徐天奎对他一顿毒打，但任凭怎么打，陆老汉就是不肯吐露女儿的下落。徐天奎又想到了一条毒计，他将陆老汉绑起来，塞进装有十只老鼠的布袋，这些老鼠都被饿了七八天，在布袋里不停地撕咬陆老汉。到最后陆老汉实在坚持不住，便咬舌自尽了。后来，陆老汉的女儿得到噩耗后，也跳崖自杀了。

听到这里，陈松年怒不可遏，一拳打到墙上，大声骂道：“徐天奎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二蛋也愤愤地说：“不错，他的第二只眼就是坏心眼……”刚要接着说徐天奎第三眼的来历时，只听到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骂得好！骂得好啊！”

说话的人正是徐天奎，他冷笑着走到洞门口，一挥手，小喽啰立刻打开了门锁。徐天奎缓步走进来，冷冷地说道：“老子不是人，他刘

成瑞更不是人，是个恶鬼，他骗走我娘，害死我爹，还将老子的眼睛打瞎。”说完一把摘掉眼罩，只见他的左眼眼皮外翻，眼珠翻白，神情甚是恐怖，看了让人不寒而栗。

听到这里，陈松年和二蛋更是疑惑不解：徐天奎口里的刘成瑞曾经是盘踞大洪山一带的军阀，十几年前威震一方，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吃了大败仗，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却不知他与徐天奎一家到底有什么恩怨？

徐天奎缓缓地讲起了十五年前的事。那年冬天，军阀刘成瑞带着队伍运送粮食回县城，途中遭遇仇家的伏击，负伤逃进大洪山，恰好碰见了在山里采药材的徐天奎母子。两人将他救回家后，徐天奎的母亲日夜照料刘成瑞，父亲则经常进山采药给他服用。

山里人缺粮少衣，本来日子就过得清苦，家里又新添了伤员，过冬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这天，徐天奎捡完柴火回家，刚迈进门，就闻到了扑鼻的香气，只见桌子上放着一锅香喷喷的肉。他欢喜不已，拿起筷子吃了一口，一抬头却发现刘成瑞穿着一件狗皮外套。原来，为了给刘成瑞养伤补充营养，父亲将家里的猎犬杀了，还剥下皮毛为刘成瑞做了一件外套。

想起平日与自己为伴的猎犬被炖成了菜，徐天奎当即将口里的肉吐了出来，并大哭了起来。刘成瑞满脸尴尬，当即发誓，伤好后接徐天奎一家进城享福。当时，年少的徐天奎还想，也许以后再也不会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



三个月后的一天，徐天奎从外面回家，远远听到屋前一阵打斗声，只见父亲和刘成瑞扭打在一起，争抢着一支猎枪。徐天奎刚要冲出去帮父亲，突然一阵枪响，十多名士兵从山坡下冲上来，对着父亲他们不停射击，父亲中枪倒地，刘成瑞拉着母亲就往山上跑，士兵们冲进屋里乱砸一



通，最后一把火烧了房子，并顺着刘成瑞和母亲逃走的方向追去。

这情景吓得徐天奎瘫坐在树后，大气都不敢吭一声，估摸着那帮人已经走远，他慌忙上前扶起父亲。此时，父亲全身是血、气若游丝，在徐天奎的耳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找……找回你娘，替我报……报仇……"之后，头一偏就断了气。

徐天奎抱着父亲的尸体放声号哭起来。将父亲埋葬后，他离开了家。

听到这里，陈松年对这个穷凶极恶的土匪头子莫名地起了一股怜意，想他小小年纪，一个人混迹社会，风餐露宿，不知遭受了多少欺凌和苦难；可转念又想，虽然他在家人遭人欺骗、父亲惨死之后，心中充满仇恨，但后来对穷苦百姓百般压榨，却是罪不可恕。直到这时，陈松年仍然想不明白，徐天奎骗自己上山到底是为了什么？

5.衣袖浸毒

徐天奎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又接着说了起来。在十八岁的那年，他摸到了刘成瑞的府邸附近，但刘府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能混进刘府的机会只有一个——刘府在年前会招杂役，但护卫盘查极严，凶器、毒药等根本带不进去。

眼看就要到刘府招杂役的时间了，可徐天奎一想到，就是混进去了，也根本杀不了刘成瑞，急得团团转。这天夜里，焦躁不安的他不慎将袖子垂进了杯子里，看着袖子不断滴水，他顿时想到了一条毒计。

他找到了七种毒蛇，取出毒液后，将自己的衣袖浸泡在毒液中，三天后拿出来晒干，然后，再浸泡三天晒干。连续浸泡九天后，这只衣袖已经是一只毒袖了。

这天，徐天奎混进刘府当了杂役，护卫将每人全身上下检查多次，确定无凶器、毒药等物品后，才让他们进去。

当晚，徐天奎摸到了刘成瑞书房的窗下，舔破窗纸，看到刘成瑞正与一名女子争吵，细细打量，那名女子却是自己的母亲，两人依稀提到了自己的名字。

只听母亲说道："刘成瑞，你好卑鄙，当初说好会帮我找回奎儿，却找了一具烂得看不清脸的尸体，谎称是我儿子。今天我碰见一个山民，他说奎儿一直活着。"

刘成瑞圆瞪着眼说："谁说他还活着？谁胡说，我枪毙了谁。"

徐天奎的母亲哼了一声，说：

“你当然盼着他死，只怪我一时糊涂，害得奎儿他爹惨死……”说到这里，哭了起来。

原来，当初徐天奎的母亲日夜照顾刘成瑞，两人竟然暗生情愫。这刘成瑞曾经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见识广博，说话风趣，山村野夫哪里能跟他比？

刘成瑞说要带着徐天奎的母亲私奔，徐天奎的母亲犹豫许久，最终决定悄悄带走儿子，随刘成瑞而去。谁知却被脾气暴躁的丈夫撞见，两个男人争抢着猎枪要杀死对方。没想到，这时刘成瑞的仇家带着士兵赶到了。

随刘成瑞回到军营驻地后，徐天奎的母亲既愧疚又难过，哀求刘成瑞找回儿子，哪知刘成瑞谎称徐天奎被自己的仇家杀死了。随后的几年，刘成瑞待徐天奎的母亲越来越差，轻则辱骂，重则动手毒打。

两人争执中，一名丫环端着两碗参汤走了进来，徐天奎的母亲端起右边的一碗，将指头伸进杯里蘸了两下，然后缓缓地说：“你虽瞒骗了我，可我也不怪你，这都是我的错。你该喝参汤了。”刘成瑞接过后，将左边的一碗递给徐天奎的母亲。

看到这里，徐天奎暗叫不好。原来，他早摸清了刘成瑞晚上必喝一碗参汤的习惯，在他们争吵时摸进厨房，将浸染毒液的衣袖在左边的碗里浸泡了几下，此时，母亲正将这碗有毒的参汤送到嘴边。

果然，徐天奎的母亲一喝参汤便喊肚疼，刚喝了一口的刘成瑞大惊失色，将参汤一把砸在地上，就大喊来人，可刚喊了一个“来”字，就感到头昏脑涨、四肢无力。原来，徐天奎的母亲恨他欺骗了自己，将老鼠药藏在指甲缝里，刚才偷偷地放在了右边那碗参汤中，打算毒死刘成瑞。

刘成瑞慌忙把手伸进嘴里，将参汤呕了出来，正要大喊，只见一人冲到面前，大喝一声：“刘成瑞，你个狗贼，我今天就要你的命！”这人正是徐天奎，他抄起椅子就砸，刘成瑞向后一闪，抓起身旁的花瓶向前掷出，然后，慌忙取下墙上的宝剑，拔剑刺了出去。

徐天奎感到左臂一阵剧痛，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他用椅子奋力一扫，将宝剑打落。刘成瑞站立不稳摔倒在地，手一下子碰到靴子里的匕首，只见他手一扬，一道白光向徐天奎飞来。

徐天奎想躲，可左臂疼痛难忍，



稍一迟缓，只感到左眼一花，一阵剧痛，匕首深深地扎进了左眼。徐天奎一把拔出匕首，就要上前，只见刘成瑞又从右腿的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猛地甩了过来。徐天奎想闪开，可已没了力气，正在着急时，一人闪到面前，挡住了匕首。

这人正是徐天奎的母亲，徐天奎连忙抱住倒下去的母亲，连声喊着："娘，娘，我是奎儿啊。"此时，徐天奎的母亲胸膛插着一把匕首，嘴唇发乌、眼角流血，显然蛇毒已经发作，她张了张嘴，轻轻地说了句"原谅娘……"就一阵抽搐，头一低，竟已气绝。

徐天奎愤怒到了极点，眼睛似要喷火般地瞪着刘成瑞，握紧匕首就向他扑去。就在这时，门外巡逻的两个卫兵冲了进来，徐天奎与其搏斗了几个回合后将两人打晕，再寻刘成瑞时，却哪里还有踪影？此时，外面枪声大起，徐天奎忙换上卫兵的军服，趁乱逃了出去。

此后，徐天奎一边养伤，一边打听刘成瑞的下落。五年前，刘成瑞被他的对手打败，销声匿迹了。直到一年前，徐天奎才听说刘成瑞竟然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保安大队的队长。

6.石破天惊

听罢，陈松年脑海里灵光一闪，心里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对徐天奎说："徐寨主，你千方百计将我骗上山来，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刘成瑞，对不对？"



徐天奎哈哈一笑说："陈长官果然是个聪明人，也只有你才能帮我杀了刘成瑞。"

原来，一年前，徐天奎得知刘成瑞的下落后，就日夜盘算着如何复仇。他重金请来六名拳术一流的武师，偷偷潜进刘府，在书房将刘成瑞堵住了。大家以为

刘成瑞定会大呼卫兵救命，哪知刘成瑞纵身跃过六人头顶，凌空一踢，六人脸上都挨了一脚，不等反应过来，胸口、腿上又连中了几拳，只七八个回合，六人就被打成重伤。

第二天，徐天奎看到六人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大惊失色，一打听才知道：刘成瑞在被对手打败后，竟然在深山一名老道士那里，学得了一身高超的拳术，五六名武师根本就不是对手。

得知这个消息后，徐天奎暗暗吃惊，便安排小喽啰们下山，四处寻访能人异士。这天，一名喽啰上山报信，说在国军152团中，有一名飞石连长陈松年，擅长打飞蝗石，他曾亲眼看到陈松年一甩手，三块石头打瞎三名伪军的眼睛。

徐天奎听后大喜：刘府的假山边多得是小石子，这陈松年只要混进刘府，随手拿几块石头就能要了刘成瑞的命。想到这里，他当即就带着喽啰们抓了二蛋的娘，逼着二蛋骗陈松年上山，为了试探陈松年是否有真本领，还让猴子与他过招。

听到这里，陈松年凛然道："你的计划是很周密，可你想过没有，要是我不肯帮你呢？"

徐天奎说："我打听清楚了，陈长官很讲义气，绝对不会不管自己兄弟和家人的死活，更何况，这刘成瑞还是个汉奸卖国贼。"

陈松年义愤填膺地说："不错，我陈松年最恨的就是汉奸卖国贼！徐寨主，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徐天奎大笑："陈长官果然爽快！三天后动手，事成之后，我放了你的兄弟二蛋和他的娘。"

在每年年底，刘府会请一个戏班进府唱戏，第四天正好是戏班进刘府的时间，徐天奎买通班主，两人一番化装后，混在戏班里来到了刘府。护卫将每人的物品、衣物检查了好几遍，确定无毒药、绣花针等物品后，才放他们进去。

挨到晚上，两人悄悄摸到刘成瑞的书房，舔穿窗纸，只见刘成瑞一身绸缎，端坐在太师椅里，双手正在擦拭一柄长剑。这时，一名丫环进来禀告戏就要开始了，刘成瑞点了点头。

等丫环走远了，陈松年对徐天奎使了一个眼神，两人闪电般地冲了进去，随手一把关上了门。只见刘成瑞先是一惊，随即脸色恢复了平静，冷冷地说："想不到，我不去找你，你还敢带着帮手来找死。"

徐天奎咬着牙说："你杀我爹娘，不杀了你，老子睡不着觉。"

刘成瑞咧嘴一笑，指着陈松年说：“兄弟，我跟你无仇，他徐天奎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十倍的钱，替我杀了他。”

陈松年义正词严地说：“你太小看我了，他要杀你，那是个人私仇；我要杀你，却是为梅县百姓，除了你这为虎作伥的日本走狗。”

刘成瑞面露凶光，恶狠狠地说：“想杀我的人成百上千，最后，他们的脑袋都挂到了城门口……”不等说完，拿着剑的双手在桌上一按，身子凌空飞了过来，一柄剑横扫两人的脖颈。陈松年只感觉脖子前一道剑风，皮肉生生吃痛，不禁暗暗心惊：看来，刘成瑞的剑法也是相当厉害。徐天奎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刚才那一剑要是再近半寸，自己只怕就要命丧黄泉了。

两人手上丝毫不敢放慢，徐天奎拳脚生风地上前敌住刘成瑞，显然是想让陈松年借机打出石头，哪知刘成瑞连刺两剑后，猛地跃到两人中间，拳打陈松年，剑扫徐天奎。在进书房前，陈松年已经在刘府的假山里找了不少小鹅卵石，可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无暇打出飞蝗石。正在着急时，徐天奎一声惨叫，左臂被刺了一剑，他满脸怒气，猛地扑上前，连踢几脚，这一下，逼得刘成瑞只得腾出左手来应付。

说时迟那时快，瞅着这个空子，陈松年一块石头打出，正中刘成瑞后背，只见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随后就地一滚，向陈松年连刺三剑，其中，两剑刺中了陈松年的胸膛和后背，血流不止。

陈松年不敢放慢，手一挥打出一块鹅卵石，只听到“哐”的一声，刘成瑞的剑被打落在地，他脸色铁青，怒吼道：“老子就是赤手空拳，一样打碎你们的脑袋！”纵身上前，拳打脚踢。



陈松年连忙打出三块鹅卵石，只见刘成瑞左手一抓、右手一捏，只三下，竟然将打来的三块鹅卵石全部捏在手里。陈松年又连着打出八块鹅卵石，结果还是没有伤着刘成瑞。

到了这时，陈松年再也不敢怠慢了，使出了绝招“飞沙走石”，双手猛地一挥，两把鹅卵石打了出去，只听到刘成瑞一声惨叫，眉心出血，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旁边的徐天奎捡起地上的剑，一剑砍下了刘成瑞的头。

陈松年扯下一块布包扎起伤口，突然，背部一阵剧痛，抬头一看，竟然是徐天奎拿剑刺中了自己，他连忙一拳打去，将徐天奎打出了十步远，然后掏出鹅卵石。

这时，徐天奎一阵狞笑：“陈长官，你只剩下一块石头了，我要是用厚厚的书桌当挡箭牌，你怎么伤得了我？”说完举起一张书桌挡在面前，缓缓走来，显然是想靠近后一剑刺死陈松年。

陈松年一摸口袋，果然只剩下手里的那一块石头，这时，他突然明白了徐天奎外号中的第三只眼是什么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徐天奎，我终于明白了，你那‘三只眼’，其实就是小心眼、坏心眼、白……眼……狼……”

徐天奎说：“不错，我就是一条白眼狼，你是有恩于我，可你杀了伪军的大队长，要是不干掉你，日本人会放过我吗？”说完，逼得更近了。

见陈松年气愤的神情慢慢变得平静，徐天奎心里一阵窃喜，面前的人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这时，陈松年却突然一声怒吼，将手一扬。

徐天奎惊讶地看见，一块石头击穿书桌，甚至还穿过了自己的肋骨、打穿了心脏，他感觉自己全身抽搐，身子不由得向后倒去。一个声音传到了耳朵里：“这绝招就是留到最后，杀白眼狼用的。”

打死徐天奎的是陈松年的第二个绝招——“石破天惊”，别说是书桌，就是泥墙、钢板也能击穿，他之所以被称为“二绝”，就是因为这两个飞蝗石绝招。

见徐天奎已死，陈松年步履蹒跚地向外走去，每走一步，伤口都钻心地疼。外面枪声大作，他知道，自己的队伍已经和保安大队的人交上火了。因为两天前，他趁徐天奎不注意，偷偷溜下山联系上自己的一连，让他们先救下二蛋母子，再来消灭保安大队。

（题图、插图：杨宏富）

· 神探夏洛克 ·

无法进行的财产公证

夏洛克受委托，将为一位老友进行财产分配公证。

老友有两个儿子，平常关系不好，十多年了从不来往。这次，为了财产分配的事宜，两个儿子却准时赶到了。

前些日子，大儿子遇到了车祸，右手臂整体骨折，现在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吃饭的时候，右手连餐刀都无法拿起，显得很丧气。

小儿子放荡不羁，向来无拘无束，来去匆匆，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除了钱包，什么都不会带，俨然一个“潇洒帝”。老人跟他们简单交流后，吩咐说：你们在这里住一宿吧，明天我公布分配结果。

没想到第二天，老人就被发现给勒死了，脖子上有细细的勒痕。卧室里没有找到相关的凶器和明显疑点。两个儿子痛哭流涕，都希望夏洛克尽快找到凶手并进行财产公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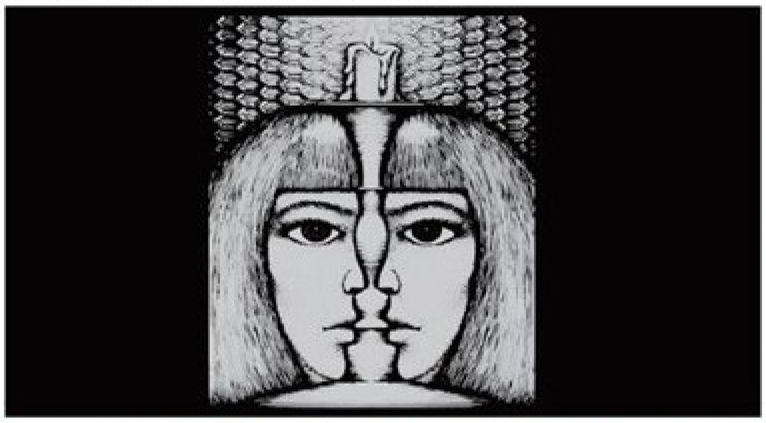
夏洛克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你知道凶手是谁的可能性更大吗？

A、大儿子；B、小儿子；C、兄弟合谋；D、自杀

本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超级视觉　埃及人

在这张由斯坦福心理学家罗杰·谢帕德创作的错觉图中，你看到两个埃及人的侧脸，还是一个藏在烛台后埃及人的正脸呢？



思维风暴　看图猜成语

给你一点提示：全家福里，儿子和孙子都没有笑。利用谐音来猜出答案吧！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您可登录 http://t.cn/R26MjI2
3. 购买 2015 年 8 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 P35。

6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打

@字一丁　“好苗子，哪儿找的？”我得意一笑：“您不总说注意细节？这小子淘，天天被他大哥追着打。那天跑过我身边，我下意识测速，发现是块跑步料子。”“这伤？”“被抓住揍的呗。”老师点点头。长跑赛上，我的这匹黑马却输给老师的选手。我不解：“他是……孩子他哥？”老师一笑：“注意细节。”

@70后忽然花开　她大学毕业去了山区支教，望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她暑假未曾回家，而是留下来辅导他们。一天，学生来报：“老师，小天偷东西被抓了。”办公室里她气愤地第一次拿着教鞭打在学生的手心里：“为什么让老师失望？”小天抽噎着说：“校长说来了一封让您调走的信，我偷了，您就不用走了呀……”

@字一丁　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号称体育多面手的我居然全都输给了一个中年妇女！我惊呆了，她却兴致勃勃：“还打什么？高尔夫？拳击？”我吃惊道：“这，这你也会？”她挠挠头：“陪儿子上兴趣班学来的，”低头一看时间，“哎呀，得去接孩子了。”“四点？”“对啊，幼儿园快放学了。”

@创客1983　晚上，张县长和儿子大打嘴仗。张县长大骂：“你这个不孝子，都三十二了，还啃老，丢不丢人啊！”儿子回应道，彼此，彼此。张县长一脸迷惑，反问：“我堂堂县长怎么就啃老了？”儿子接着说：“你不是在电视里说自己是全县人民的儿子嘛，怪不得我们家洋房数十套，原来你在啃全县人民的老。”

@笑里永远不藏刀　龙龙和小兰因抢玩具吵作一团，妈妈正不知如何是好，奶奶过来照龙龙的屁股就打。晚上，爷爷对奶奶说：“你也是，那小兰可比龙龙大好几岁呢！”奶奶眼圈儿一红：“孙女是人家带来的……我只能打亲孙子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时，小兰走进来：“奶



（插图：佐　夫）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7月征集主题：镜子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5月“真假”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莫晨澄 获得金奖。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7月微故事征集主题：镜子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反映世间万物，然而一切都又是虚幻景象。镜子也是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通过镜子可以看清自己，探究自己，然而也容易迷失自己……本月请你说说镜子的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7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5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奶，妈妈让我来给您赔礼，白天都是我不好。”

@随随缘吧　想给老爸一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回家了。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我惊呆了，老爸竟穿着我的裙子陪在妈妈身边。这到底怎么回事？见我傻乎乎的模样，爸爸拉着我的手小声地说：“你妈一犯病就打人，只要我一穿你的裙子她就特别安静。你很少回家，我估计她想你了……”

@良风阁　下班回家看到墙上的日历写着周六，今天才周二，这怎么回事？一翻日历，周一到周五都被撕了，只留下周末和一些节假日，一定是孩子不愿上学要的小伎俩。我冲进房间打了他一顿：“我辛苦赚钱供你上学，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哭着说：“老师说日历上红色的那些天，父母可以不用上班。”

@鹰翔狼啸　混混阿龙在械斗中被打得奄奄一息，幸亏张医生妙手回春救活他。不久后，阿龙又与人争斗负了重伤，他让同伴把他抬到医院，点名找张医生。“你还有脸见张医生？”阿龙忙保证：“我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被打死也不找他。”“唉，自从上次救了你，张医生就被你仇家痛打一顿，如今还没苏醒。”

酒店里的三只手



我坐在普勒酒店大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翻看着杂志。这时，我面前一部电梯的门打开了，一位银白头发的老绅士握着手杖，跨了出来。我知道他，他叫斯塔维森，是名富豪，身家达到了两千万美元。

就在这时，有个年轻的姑娘从旁边走过来，步伐很快，边走边低头沉思着什么，结果一下子撞到了斯塔维森身上。她露出尴尬的神情，一个劲地道歉。斯塔维森殷勤地欠身，说着“没事没事”。

就在这时，我看到姑娘将手伸进了斯塔维森的口袋。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窃走了老先生的皮夹，并从他领带上顺走了钻石别针。姑娘做得干净利索，斯塔维森一点也没有察觉。

姑娘再次抱歉后匆匆离去，走向大厅另一头的大门。她一边走，一边把皮夹娴熟地悄悄塞进棕色手提包内。

我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迅速跟在她后面。在我追赶上她的时候，她已经走到与玻璃门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

我伸出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对不起，请稍等片刻。”

她的身体僵住了，完全愣在原地。接着她转过身，冷冷地看着我：

“你刚才说什么？”

“你和我最好稍微谈一谈。”

“我没有与不认识的男人闲聊的习惯。”她眨巴着眼睛，生气地说，“我建议你松开我的胳膊。假如你不松开，我会喊酒店经理来。”

我微微耸肩，道：“你喊经理也没用，因为经理只会叫我来。”她显然愣住了，死死地盯住我看。

“在下是普勒酒店的保安主管，”我告诉她，“也就是以往被称作驻店侦探的人物。”

姑娘的脸色发白，眼中的光芒黯淡下来。“哦。”她轻声说道。

由我领路，我们走向左方不远处的酒店休息厅，坐了下来。

我注视着餐桌对面这位年轻的姑娘，柔和的烛光映着她的脸庞，令她的容貌给人留下纯真与无辜的印象。“毫无疑问，”我说，“你是我遇到过的最美貌的三只手。”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她说道。

“三只手是黑社会的行话，就是指扒手。”

姑娘摆出假装受到侮辱的模样：“你在暗示我是……”

“哦，甭装了，”我说，“我瞧见你偷走了斯塔维森的皮夹与钻石别针。当时我就坐在电梯对面，距离你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

她没有说话，手指敲打着她的棕色手提包。片刻之后，她抬起头，与我四目相对，只维持了短暂几秒，便苦恼地叹息道：“当然，你是对的，”她说，“我偷走了那些东西。”

我伸出手，从她手上轻柔地拿走皮包，一下子拉开，看到斯塔维森的皮夹与领带别针躺在一堆五花八门的物品上面。我拿走皮夹与别针，合上皮包，交还给她。

她轻声说道：“我不是小偷，我想让你知道这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真正的小偷。我有偷盗强迫





症……有时候，有种难以控制的偷盗冲动。我无力阻止自己。”

“偷盗癖？”

“是的，我已经看过好几位医生，但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没能治好我。”

我同情地摇了摇头：“那你一定很难受。”

“是很难受，”她附和道，“如果我父亲得知此事的话，他会把我关进医院的。他曾威胁说，如果我再偷任何东西，他就会那么做。”

我说：“你父亲不必知晓今天在这儿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也没有造成真正的危害。我会将皮夹与领带别针交还给斯塔维森先生，公之于众的话，只会给酒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的眼睛发出亮光：“那么你会放我走？”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其实，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我心肠太软了。我会放你走，但你必须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再踏足普勒酒店半步。假如我再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将不得不把你的事报告给警方。”

“你不会再看见我的！”她向我诚恳地保证，“我明天早上约了一位医生看病。我觉得我一定能获得帮助。”

我点点头，随后转过身，视线穿过休息厅，落在大厅里酒店住客们走来走去的地方。当我再次转过头时，休息厅通向大街的门正在合上，年轻姑娘不见了。

我在位子上坐了片刻，脑海里想着那个姑娘。如果她是个偷盗癖患者的话，那么我就是英王陛下。她当然是一名职业扒手，我从她十分娴熟的技术就瞧得出来。当然，她也是个非常聪明的说谎者。

我在心底里笑了笑，站起身，再次走进大厅。但是我没有继续坐在扶手椅上，而是向左转弯，轻松地迈出了酒店大门，走到大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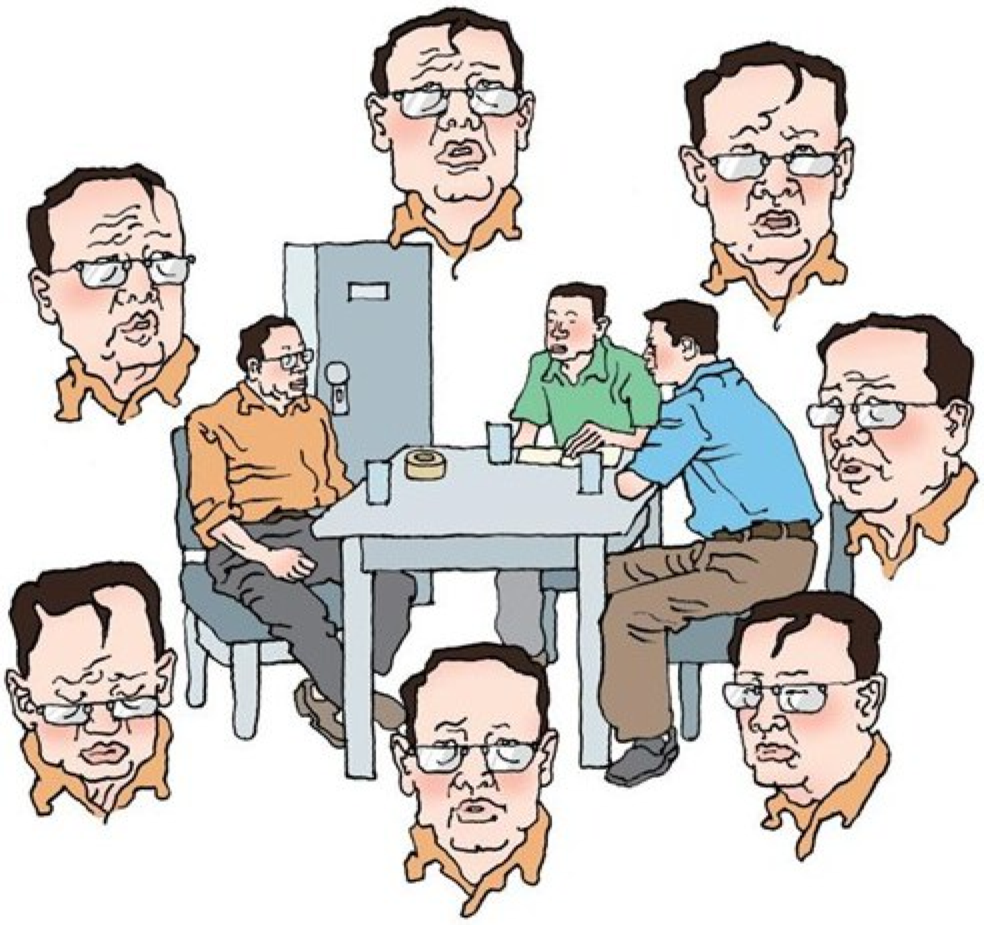
当我穿行于人群中时，我的右手轻轻地搁在口袋里的皮夹与钻石别针上。我发觉自己对于那位姑娘稍有歉意，但是也只有一点点。

因为从那天早上我初次看见斯塔维森踏进酒店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我的目标。我已经足足等了三小时，就为了他走进大厅的那一刻。

当那姑娘不知打哪儿冒出来、偷走斯塔维森的皮夹与别针的时候，我就差了几秒工夫，就能亲自撞到斯塔维森身上了。于是我觉得，我真的有权获得那些赃物。

（**作者**：普洛兹尼；**翻译**：姚人杰）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纪委约谈

朱闻麟

档案局局长吴帆被上级纪委叫去“喝咖啡”，吴帆当时就觉得心慌气短，他心里一个劲儿告诫自己要镇静要镇静，可两条大腿还是不听使唤地颤抖。他好不容易找到电话中告诉的808室，一进门，汗“唰”地就下来了，本能地说了声：“报告。”

“你是吴帆局长？”

“是、是，我是吴帆。”

“坐吧。”

趁着落座的当口，吴帆偷偷瞄了一眼桌子后面的两个人，都很陌生，都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纪委两个同志，一个姓严，是处长，一个姓张，是办事员。两人自我介绍后，严处长说：“按上级文件精神，今天把你叫来进行谈话。”

纪委找谈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吴帆心里盘算着应该怎么说才好。

“不要有顾虑，有什么说什么，工作上、生活上都可以，当然，我们主要想知道你在廉政方面的认识。”严处长提醒道。

见吴帆一直不开口，张办事员忍不住说道：“吴帆，严处的话你听清楚了吧，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全都掌握了，今天的谈话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你要把握机遇！”

“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吴帆战战兢兢地道。

严处长继续提醒道：“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会不知道？比如你经手的工程啊，提拔中层干部时的操作流程啊，等等。”

吴帆头上冷汗直冒：自己手里是有个工程，那是当了十多年档案馆馆长以来经手的第一个工程，县政府同意在原地扩建档案馆，只是工程正在规划阶段，还未开始招投标，纪委怎么会如此神通广大，就盯上自己了呢。

想到工程老板，吴帆后背又一次开始冒汗，停顿了好一会儿，这才低着头轻声说道：“我那工程还没开始，不过有个老板请我吃过饭。”

“吃饭？没这么简单吧，你不要就轻避重，到时后悔可是来不及的。”

看来纪委手上一定掌握了相关材料，怎么办？吴帆的心狂跳不已。

“吴帆，你别再隐瞒了，工程老板可是什么都说了。”张办事员又插话了。

一听这话，吴帆思想防线彻底崩溃，机械地说：“我、我收了工程老板的红包。”

“这就对了，老实说，到底收了多少钱？”

“五万。”吴帆把纠结在心头的话说出后，感觉浑身一阵轻松，头也抬了起来，只等纪委的处理。

不料两个纪委同志互相对望了一下，严处长严肃地说：“吴帆，你别要小聪明，几千万上亿的工程，老板就给你五万？”

“不对啊！两位领导，我那工程预算才二百多万！”一听到纪委说几千万上亿的工程，吴帆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急忙反驳道。



张办事员说：“建个学校只要二百万？你当是搭积木呢，真是天方夜谭！”

吴帆听糊涂了：都是档案馆的事儿，哪来的学校？

严处长说：“吴帆，你是教育局局长，建学校这样的大事你会不知道？”

听到“教育局局长”

圆你故事梦　助你成功路

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开始招生

故事创作研讨班是《故事会》杂志社培养作者队伍的一种形式，从1996年起，共举办了17期，接受培训的作者达七百余人，这为加强作者队伍的建设、繁荣故事创作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保障。

“跃马驰骋歌盛世，花团锦簇醉东风”，为了进一步推动故事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将举办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为全国有志于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优越的培训条件，从而缩短作为一个故事作者的成熟周期，为作者们开启故事创作的成功之门。

具体事项如下

一、凡报名者，不论资历，公平竞争，以作品和创作潜力为衡量标准。须提供：1．本人创作简历一份；2．若干篇新创作的故事作品；3．本人真实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

二、本刊将对报名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议，审议合格者，将在研讨班开班前通知本人。参加者的差旅食宿费用将由本刊承担。

三、报名方法：1．从网上传递，可发至各责任编辑邮箱，请在邮件的主题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2．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研讨班报名”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

四、研讨班举办时间为2015年11月，报名工作即日起开始，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31日。

这几个字，吴帆的脑子“嗡”的一下，彻底蒙了，心又开始怦怦直跳。

原来，他们县里有两个吴帆局长，一个是教育局的吴帆，还有就是自己这个档案局局长，有时两人会混在一起闹出笑话，没想到今天又碰上这样的事情。

吴帆急忙说：“我是档案局的吴帆啊！”

“档案局的吴帆？这是怎么回事？”严处长一愣，连忙打起了电话。

不一会儿，只听严处长冲着电话那头说：“什么？居然通知错了！瞧你们办的好事！不过也好，我们就先找档案馆的吴帆谈谈吧，反正每个局长都要轮着谈一遍的……”

听着听着，吴帆知道自己要栽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人尽其才

■ 燕沐郎

老冯在一所中学当校长，这天，他正在听办公室李主任汇报工作，有人“咚咚咚”地在外敲门。他喊了声“请进”，抬头一看，出现在面前的竟是自己在老家的二叔。

原来，家里的地承包出去以后，二叔没事干，又闲不住，就想着进城投奔冯校长，要侄子帮忙在学校找个活儿干。



这还真把冯校长难住了：二叔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只会干粗活儿。像他这样的文盲老头儿，能安排啥工作？

冯校长请二叔坐下，并给他倒了杯水。可冯校长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皱皱眉头，对二叔说：“二叔啊，侄子实在没本事帮您找工作，我看您还是回家好好歇着吧。”

冯二叔却不依不饶：“你堂堂一个大校长，竟然连给二叔在学校找个工作都办不成，哼，让村里人听说，肯定笑掉大牙……”

此时，坐在一旁的李主任注意到，冯二叔好像有手抖的毛病，茶杯都拿不稳，里面的水险些洒出来。他眼珠一转，说：“让二叔到我那里去吧。”

“你那里有啥好活儿？让他搬东西，他那胳膊腿能成？让他看仓库，他又不识字！”冯校长小声问他。

李主任说：“您就放心吧，这活儿啊，肯定让二叔满意。”

过了几天，冯校长去食堂打饭，意外地发现二叔身穿白大褂，当了一名打菜的师傅。只见冯二叔颤巍巍地打起一勺饭菜，倒到学生碗里时，早已抖落了一半。

冯校长哭笑不得，心说：李主任真会给这老头儿安排差事。这省下的饭菜钱，给老头儿开工资也绰绰有余了……



旧瓶装新酒

■ 莫名妙

近来，林先生准备买一份人寿保险，他找到一家保险公司咨询相关流程。业务员王小姐热情接待了林先生，让他填写了一系列文件合同，然后告诉他，根据法律规定，投保之前还要做个体检，确认他身体健康之后，才会同意他投保。

林先生想想自己身体一贯健康，体检肯定没什么问题，于是点头答应了。

不久，王小姐陪着林先生来到体检中心。按要求，检查项目包括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等。

前面的一道道检查都顺利过关，最后一个项目是尿检，护士递给林先生一个小瓶子，让他去厕所里接尿液。

林先生完成任务后，从厕所里走出来，在门口正巧遇见王小姐。王小姐一看林先生手里的瓶子，不由得大吃一惊：“咦，你的小便怎么如此浊黄，好像还带点血丝呢。”

林先生是个老实人，忙说：“是的，近来我的肾有点问题。”

王小姐知道，有肾病是不能办保险的，但眼看到手的生意要飞掉，她可不甘心，于是想了想说：“这样恐怕过不了关呢！你把瓶子给我，我帮你。”

不一会儿，王小姐出来了，把瓶子递给林先生：“拿去吧，保证没问题了。”哈，旧瓶装新尿，这倒是新的创举。

林先生接过瓶子一看，果然清澈得多了，他放心地将瓶子交给化验室，就回了家。

两天后，林先生去拿化验报告，护士告诉他：“先生，您的化验结果一切正常。”停了一会儿，又望他一眼，不解地说，“但是，您怎么会有身孕？”

不敢承认

■任万杰

刘铭老婆打来电话，说单位有事，不回来吃晚饭了。于是，刘铭跑到小饭馆里点了俩菜，又多喝了两杯，喝得晕晕乎乎出来，在街上瞎溜达。走着走着，突然有个小学生拉住了他的胳膊，说：“叔叔，我叫王凯，等会儿开家长会，我想雇你参加。”

刘铭吃惊地问：“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长参加啊？”



王凯可怜巴巴地说：“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爸妈知道了会打我。”见刘铭还犹豫着，又说，“叔叔，我不让你白帮忙，会给你一百块钱。”

刘铭觉得这学生也挺不容易，反正也没事，一百块不挣白不挣，于是点头同意了。之后，刘铭跟着王凯，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学校，坐进一间教室。

一会儿，王凯的班主任走了进来。刘铭一看，有些心虚，赶紧把身子缩了缩。班主任看了看大家，特别多看了刘铭几眼，然后开始点名。点到王凯家长时，刘铭没敢答应，王凯赶紧站起来，指了指刘铭说：“这是我爸。”

班主任说：“散会后，你和你爸来我办公室。”

在办公室，班主任指着刘铭，问王凯：“他确实是你爸？”王凯点了点头。班主任又指着王凯，问刘铭：“他是你儿子？”

刘铭赶紧摆手说：“不是的，今天在街上他把我拽住，给了我一百块钱，让我当他爸……”可想而知，刘铭和王凯分别被班主任数落了一顿。

从办公室出来后，王凯埋怨刘铭：“叔叔，你怎么能这样？这下我惨了，明天肯定要被罚站了。”

刘铭悲伤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你班主任是谁？她是我老婆！你只是被罚站而已，如果我承认你是我儿子，下半生就要被罚跪了。”





最优秀的推销员

■庞启帆 编译

这天，哈里经过一家商店时，看见橱窗上贴着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招聘世界上最优秀的推销员，待遇丰厚。”

这则广告引起了哈里的极大兴趣，因为他就是做推销工作的，并且他认为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推销员。

哈里走进商店，找到了经理，自信地说：“我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推销员，没有我卖不出去的东西，把这工作给我吧。”

经理微笑道：“很高兴你来应聘，但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最优秀的呢？”

哈里回答：“我愿意接受你们的任何考验。”

“好极了！”经理说着，从货架上取下一箱糖果，“上星期我进了一千箱这种糖果，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把这一千箱糖果全部卖出去，这份工作就是你的了。”

哈里拍拍胸脯，说：“这太容易了！”然后，他带着一箱糖果样品离开了商店。

回到家，哈里拟好了一个推销线路图，然后信心十足地走出了家门。他按照线路，从这家商店走到那家商店，从这个社区跑到另一个社区，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推销那些糖果。

然而，一天下来，他一箱也没卖出去，因为糖果质量太差，白送都没人要。第二天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

第四天早上，哈里回去见经理。

哈里说：“很抱歉，先生，我必须得承认，我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推销员。但是，我知道谁是。”

“哦，是谁？”经理睁大眼睛，问道。

哈里说：“把这一千箱糖果推销给你的人。”

买保险

■加　贝

这天，王鹏骑着电动车回家，没走多远，只听“噗”一声，轮胎被扎了。正发愁时，一辆大奔“吱”停在他身边，一个脑袋伸了出来，原来是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大明。

问明情况后，大明说：“上车！我送你。”王鹏上车后，发现里面坐了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在车上，大明跟他说，周六要搞个同学聚会，让他携嫂夫人一起参加。

王鹏起先答应了，不过他看了看身边那女孩后，又打起了退堂鼓：“要不你嫂子就不去了，她最近挺忙。”大明说：“那怎么行，你结婚时就不声不响，现在还想金屋藏娇？”

王鹏哑然。回到家，看着老婆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他心里不由暗叹一声。

第二天王鹏上班后没多久，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还是最近几天找他推销保险的那个女人。王鹏没好气地说：“不是告诉你了吗，目前我没有买保险的打算。”女人柔声说：“您再考虑考虑，就算是照顾我一下嘛！”说着，扭动腰肢向他办公桌前靠过来。

一阵芳香直冲鼻孔，王鹏不由看了看这女人，一个主意立马蹦出，于是他改口说：“可以商量，不过你先配合我演回戏。”接着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女人。

女人不愧是干保险的，人长得漂亮不说，嘴上功夫也挺厉害。聚会结束后，同学纷纷跟王鹏打趣：“怪不得你当初结婚一声不吭，原来是怕嫂子被抢呀！”

离开饭店后，刚拐过墙角，女人就笑嘻嘻地说：“场合帮你应付下来了，这回你该考虑买保险了吧！”王鹏连连点头，说：“考虑，一定考虑——那个，有保电动车扎胎的险吗？”



做鬼也害怕

■ 许尚明

张三的老爹去年刚去世，今年清明节，张三来到一家祭品店，准备买点纸钱给老爹烧过去。

店里人头攒动，人们成包成袋地购买金元宝、大金条，还有百万元、千万元、亿万元面值的冥币，都希望那边的亲人不愁钱花。可张三在店里左挑右挑，最后只买了几沓十元面值的冥币。

回到家里，老婆见状，指着他的鼻子斥责道：“如今人家一出手就是千万亿万的大钱，你倒好，只买十元的！你这么抠门，还要不要祖宗保佑啦？”

张三撇撇嘴，对老婆说：“老爷子当年在家中藏着几捆百元大钞，整天提心吊胆，平时花钱都是十元以下的小钱，抽烟都是十元以下的劣质烟。后来听说手下一个副局被抓，他受了惊吓，才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昨晚，老爷子托梦给我，说他在阴曹地府也不敢花大钱，让我烧些十元的小钱给他……”

老婆总算明白了，长叹一声，道：“这贪官做鬼也担惊受怕，可为啥还有人要贪呀！”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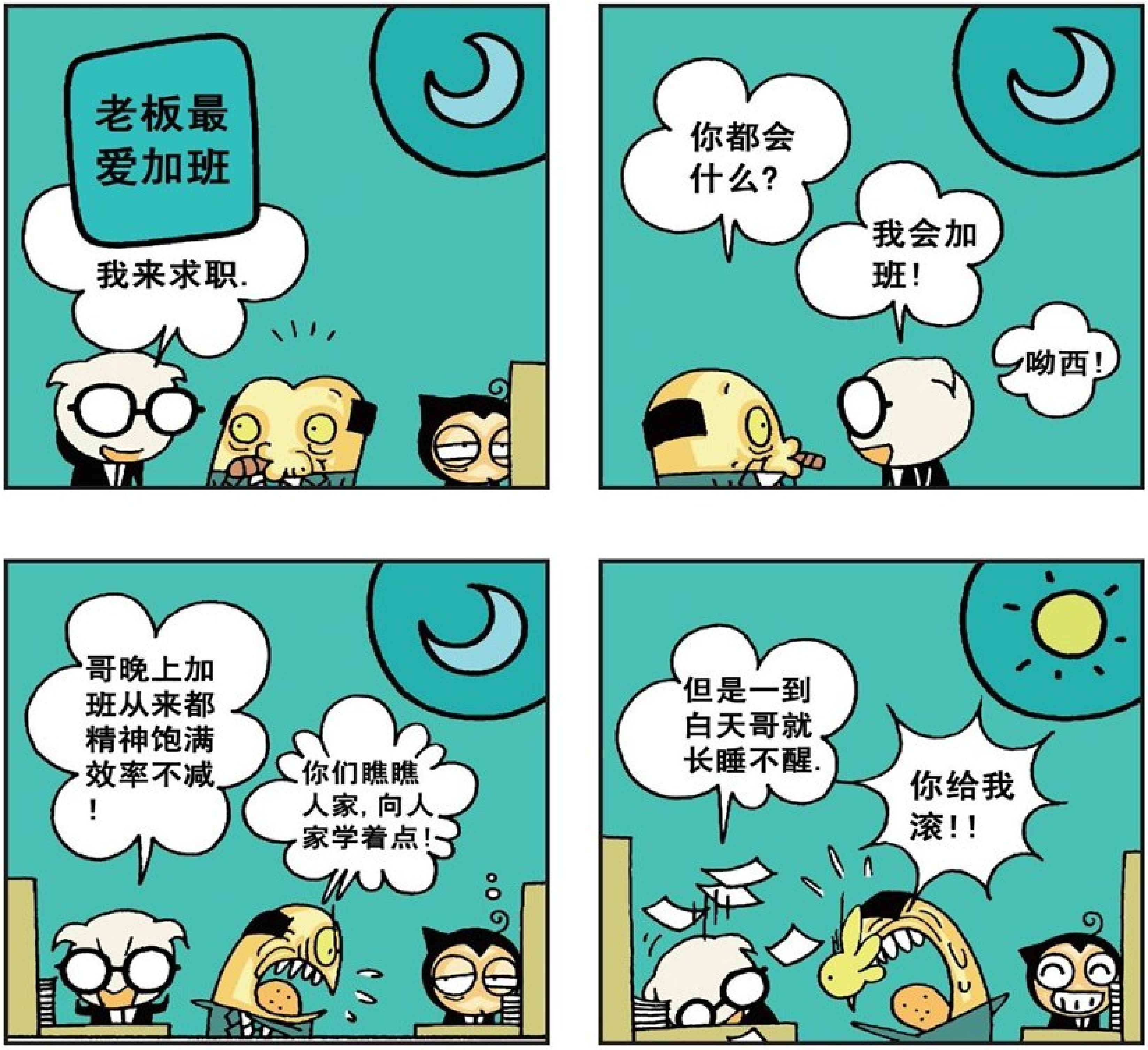
· 本刊信息传真 ·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联系的编辑。

我会加班

选自三成《小Q月光族》系列







每月1日上市 定价5.00元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

官方微博：@漫画会　官方微信：manhuahuizazhi

购买咨询电话：021-64674759

漫画会官方微信　淘宝二维码

ISSN 0257-0238

9 770257 023152 14>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4.00元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每月8日出版